

院花嚼雪錄



上海新益印行社



A541 212 0015 2295B

自序

予生平塗抹。以雜札居什之八九。從朋好之慇懃。得同社明道。眠雲二君爲之正輯。先後刊行。如梅瓣慧心。粲齒集。游藝集。茶熟香溫錄。羽翠鱗紅集等。咸是也。茲又有浣花嚼雪錄之鋟印。災梨沙棗集。過之尤。且文丐生涯。况味至苦。同道中人。多有會此而就彼者。而予猶未能擺脫。仍以無聊之文。貽海內大雅之譏哂。蓋爲環境所逼。憂患所煎。不得不然耳。浣花嚼雪錄既殺青。書社主人囑艸一言。因書數語。用以自訟。

民國十九年。廖仲凱先生殉國紀念日。鄭過梅序於海上寓樓。

浣花嚼雪錄

自序

一

桃花源記

二

清涼山方亭

金陵方亭有二。一在雨花臺爲紀念方孝孺先生而建。一在清涼山麓爲紀念方敏恪公而建。日前吾師石予先生游覽首都名勝有紀游詩二十餘首。中有一詩題爲清涼山方亭。卽方敏恪公遺蹟也。方正學十族殉忠。一壞埋血。爲歷史上空前絕後之人物。至今婦孺皆能道其姓名。誠非他人所得而比擬。至若方敏恪公之堅苦卓絕。在清乾隆帝朝治河功特高。一時其他政績亦皆卓著。洵爲一代名臣。亦豈饒倖成名者所敢希望。惟姓名事蹟不若方正學之尤昭著耳。按方敏恪名觀承。字宜田。號問亭。安徽桐城人。居江甯。祖登嶧。工部主事。父式濟。進士官中書。皆坐宗人孝標累謫戍黑龍江。公少時。僑

寓清涼山寺。寺僧海岳知公爲非常人。善遇之。公與兄觀永歲往來塞內外。營菽水之奉。或日一食。或徒步日行百餘里。於其間勵志氣。勤學問。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設施。平郡王福彭知公最深。雍正十一年。王奉命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後官至直隸總督。其行政一以體恤民艱爲本。眞能具爲民公僕之精神者。是以功德在民。而民不能忘也。又按我國今日。正當艱難締造之秋。若人人具有堅苦卓絕之志氣。則前途不可限量矣。方敏恪不愧模範人物。都人士於春秋佳日。游覽清涼山。孰不一過方亭。吾知必能夷考其爲人。而有所仰慕矣。石予師五古一首。附錄於下。詩曰。方公古烈士。讀書清涼山。山僧號海岳。謂如公才難。一孟釐粥。

苦。半夜風雪寒。兩世遭謫謫。荷戈投荒。省觀行萬里。歲常一往還。
平生偉功業。多出窮餓間。山麓訪遺蹟。一亭光山川。公去留姓名。我
來一嗟歎。非艱苦卓絕。烏能成仁賢。

南華廟之花朝

佳時令節。本爲士女同樂。少長咸歡。無專屬於一部分者。乃曩者同
居某。姬金陵人也。其談佳節。有所謂娃娃節者。媽媽節者。老爺節者。
(按此殆南京古語。娃媽爺三字同韻)初不解其意。問之知佳節
雖人同歡樂。而其中却有專屬之主體。如上巳之修禊。重九之登高。
所謂老爺節是也。花朝之百花賞紅。七夕之穿針乞巧。所謂媽媽節
是也。又如端午之兒童。醕雄黃酒。書額作王字。以繞緘五色之錢。及

絨絲老虎等懸掛胸前。而中秋之分食月餅菱藕等果品。殆所謂娃
娃節也。惟余聞湖南邵陽南門外某鎮有南華仙人廟。以二月十二
日花朝爲仙人誕辰。仙子固翠羽明璫。花冠霞佩。嫣然佳麗也。而是
日進香者。則皆男子。又多少年。自朝至於日中。昃廟門如市。婦女無
一人入廟者。斯亦奇矣。此事邵陽黃君所述。謂求名求利。往往如願。
以是南華仙子廟。某年不戒於火。旋踵復興。則仙靈之呵護一方。爲
特盛矣。余所聞者如是。因思花朝爲百花生辰。花神殿燒香。素多婦
女。某女士以二月十二日生。其自爲詩。有儂是百花生生日生之句。花
朝之爲媽媽節無疑矣。而邵陽南華仙人廟。何以獨變爲老爺節。後
偶閱月令粹編。而知南華仙人爲莊生。非女子也。事見唐書天寶遺

贈莊子爲南華真人。然則此廟古時當塑莊生像。後以因兵燹毀廢。歷久不復。迨至興復之時。以其名爲南華仙人。不定爲男子。而又花朝仙誕。遂認爲仙女而誤之歟。此事與杜拾遺之誤爲杜十娘廟絕相似。顧其於花朝仙誕無婦女進香。而獨多男子。又不可解。某君曰。此必遺俗使然。莊生之妻不獲令終。莊生鼓盆而歌。爲婦女所不喜。故絕跡不進廟燒香。也是或然歟。惟以進封之辰爲誕辰。則亦未考其實耳。

熊希齡與螃蟹作對

某年秋九。熊希齡應友人賞菊之招。時螃蟹正肥。尖團并進。座有一客。擘雙螯之半。如蝶翅然。粘於粉壁。作蝴蝶狀。名之曰蟹蝴蝶。(按

我吳俗食蟹時。人家壁間往往粘此。固數見不鮮者。客殆我省人歟。一別有一客。啧啧贊爲巧妙。謂與鰲鶴等。而爲之特易。殊可觀也。主人某君則曰。蝴蝶爲昆蟲。蟹爲水族。統名之。皆爲動物。今并爲一名詞。是蝴蝶乃蟹之幻想。實非眞相之蝴蝶。若以之徵對。雖僅三字。殊覺未易。鰲鶴固一名詞。又止兩字。不獨鶴字仄聲也。舍此竟無他物。諸君如有佳對。當各賀一觴。合座曰。善。於是凝思久之。竟不得適當之下聯。比之分題拈韻。其難過之。既而擘螯粘壁之客。忽欣然笑曰。已得之矣。諸客皆曰。請教。則笑向熊曰。須借秉三閭揆權作下聯。勿怪唐突也。一客卽擊掌曰。妙。得非熊鳳凰乎。曰。然。於是衆皆笑曰。當各浮一大白。熊亦受酒飲之。曰。君乃以熊某對此橫行不法之物。

未免惡作劇矣。

龍鳳羹

舊友錢君述太倉南門外蓬萊鄉龍鳳羹之慘劇。有孫惠者。該鄉保衛團之健兒也。少年好勇。鄉人稱之一。日因事至田野。見兩人持竿擊一蛇。不中。孫惠奪竿擊之。三擊而蛇斃。蛇長六尺餘。孫惠取以歸。剝去其皮。擬於白沙罐中烹食之。謂蛇味至美也。忽一人語孫惠曰。蛇味固美。與野雞同烹則更美。是謂龍鳳羹。以形像名。溫州人發明之。視爲異饌。猶粵人以龍虎鼎爲珍肴。用以享尊客。蓋貓與蛇同烹一鼎。亦至異之味也。孫惠聞之欣然曰。近偕友人數輩。恆以槍擊飛鳥爲事。野雞視爲常饌。今當再去打一頭。以試龍鳳羹之味。果何如。

遂與團友熊西林駕舟赴鄉野。兩人先已飲酒。孫已醉。舟傍岸。孫執持鳥槍。撐入岸脚。欲一躍而登。乃槍口正對胸口。一手誤握槍機。巨聲發。槍珠悉貫胸間。孫呼痛一聲。卽倒岸旁。血狂噴不止。熊大驚。無法施救。急抓泥土。塞創口。冀止其血。然終無救。未及一小時。已畢命矣。哀哉。據老於打鳥者言。鳥槍皆實以細珠。機發細珠從槍口出。卽散而四射。從無細珠并作一路直射如步槍者。故鳥槍失事。雖或傷人。必不致命。今以槍口對心口。細珠并入胸間。創乃大。血無可止矣。使非醉酒。當不至是。朱柏廬先生有言。勿貪口腹而恣殺牲禽。又曰。莫飲過量之酒。惜乎二人未聞前哲明訓耳。

楊了公軼事

楊了公雲間名士。南社耆宿。今以作古聞。凡與了公有交誼者。無不惜之。了公落拓不羈。不迂於物。以是人多愛之。其待人多出至誠。而尤肯濟困扶危。有時適當阮囊羞澀。而猶爲從井救人之舉。爲不可及。某年。了公薄游西子湖上。時春寒猶厲。重裘而往。寄寓某寺。與寺中長老蓋舊相識者。遂下榻焉。盤桓數日。游資漸罄。長老以了公書法甚佳。慙恧以鬻書作游資。了公從之。長老略有交游。爲盡力延譽。居然時有請求者。惟了公賦性不與俗同。每寫幾件。必罄其資。乃再命筆。謂我不得已而爲此。若終日爲書傭。負此明媚之春光。不其儼乎。一日飲於樓外樓。忽來一少年寒客。自言識了公於滬上。時同座者有某某君。了公仰而思索。若隱若現。時清明將屆。東風吹雨。料峭

尖寒迫人已甚。了公問少年何一寒至此。蓋祫衣飄薄。膚粟時起也。少年曰游資少。解衣付質庫耳。了公曰是吾徒也。因呼與共飲。飲畢付錢。則自忘其已罄。了公遂解下外褂。短裘付酒家。曰質於是并再貸兩金。授於少年。少年辭不敢。曰是何傷。卽素昧平生。亦屬常事。况子曾識我於滬上。是舊友也。少年受金去了。公歸。長老問外褂。了公言質於樓外樓。明日取書資往贖。旣而晴霽。氣候轉暖。了公亦遂忘樓外樓之質物矣。歸爲家人所詰。則據實以告。問少年何處人。姓名爲何。則曰口音似杭州。然時有不純粹之蘇白。姓名則未之詢也。至秋初。松郡友人有爲湖上游者。亦飲樓外樓。樓主人以二客操松江土音。因問二君識楊了公先生乎。客曰是我友也。汝問楊先生何爲。

樓主人告以質皮褂事。且曰。聞楊先生善書。意欲請其寫屏四幅。卽以皮褂歸之可乎。客曰。屏條四幅。須八元。楊先生僅質三元餘。恐辦不到。樓主人曰。姑試之。卽出皮褂付客。俾帶歸。客固文雅士。樓主人閱人多知不欺也。二客既歸。以皮褂付了公。了公諾書屏條。顧不卽爲。至明年春。二客又將爲湖上之游。乃買紙誘了公至某所。飲以酒。先磨墨以待。酒半。逼令書之。客乃帶至湖上。以付樓主人。非客催逼。了公竟不書。非有意負樓主人。其懶散類如此也。

宋漁父墓畔之靈芝

余負廡滬北。瞬已半稔。距廡三四里。爲桃源漁父之窀穸。余曾一度拜謁之。墓琢石作穹形。植有石碣。乃于碣右任所題。上端則漁父銅

像在焉。低頭冥思爲儒者狀態對之令人肅然而起敬意。四圍栽果
蓏卉樹。花白於雪。實燦似丹。極曖蔚之致。眞所謂鬱鬱佳城也。
余鄰黃翁。來述其戚杜某家居宋園路。離漁父之墓不百武。因常往
游也。日前墓畔草叢中。忽茁生靈芝一本。蓋作雲紋。穠頽煥發。莖紫
高二三寸。一似丹青家所繪之博古圖幅中所有者。一昨某校旅行
來此。靈芝遂被擷去。聞係充植物標本者。按靈芝古稱瑞草。如漢書
武帝紀。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宋史五行志。王欽若祭文宣王廟
於孔林。得芝五株。史記。四皓避秦入商山。採芝而歌。史冊筆之。以爲
休徵。漁父爲革命先烈。慈仁被物。宜乎有斯煌煌茂英之禎祥已。

友人葉君詠蓼爲人諧易多聞見。又擅符咒等旁技。梅雨連朝。旅况
清絕。忽葉君翌然至。儕輩無不色喜迎迓。寒暄既迺。慙懼葉君試技
術。以破寂悶。葉君曰可。囑磨硃以爲備。書符於黃楮。有若漢張芝之
狂草者。然計若干楮。疊置之。別取大碗一底。亦書以硃文。然後仰置
於地。盛清水及半。以方桌覆其上。俾四柱朝天。一一備訖。葉君乃請
儕輩中四人出。而扶桌柱。以免傾側。掌中人各硃書不經見之怪字
一。四人旣扶柱。葉君遂焚黃楮之符。口中喃喃有辭。約燼一捲烟頃。
桌忽自動。向右旋轉。四人順勢而作圓行。葉君念咒急。旋轉因之而
疾迅。緩則轉勢亦稍殺。謂驅鬼以推運之也。余以爲光天化日之下。
科學昌明之世。烏來鬼物。不之信。握柱而試之。果不著力而行動如

飛葉君咒異其辭頓易向而左旋愈轉愈速。喘汗不克追隨。咒止而旋動乃已。余訝而詢其詳。葉君以受術於某道人見告。蓋道人係白蓮教徒。符籙都數十種。我祇得其鱗爪。且依咒念辭。不能了解其祕奧也。

葉君又曰。尙有一術。足使人驚詫不置者。置案室中。燃燭於案頭。牖戶蔽以玄帷。俾不透光。我逼燭而立。俄頃旁觀咸爲訝異。膽怯者或驚極而起走。蓋人之眼光中見我軀體已高大如神話中之夸父。面作猙獰可怖之狀。又如夜叉之噬人。實則依然故我也。蓋燭中配以藥物。燃之能幻迷人目耳。緩日當攜燭來一試之。言畢。葉君卽告別而去。姑書之以志異。

賣菜金氏女

高淳西鄉某村。有金氏女者。終身不嫁。以事其父。父亡。女已五十餘。遂孤身以終。聞去年女亦亡。惜無人表彰之。以其爲農村女子。且所居又窮鄉僻壤。不爲士夫所知故也。余聞諸溧陽周某。蓋爲人收租下鄉。得諸鄉農所述。余因轉述之如左。女姓金氏。父名與女名。述者皆未及詳。女生七歲喪母。有弟方三齡。女護之。父傭於外。恒朝出暮歸。女尙不能煮飯。父晨起煮飯乃出。閱二年。女年九歲。能自煮飯矣。父有時傭於遠村。或夕間不歸。女能照料門戶。扶持幼弟。且習種蔬。耘灌等工作矣。弟忽染時痘。死。父大痛。日夕哭之。遂病目久之不愈。延半年餘。竟成廢疾。不能見物。實以貧苦無力就醫也。時女方十歲。

勤於種蔬。以資其父。每清晨担蔬入市。至午歸。或下午始歸。亦早起煮飯。以備遲歸。蓋其村去市集十餘里。且賣蔬者多不能入市。卽脫售故也。其後隣人有來爲女作媒者。女不願嫁。父憐之。謂可贅一婿。女又不願。父問其故。則曰。吾家僅茆屋兩間。蔬地一畝。他無所有。誰肯來此。卽有肯入贅者。以無賴子。不可靠也。且有增而生子女。則不能專力種蔬。若託無賴子出賣。或供其烟酒賭博。不且飢及老父乎。此時悔莫及矣。兒願終身獨處。以養父。父憐其孝。不忍奪其志。時女年二十餘矣。某年冬。担寒菜入市。風雪蕭蕭。聞某處菜價奇昂。路在二十里外。隣右賣菜者。皆以道遠有難色。女奮勇獨往。果得善價。詎知雪下驟大。歸途有小橋。爲雪壓斷。問信繞道還。路更遠。及至家已。

黃昏後推門則門已關。知父因天寒早睡，欲叩門，恐父啓關受凍，遂忍飢耐寒蹲檐下以待天明。父又遲起，隣人早出者見之，問得詳事，傳一村。咸嘖嘖稱孝女。父八十餘亡，女亦壽至七十餘。逸梅曰：昔北宮之女嬰兒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千古稱美。北宮齊之貴族，其女自必明詩習禮，且有環瑱可撤，又非坦石無儲者可比。則其終身養親較之，金氏女猶有閒也。若金氏女所處之地位，而能若是，不尤足以風世哉。

不敢公然致送之挽聯

客述六合某村李姓，有一子，在城中學南貨業。年十六，聘定鄰村陳氏女。女同歲生，今春結婚。先婚期五日。李氏有一女，十四歲，染腦膜。

炎病死。村中已死十三人。皆童年。李之甥婿陸某爲城中某校教員。力勸李展緩婚期。俾其子仍住居中。以村中腦膜炎病傳染而死者。日有所聞也。李不允。謂吉期展緩。非有大故不可。子言不祥。孰甚。陸某又託人勸陳氏。以暫緩嫁女。通知李氏。陳亦不允。亦謂是不祥語。陸又語李。蓋商諸坤宅借堂做親。李曰。我娶新婦。奈何使兒子至他家拜堂。子母多言。陳氏聞之。恐成事實。使媒妁拒絕借堂。陸某又欲以暫租域中屋。勸其妻止之曰。舅舅恆謂生死大數。子寧不聞乎。借堂尙不願。况外出租屋。李氏子頗爲陸言所動。以迫於父母之命。末由自主。及期行迎娶禮。遂結婚焉。禮成之夕。喜筵達旦。李父母性情剛。懷新房俗例。親友不敢沿襲。回門之夜。安靜如平時矣。誰知度

此一夕良緣。卽斷送千恩萬愛之小夫妻。明晨新娘竟發脣膜。炎病至黃昏時死。李氏子抱之痛哭。旋亦染病。亦不治。李老夫婦大哭。并罵陸某無端阻止吉期。誓與之斷絕親誼。永不許上門。聞陸某私挽一聯云。兩姓舊家庭。奈何鬼畜神迷。其毒至今猶未去。一宵新夫婦。縱使海枯石爛。此情歷刦不能磨。但以語人。不敢公然書聯致送也。李氏子哭新娘。連聲云我孤貧。及已將死。則云我貧我妻。我終尋之於地下也。聞者皆揮涕。

長壽之蜀老人

居停但氏家藏治毒之藥草。曰金綫重樓。爲木本之植物。莖葉七作
蝶形。俗名之爲七葉一枝花。日前捕得白質黑章之大蛇。卽以此

藥草剗之而死。予曾爲文記之一時。凡與但家相識者。紛來索取。不數日。而一巨束爲之罄盡。一昨許君士騏自蜀來。謂蜀中頗多是物。可向担草藥者購之。担草藥者有一老人。鬚眉皓白。其年事之高。使人驚訝。蓋已倍期頤之壽而三。前段合肥總揆。但懋辛將軍。曾一度見之。有詢其往事者。則云曩爲童子時。師督讀甚嚴。偶輟學。則夏楚隨之。逃還家中。父母怒其不長進也。更加之以鞭箠。於是負氣出走。見有結隊之担草藥者。隨之而行。旣而担草藥者息肩謀餐膳。則始覺己之飢火中燒。纔涎欲滴。担草藥者異而叩之。欲送之還家。遂以畏筆楚之責。願相隨爲徒輩爲對。担草藥者竟允其請。從此深山采藥。爲韓伯休之生涯。娶婦先後凡八。皆以壽終。訪其故里。而父若。

母以及居鄰戚屬。均早物化。計其年事在伍博士自夸之壽齡而上之矣。或問以長生術。則曰。予平心和氣而已。固無却老辟穀之方也。

放鵠詩完人骨肉

曩時某報附張曾載石門某君一文。中述某生結婚後組織小家庭。棄老父不顧。某生昔年曾在吳門草橋中學讀書。舍監胡先生有放鵠詩一首。印刷以與諸生。某生歸與其父觀之。其父藏諸篋衍。及至今日。爲子厭棄。放鵠詩猶在也。乃持之以示新婦。新婦讀詩感動。請舅翁移居就養。時某生方在外就事。乃以快函速之歸。責其忘本。并謂若再漠視衰親。我當與爾離婚云。蓋某生賴妻黨之力。薦膺要職。故新婦以此爲要挾也。於是某生不敢不聽。復爲父子如初所云。

舍監胡先生卽吾師石予先生也。惜前文某君所述放鵠詩未全。余當時亦不能盡記。今於友人處得見此詩。乃鈔錄以歸。揭諸於筆記中。此詩能感動人。則見者或以未全爲憾。性情之事。關係教育非細。與尋常吟詠不同也。詩錄於下。小引云。生徒捕鵠一。欲爲博物標本。余憐其方哺兒甚苦。勸令放之。心有所感。乃爲是篇。吁嗟鵠兮。有翼不能飛。吁嗟鵠兮。有巢不能歸。倘覓食來兮。蹈茲危機。爾有爾偶。相失驚疑。爾有爾兒。方苦腹飢。爾聲噪益急。爾心偷益危。聞其聲者。亦復爲悲。捕者亦戲爾。爭相執持。爾無爭於人。非必欲殺之。爾足有繩。兮。勸之釋其羈。投諸中庭。兮。爾速爾逃。乃復集於屋。兮。痛定休其勞。喘息良久。兮。飛始能高。雨雪瀟瀟。兮。爾營爾巢。瘡口流血。兮。北風摧。

毛爾哺爾兒兮。曰予未有室家。憂傷憔悴兮。生也有涯。願兒他日兮。
無忘讓與爺。

吳觀岱之風義

眠雲屢稱道。梁谿老畫師吳觀岱先生之畫。曾藏有山水人物數種。余見之。心目間常有先生畫在。卽心目中常有吳觀岱先生五字。在。但不知先生狀貌何如。精神何如。聞先生年且七十矣。眠雲欲往見。之。乃約吾師石予先生及余同往訪焉。初有人訛傳吳先生已作古。人者。不之信。舊歷十月二十一日。三人乘車赴錫。錫友嚴覺之君。李。樹屏君晤。後言吳先生近患失血症。幾殆。今已漸愈矣。乃知訛傳之。非無因也。既往見吳先生。病容憔悴。鬚長尺許。白如銀絲。喜客之來。

訪也。殷勤延接。出示近臨石濤尺頁十二幅。暨石田碧山吟社圖長卷。觀玩之餘。咸嘖嘖歎賞。石予先生謂公畫氣息深厚。精神凝聚。皆壽徵也。旣而吳先生論宋元以來畫家。頗有不滿。清初四王之意。非有灼見真知。及研究功深。烏敢作是語。坐約一小時。恐吳先生病後過勞。乃告別。吳先生送至門外。旋游公園。石予先生作詩一首贈吳先生。深致敬慕之意。明日友人李君克俊言。吳先生近以千金匯贈廉南湖。因聞南湖棄小萬柳堂。知其受經濟之困故也。南湖堅不肯受。書再三往復。吳先生固勸南湖勿却。南湖恐過拂盛意。乃始受之。初。吳先生未得名時。南湖挈之北上。得觀諸鑒藏家古物。南湖且爲乞借。俾悉心臨摹。又揄揚於當代公卿間。於是吳先生畫名噪遐邇。

作品固已超乎時賢之上。勢駿駿直追古人矣。千金之贈行心所安。
如斯風義。在今日得不視爲鳳毛麟角哉。石予先生贈詩時尙未聞
斯事也。及得客語。則曰。吳先生今之古人。少間當爲長歌以張之。石
予先生先贈一詩。附錄於下。九龍靈氣入君袖。化作一枝筆蒼秀。山
水人物日出奇。大江南北推耆舊。入門喜得見山人。長鬚白雪瘦有
神。論畫不作附和語。中天月朗開層雲。聞君老病纏縵苦。今日快談
興高舉。出示近作精氣凝。我敢許君大壽徵。

吳觀岱之匹馬關山圖

江浦老畫師吳觀岱之作。古海內人士莫不惜之。蓋祭酒遽亡。畫苑
失色。丹青後進。宗仰無從。是與缶老捐館。同爲年來之不幸事也。猶

憶客歲初冬。不佞與半蘭師暨眠雲作龍渚萬頃堂之游。由嚴子思庵導至化成菴。登畫師之堂。時畫師抱病甫瘥。容殊清癯。胃滯不化。擯穀粒之食者月餘。然尙能掀其雪髯。與吾儕論畫理。品藻近代繪人物山水者之高下。超然之識。聞之欽折。既而出示其所作碧山吟社圖。撫本及寫東坡詩意冊子。精氣凝鍊。半蘭師許爲壽徵。豈料虎疫無情。竟奪我畫師而去乎。畫師死。各刊物競載其軼事。不佞曾聞其有匹馬關山圖事一段。爲人所未及道。不可不記述之。畫師曩年嘗游幽燕。得見山水之雄奇。人物之豪俠。歸來寫匹馬關山圖一幀。幅首之壯士。控怒驥。奔馳於斷嶂古堞間。神氣奕奕。幾欲離紙而下。畫師認爲生平得意之佳構。懸諸寓齋而自賞焉。會有族人某遭母

喪貧窶無以爲歛。商於畫師。畫師亦無多金之儲。遂罄其所有而畀之不足。慨然更與以匹馬關山圖幅。俾易資而歛。母某感激涕零。謂麥舟高誼不是過也。某經營商業。持籌握算。不數年臻小康之境。懷畫師之德。因念及匹馬關山圖。誓欲重值購還。奈圖已轉輾易主。不知流落阿誰之手。心常怏怏不自釋。一日赴戚家之喜宴。偶於護龍街某骨董肆見高張壁上者。赫然匹馬關山圖也。紙色雖稍黝舊。幸完好無損蝕痕迹。乃如值挾之歸。其巧遇真可與漢孟嘗合浦珠還事相媲美。而尤見畫師之風義。爲今人所不可及。證以千金報南湖之舉。此事諒亦非虛記至此。適梁谿友人孫伯亮君郵貽廉南湖居士哭畫師詩手蹟。詩寫於帆影樓自製牋上。絕雋秀可喜。其句云。海

國人稱老畫師（日友犬養毅來平展觀南湖詩意圖冊尙問江南老畫師無恙否）中朗舊業歎無兒可堪薤露聞歌日正是雲嵐署券時咄咄書空行自念茫茫遺恨有誰知銀鬚皓首眼猶在死後聲名萬古悲畫師無後嗣故詩中云云錄之以是爲文之殿

爲姨調藥

靈壽縣張曙東者名士也以工詩詞爲富室梁翁所賞翁亦靈壽縣人居亦相近因以女妻之翁有二女爲曙東妻者長亦皆讀書能詩詞姊妹並名於時長女名範英次女名範淑範淑字鄰縣某氏子亦有才將嫁而寡梁翁惜之謂終當爲範淑再覓一可意郎君耳張曙東狂放不羈每至岳家必與範淑爲竟日談範淑亦放誕無拘檢且

恃父母寵。謂姊壻非外人。且所談皆文墨事。奚必拘拘作小家女態。
度爲嫌疑之避者。顧姊範英則不甚以爲然。有時規諷曙東。曙東不
措意。爲狀如故。及屢言之。則反以爲含醋意。有時且反唇相譏。範英
無如何也。旣而曙東有妄念。爲進一步之要求。以出聯屬。範英對曰。
「娥皇女英。何以同歸虞氏。」範英曰。荒唐哉。君之用意也。斯豈詩
禮之家所宜有乎。因對曰。「伯符公瑾。未嘗獨壻喬門。」妹範淑聞
之。亦不善其姊。蓋私意傾向曙東。雖爲小星。亦願之也。範英漸察知
之。密訴於父。俾禁妹勿與曙東近。父始覺而閑防之。範淑竟鬱鬱以
病。百藥不效。父憐之。與範英商所以處置之方。謂此事實誤於先。今
若一任其死。心亦不忍。爾謂何如。範英至此。亦動其手足之天性。謂

兩害相形。則擇其輕者。忍而視其死。究不可也。於是便署東爲範漱
調藥以迨。署東久不晤範漱。見其玉容消瘦。爲之淚下。因密語之曰。
我累卿大病。今當爲侍疾之僕隸。以贖我罪也。記者曰。爲家長者。烏
可不整肅家規在先哉。述之以警來者。願勿蹈覆轍也可。

江育芬之殉情

舒城江氏緣水園。得名於清乾嘉時。至同治光緒之際。已割其大半。
讓於他家。餘亦荒蕪不堪矣。江氏有巨卿翁者。自滇南作宦歸。稍有
宦囊。思修葺之。未幾病沒。不果修。子少卿益不在意。園仍荒廢。垣牆
悉頽。與隣家通。僅荒篠隔之而已。少卿疏懶不事生產。旣而與人合
商失敗。家遂中落。不得已。再至滇中。娶葉氏。女育芬。居於家用一女。

僕弟年已二十餘。少卿攜之外出。顧家雖中落。尚有薄產。儼然紳士家氣象也。鄰爲苗姓。亦世族而貧者。家居母子二人。父亦在外省。子年十九。名瑞雲。讀書喜吟詠。又工畫花鳥。江女育芬。常於後園中至其家。乞瑞雲作家書寄雲南。育芬工繡。又乞瑞雲畫而繡之。育芬年十八。兩家皆未定姻事。雖兩小無猜。頗有脈脈含情之意。苗母亦甚愛江女幽靜。惟謂所惜文理未曾引申耳。育芬聞之。乘間又常問字於瑞雲。瑞雲自傾心教之。江母亦喜瑞雲。惟以其家貧爲嫌。故雖經苗母託人求庚帖。而未之許也。忽接雲南家書。謂將遣僕來接眷去。命早事預備。以一時不能卽歸。且此間頗可靠。爲上峯所契。故欲作久計也。育芬得書。頗惶急。以示瑞雲。瑞雲亦憂甚。計無所出。兩月後。

卽成行。家中事託族人管理。育芬與瑞雲私相泣別。勉爲慰藉之詞而已。育芬既至雲南。意緒無聊。懨懨而病。病漸重。不肯服藥。母測知之。以告父。父謂苗氏世鄰。門戶亦相當。增旣才。當女意。何嘗不可。因謂女。苗瑞雲我亦器之。當作書與之論婚。且招其來此。成合巹禮。我與其父本至好。亦卽作書告之。無不諧也。女聞之喜甚。病遂漸瘳。苗瑞雲聞雲南江氏遣人至。發書讀之。亦驚喜欲狂。以告母。欲卽日成行。母言當告父。而書中已明言有書至其父所。瑞雲乃姑待。待一月而父書至。許其至滇就婚。欣然上道。未及數百里。渡谿遇盜。沈水死。僕得脫。報於江。育芬聞之。復病。未幾殉焉。一昨予聞友述。乃歎曰。初誤於園未修葺。致兩家未能隔絕。繼誤於家規不肅。乞作書。富江母。

自去。何以委之育芬。而初之不卽允求婚。亦爲一厄。有子女之家。其慎之哉。

吳稚暉之諺譜

年來報端常有名入軼事之披露。此中有虛有實。讀之者以爲茶餘酒後之談助。則可以爲信史。則不可。予客歲在自由談曾撰有吳稚暉亦號智囊一篇。蓋傳聞之辭。或有失實也。其文云。問諸友人曰。吳稚暉絕有智計。少時與比鄰龐某爲友。龐白面書生。而貧於財。年二十未娶。見鄰之富室女而悅之。自以讀書有聲譽。貌亦出衆。或能邀富翁之一睐。欲託媒氏往說之。而先商於吳。吳曰。今世重財而輕士。君雖已名列膠庠。蜚聲遠近。然彼女久習膏梁。必不甘藜藿。無論君

不爲女之父母所重。卽肯俯就亦非嘉耦。龐某曰。君論雖正。然余神魂已爲彼美攝去。不自能持。不成恐病。君多智能。憐而爲我謀之乎。吳曰。且隔數日報君。吳又與伶人畢某者相善。乃約畢曰。我與君交好。欲煩君一事。許我乎。畢曰。旣稱知己。惟命是從。乃告以友人龐某所欲。懇君裝爲魁星狀。每於月色朦朧之夜。升龐之屋。立片時。若聞鄰有人來窺。則成功矣。必有厚酬君也。又語龐以其計。龐有妹。年十六。未字。人謂君事若成。當以令妹嫁畢。曙有難色。吳曰。然則且止。非此厚結其心。他日或洩諸人。君亦不方便也。龐商諸母。母以問女。畢伶固少年俊美女。曾見其飾呂溫侯演鳳儀亭者。願之。於是兩家眷屬。都由吳之一計成就之。誠妙策也。鄰以龐某屋上。時有魁星發現。

異日必大魁天下無疑。故喜而以女嫁之。余因謂述者曰。方今科舉久廢。若欲賺人不知。又將用何策。述者曰。老智囊尙在。當有良圖耳。蓋吳稚老亦有智囊之稱也。此篇刊載後。吳稚老即來函更正。頗詼諺。諧有味。錄之於下。自由談所登鄭逸梅君記述之吳稚暉亦號智囊一則。這吳稚暉想另是一人。適同姓號。若敬恆則生平未有龐姓之友。亦不曾認識過。畢姓伶人。更不會爲人計畫過婚事。在鄉里常聽人談說。打了碗店。砌條碗片街。牽隻黃狗。對美人稱狗爲阿爹。藉博一笑。諸如此類的趣聞。在無錫則歸之王禮甲。在常州則歸之卜林房。在蘇州又歸之朱某某。在江陰又歸之某某人。近來對於敬恆。什麼在西湖做屁對。什麼吃辣醬油。什麼在戶部街慢客。也無中生有。

的歸美。還有胡適之先生。他明明在唐山與我各坐洋車。同上火車站。他偏替我大吹。稱我生平不坐洋車。居然我亦僥倖。暫充佳話的承襲人。應該不勝榮耀。但勞朋友來根問。知是冒濫。也不免忸怩。所以叩求自由談記者。將此紙采登。以當更正。無任企禱之至。吳敬恆謹啓。

徐又鋌慨贈詩牋

徐又鋌督辦西北邊防時。威信頗著。揚大國之旌旗。樹風聲於邊塞。雖漢之博望定遠。亦何以過。惜乎不久於位。未竟其功。至今談邊事者。猶引以為憾也。初。又鋌部下某軍官。頗專橫。持寵縱暴。甚且掠婦女。置之軍中。同儕以其得徐之歡心。莫敢發其覆。有幕友葉某。素喜

吟詠。徐時與唱和。一日問葉有新詩否。葉答久無新詩。及退。寫杜少陵絕句一首上之。徐詩曰。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詩後註曰。讀子美此作不能不擋筆矣。又鋌閱之頓悟。密察部下。始悉某軍官之淫暴狀。遂置之法。以警大眾。於是軍紀肅然。威信之立。實發軾於斯。又鋌藏有原刻草堂詩牋一部。竟以贈葉。所以酬其忠諫也。

吳缶廬軼事

吳倉碩先生能化篆籀之法。寫松梅竹石雜卉。胸中逸氣藉以洩發。無怪其致盛譽而爲後進所宗仰也。扶桑人士之癖藝術者。尤崇拜之。奉金爲潤。年以萬計。顧扶桑人士之求畫。恆不爲先生所喜。蓋往

往指定竹石數十幀。石榴荔枝數十幀。幀幀相同。不得差異。而先生作畫。興至揮灑。隨心所欲。不瑣瑣求合人意。數十幀之花卉果品。祇寫一二件。餘則悉委諸其門人趙雲壑氏。雲壑所作。氣魄之大。意境之高。一似其師。故扶桑人士之所藏。大都出雲壑氏之手。筆爲多。工力相埒。不易辨也。先生曩游吳中某寺。見壁上所張。乃俗筆書畫。然皆僞署俊卿之名。先生惡之。立命寺僧備筆硯素楮。潑墨爲成巨幅。旁及楹帖。俾付裝池。易去俗人之筆。不料寺僧狡劣。竟將先生之作。鬻諸於某紳家。得善價也。先生知之一笑而已。

藤黃無毒之一說

凡從事國畫者。莫不以藤黃爲點染之要品。按藤黃乃海藻樹所產。

之膠液。生於東印度及暹羅等處。刀砍幹皮。浸水中。滲出黃汁。一經
煮製。即爲藤黃。性有毒。能殺人。故店肆之於是物焉。審慎。不肯亂售。
蓋防人之服以自裁也。但證之予所聞見。則不然。名導演。但杜宇君。
近方臨摹昔人花卉小幅。案上累累茶錢與色盞雜列。偶一失檢。竟
飲藤黃溶液一杯。杜宇頗自惶恐。然卒無異徵。胃腹健適。自若也。又
憶客秋。吳中某紙店之學徒。被經理所責。羞憤之餘。私取藤黃末以
飲之。飲畢。擁衾而臥。夢中歷恐怖陰慘之境。自以爲死矣。及醒。旭日
照窗。依然人世。始啞然自笑。而又竊幸。藤黃液之不至致人於命也。
然則藤黃無毒。斯其明證矣。

藿蕎浜之蟹

秋末冬初之際。海上各酒肆。莫不貼有陽澄湖大蟹之標紙。湖屬吾蘇區域。所產之蟹。無論團牝尖牡。莫不肉腴膏溢。固爲佳品。然不知蘇鄉木瀆有名。甞覓浜者。一瀆汙行潦之水耳。浜中亦產巨蟹。殼作深青揚赤色。爪毛金黃。勝於陽澄湖物。但產量不豐。且每年均由諸紳家包購而去。外間不易得嘗厥味。卽木瀆人士。竟有不知其地之佳產者。予戚方君海。觀世居靈巖香谿間。曾啖而爲予道之如此。因誌之以告老饕。

黃慧如家中之一輓聯

黃慧如戀僕而死。社會人士引爲譚助。一昨陸君文中大西洋之宴。席間晤余大顛師。因述黃慧如之大父某君。以絲業起家。擁資六七

十萬爲一時之豪貴。時當清季。某巡撫頗有意提倡工商實業。欲接見各業巨子。以爲商權。絲業中請黃公爲代表。然黃公深以不諳禮節爲憂。乃託人先於某巡撫前稟述之。及期。黃公肅衣冠至署。巡撫特啓正門。以隆重之。黃公既趨入。見狀貌魁梧之某軍門。誤以爲憲臺。卽向之折腰。軍門大窘。亟止之曰。大人在內廳。黃公入見巡撫。急遽無以措辭。遂連說失照。失照。胥吏聞之。無不爲之嘵嘵。後黃公以營業失敗。耗資殆盡。懊喪而死。有某名士爲輓一聯云。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海燕巢空。留雛以去。生是寄也。死是歸也。春蠶絲盡。破繭而飛。確切不移。爲藝林所傳誦。黃公軼事。絲業中人類能道之。大顛師亦聞之。業中人惟名字遺忘。爲可憾耳。

黃鸝曲

孟容女士於自由談上撰「真假黃慧如」一文。涉及不佞。不佞確曾訪過慧如。先後凡三次。蓋皆代表上海影戲公司。前往接洽探問者也。慧如端麗嫋雅。吐語落落大方。全爲閨秀風範。惟意志薄弱。易受人給。今竟以產後膏玉聞。此不佞深爲之惋惜者也。慧如頗有意投身電影界。更與殷明珠女士相契。因於去冬。與上海影戲公司訂立合同。本擬到滬。後日間入學讀書。以求高深之學。問夜則從事於銀燈膠片。以所獲充學費零用。其志固可嘉也。也不佞前二次往訪。慧如款洽談晤。一一如儀。時吳中青年會開映「黃陸之愛」影片。慧如謂曾親去一觀。影中幻身。不佞詢有否。旁人注意。曰。鬟髮掩眉帽。

又低垂。幸尙無人識得。既而談及陸根榮事。謂頃有信來。責其不來。獄中慰問。且以五分鐘熱度見誚。慧如卽以原函退還。察慧如似有覺悟之意矣。第三次不佞特自滬乘特別快車赴蘇探訪。則慧如適於是日分娩。由看護婦引導。逕登其病室。慧如擁衾而臥。不佞卽就榻前談話。慧如神色似常。允於半月後來滬。詎意其距分娩祇十三日。而遽離濁世而長逝。上海影戲公司之最初計劃。俟慧如來滬。暫居不佞所賃之寓。所滿月後。入公司攝一哀情片。定名爲「墮溷花」。一以但杜宇君之藝術。不難造就其爲電影界之傑出人材。茲已成泡影。然則黃慧如之不幸。亦電影界之不幸也。有高君潛子者。曾以慧如事入諸吟詠。有黃鸝曲。頗爲一時所傳誦。茲錄其曲云。春風吹

上垂楊綠。一月黃鶯出幽谷。不隨飛燕繞梁栖。却化啼鵙抱枝哭。妾家生小近平湖。大母嬌擎掌上珠。錦樣年光花品貌。玉般心性雪肌膚。綽約番風廿三四。聰明略識相思字。入畫蓬鬆墮馬妝。懷春宛轉求鳳意。無奈良媒欲覓難。忘憂深怨北堂萱。屢乖月老牽紅線。誰向風姨護早旛。翠軟紅欹嬾茶飯。嬌癡姊妹誰相勸。紫姑枉自卜金釵。織女依然隔銀漢。名花窈窕向人開。勾引游蜂上鏡臺。自是青鸞愁獨舞。可知赤鳳爲誰來。瓊戶無聲花漏凍。奴星照入玄駒夢。紅綃手語解岷峩。紫玉心情寄韓重。良宵三五卽高唐。一刻千金願易償。花裏秦宮迷蝶蝶。樹頭小吏化鴛鴦。粉黃微褪容光減。深情纖就同功繭。錯比明珠老蚌含。漫憐白璧蒼蠅玷。遙鐘促漏易消魂。鸚鵡開籠繭。

悄不聞竊藥素娥能作賊。改裝紅拂善私奔。憐母何如憐婿熱家計。
商量愁獨活。溫嬌甯煩玉鏡臺。綠華先贈金條脫。盜道無師翅不飛。
頻勞慈母寄當歸。六州黑鐵真成錯。十幅青綾不解圍。官符急下如
星火。可憐鞠禿琅璫鎖。餓狸悲鼠事難言。彩鳳隨鴉計先左。誰教生
女嫁槃弧。下策無端誤阿奴。莫向車前歌芣苢。自來山上采蘿蕪。中
谷有蘿嘆其溼。仳離怨女嗟何及。鬻臂終尋鉏合盟。盈懷獨抱瓊瑰
泣。因柳欺花等狹邪。熒熒白兔更無家。墜歡已自成蕉鹿。對簿還知
護艾緞。不是朱陳結姻眷。翻從王滿誣良賤。紅葉牽成露水緣。黃花
播盡風流案。妾身畢竟未分明。郎命先驟貫索星。犴獄應添望夫石。
鳩巢權築語兒亭。柔腸那禁波三折。擁髻捧心正愁絕。南國空招杜

宇魂東風亂落燕支血。安用繃兒學老娘。一朝胸坼化空桑。呼名皎皎原無父。垂死依依不見郎。玉棺鑠骨拋荒蔓。滿城傳唱中郎徧詐死猶疑茉莉方。還魂那有梅花觀。落蕊浮英總棄捐。吳儂漫道想夫憐。自由戀愛皆如此。一誤回頭已百年。

神州酒帝軼事

梨村詩人顧悼秋。放於麴蘖。因有神州酒帝之號。凡知南社掌故者。類能道之。頃晤其村人殷魯孟。悉君於廢歷三月二十二日病卒故里。才人短命。爲之愴然。憶客歲之春。越人秦君携女兒酒來滬求沽。君與予曾往作一度之品斟。斯時君酒量已銳減。心頗訝之。未幾君病足返里。吾儕組雲社。君亦社中人。滿擬杯酒言懽。樂數晨夕。詎料

君病纏綿未克來。逢會集之盛。茲竟以宿病劇發而死。然則黃鑪之痛。籌有已耶。君面白皙。彷彿何宴傅粉。舉止溫文。又屬子房女子之流。常御一背心。卽赴親朋宴會。亦不穿馬褂。其甥蔡觀雔。以其儉之過甚。有失禮貌也。爲購一馬褂。綬料贈之。旣而君祝嘏某家。仍御背心如故。觀雔聞之。則屬諸笥篋。未付裁縫也。君旣卒。遺作詩詞小品。都數萬言。觀雔謀集資刊行之。以慰其幽魂于地下云。

神州酒帝之軼事。前曾記之矣。一昨悼秋之甥蔡觀雔。自梨花里來。予因方壺酒廬。悼秋常買醉其間。遂偕觀雔同去。領女兒酒之芳烈。尋故人之遺踪雅韵。蓋一舉兩得也。旣登樓。卽見壁上擘窠書聯。其句云。「方輿散百慮。壺天醉羣仙。」乃悼秋所撰寫。旁更附一小詩。

云。『良酒不易得。得此能延年。遂教香粉地。化作酒人天。』遺墨良
堪珍貴也。觀齋豪飲。一似其舊。爲述悼秋之酒訓曰。『肴錢不得過
於酒錢。』是真酒人之言。予詢悼秋以神州酒帝自號。則能飲幾何。
曰。酒帝之稱。未免跡近於誇。大約每飲能罄醇釀五六斤耳。悼秋顏
貌白皙若處子。詩牋上嘗鈐「貌如子房」小印。屬觀齋所鐫者。遺
著詩文。都若干卷。茲由觀齋交柳亞子先生輯次。不久當可問世。聞
悼秋尙有服媚室日記。計數百則。多隽語及闡發金石詩畫諸學。頗
有諷讀之價值。現存其夫人處。未刊行。觀齋知予寶悼秋遺墨。遂出
示其手頭之扇箋。爲卜平齋畫佛。悼秋題識云。『縞紵聯僑札。中郎
興渺然。人天雙福慧。花月大團圓。佳話歸梨里。高懷在畫船。湖干小

掌故。此扇要流傳。中秋節觀雛折簡招平齋來。梨泛燈具畫舫延之。平齋翩然蒞止。出斯扇以贈。亦韻事也。平齋吳興人。時寓舜湖鉅氏。

胡布衣

自由談屢有提倡布衣之登載。若所記薛篤弼馮玉祥事皆是軍政
要人。以樸儉爲救國之計。誠今日之要務矣。因念吾師石予先生立
志以布衣提倡於教育界二十餘年矣。先生家在岷山之東鄉。地與
嘉定太倉相近。鄉民多有種木棉者。先生家亦種數畝。嘗聞先生言。
除爲紗布絮棉供一家自用外。尙有餘者可售之於市。而先生所爲
詩頗多言及木棉者。余曩常候先生於草橋學舍。得讀先生詩。尙能

記得數聯茲錄於下。如云。麥飯還祈春熟好。布衣自種木棉來。又云。
養生聞說宜蔬食。居儉猶慚古布衣。又云。游食年年亦惰民。布衣自
笑有斯人。又云。總角交今歎零落。布衣人早絕聲華。又云。截將塵髮
思烏帽。爛盡秋棉惜布衣。又云。曾藝南溪三畝棉。一家人喜布衣全。
又云。布袍久敝江關客。一浣繙塵歲欲闌。又先生六十詩云。訓儉追
思白髮。親勉爲百歲布衣人。五言有句云。治圃宜蔬食。學詩在布衣。
先生鐫有「布衣學詩」小印。蓋用漢書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語也。
又有「胡布衣印」四字一印。則畫梅所常用者。先生在二十年前
早語人。異日物價必漸漸增高。非樸儉不足以自存。且自待儉薄。本
惜福之道。又常稱歐文儉薄。所以居患難也。一語以勉同學。皆余所

能憶及者也。

蛇王廟之異跡

贛省南昌之某鄉。多蛇患。蜿蜒蠶蠶於草樹間。夏日尤肆行無忌。有名赤玉杖者。色作深赤。細鱗斑斑。修尋丈。頭特大。張吻噓氣。人中之膚體輒浮腫。不易愈。因其毒殊甚也。田氓乃捐資合建一廟。以供蛇王。廟成。蛇跡稍稍斂。於是田氓頗爲慶慰。香火競奉也。四月十二日。爲蛇王誕。前往膜拜者。亘數里不絕。而蛇王廟一帶。遂成爲臨時之市集。且以是日之晴雨。卜一歲之休咎。田氓之迷信神權。殊堪發噱也。然有一事。使人不解者。日前有司擊核之某甲。三更人靜。獨行村舍間。以盡厥職。不料偶不留心。踐及赤玉杖蛇。蛇噬其踝。痛極仆地。

之能起。心中恚憤不可遏。乃匍匐至廟。禱詣於蛇王。并以王之失於約束。蛇徃爲責。蓋聊以洩憤也。翌日足病瘡可健步如常。又往廟叩謝。舉目見燭盤之杆上。插有被斬之蛇首。察之。則赫然赤玉杖也。爲之驚訝不置。一時遠近無不引爲異事云。

楊士猷軼事

楊士猷畫師於今秋。攜疾卒。聞者惜之。猶憶曩歲。予與眠雲因事同訪錢子病鶴於其寓邸。不料既至。則寓已易主。蓋病鶴已他遷居其寓者。則楊士猷畫師是士猷殷勤招接。蒙寫示病鶴新址。得指導之益。雖一面之雅。亦緣之所致也。畫師既死。有爲述其軼事者。謂士猷之畫。多粗筆花卉。逸氣溢縹素。間或作仕女。亦娟秀得曉樓七鄉遺

緒。一日繪一玉樓人醉杏花天圖幅。疏簾綺幙間。一嬪娟。彈肩立。瀟
冶幽嫋。得未曾有。而繁英滿樹。紫燕翩翩。極駘蕩漱澑之致。圖成。張
之某箋肆。藉以鬻賣。未幾。忽爲一某君出重金購去。某君更詳叩居
址。趨畫師寓而訪謁焉。某君自言。黃姓。少巖其字。武林人。少年不檢。
情網自投。與戚家韋氏女相繼繕。爲之魂夢顛倒。但梗於父命。不克
成爲眷屬。後韋女遇人不淑。悒悒而死。予哭之慟。從此臨風懷想。頗
以未獲一照影爲憾事。因韋女有僻性。生平不喜留遺。也茲見君玉
樓人醉杏花天圖。面目宛然。個儂當年。予故喜而挾之歸。以爲紀念
之品。而大筆欲仙補。我闕憾是。又當泥首叩謝者也。士鈞爲之莞爾。
嘗以告人。引爲佳話也。士鈞兀傲有氣節。某更以貪墨不齒於縉紳。

士夫然甚慕士猷畫。一日遣役持紙往求之。并媵以厚潤不數日。士猷畫就送去。某吏展觀之。則畫爲一佛手一古錢。設色絕佳。不覺大喜。實別圖寓伸手要錢之意。以譏某吏。某吏未之知也。或曰。此昔趙之謙事。士猷殆師其故智耳。

三槎浦櫂歌

嘉定朱笠江先生。著有三槎浦櫂歌百首。用竹垞大史鶯鶯湖櫂歌韻。紀述風土。詞極工雅。搜羅南翔鎮典故。頗稱宏富。曾附刻寄閒齋雜誌。其書亦少流傳。今見同邑陸氏家藏。有先生手定本殘頁數紙。不獨詞華益加潤色。而注語亦微有不同矣。可寶也。「鶴丁穿鑿自何年。槎浦江頭好放船。五里霧消開布市。萬家烟暖種花田。」嘉定

縣志。南翔鎮東西五里。南北三里。布商輻輳。富甲諸鎮。相傳三槎浦開鑿時。役夫多染疫。一夕有仙人驅鶴丁千餘助成之。諸疫亦皆霍然矣。凡種植木棉之地。土人號曰花田。「南接江流。西距湖。古城遺址。久榛蕪。不知秋雨秋風夕。仙樂神燈今有無。」鎮南接吳淞。西濱月湖。縣志。古城頭在縣南二十里。周圍二頃。中有殿址。舊傳風雨之夕。常聞音樂。或見仙女環走。「村市周遮廿里。遙溪流分派一條條。中槎巡檢來行水。挽過紅闌五十橋。」元設中槎巡檢司。主水利。一古寺山門。付刦塵經。幢石下往來頻。少卿舊錄多訛謬。欲問村南八老人。」南翔寺康熙三十九年賜御書額。改名雲翔寺。近年山門燬于火。經幢石在大雄殿前。刻尊勝陀羅尼。經唐咸通間建。都少卿穆。

有南翔寺文錄。明天崇間里人趙陸徐爵年九十餘。陸淙徐勳張樂。董儒朱梓。陸球年八十餘爲八老會。

傳家寶畫

蘭溪周氏世族也。或云花溪老農周荃之後。有別支分居蘭溪者。因官而家焉。周氏家藏名畫極多。子孫雖式微。尙知保藏。不以示人。人亦不盡知之。周氏有女嫁朱某。朱亦世家子。略精鑒別。常至岳家。遂得徧觀所藏。而垂涎於南田花卉冊十二幀。蓋他畫雖多佳者。朱某家亦有之。惟缺南田手蹟耳。乃向妻謀之。妻曰。此我周氏傳家之寶。周氏女可嫁爾。傳家之寶。祖宗手澤猶存。若以棄諸異姓。是不孝也。朱某不悅。然欲得此畫之意。迄未能已。其妻讀書明禮義。父已沒有。

第二人年尙幼方在讀書母又愛女此時若欲助夫謀之甚易爲力竟不肯徇私愛而昧大義在女子之中不多見矣其後妻病朱某獨自詣岳母處言妻意頗不適欲借南田畫冊十二幀玩之且尙有數幀意欲一臨摹耳岳母信之遂付與持去朱固亦嘗從妻學花卉而好摹仿之既得此喜不自勝不告於妻私自在書室中披玩妻病旋愈一日朱某不在家妻偶至書室見此卽匿藏之朱某歸妻亦不揭破朱某檢之不得疑爲妻所匿而是日其妻詐言病復作引被自覆而臥朱某問曾至我書舍中否妻曰我畏寒一被猶不足猶能出臥室乎朱某信以爲然而家中人少亦未見朱妻至室故絕無人知也越月而朱妻歸望母帶畫冊還之並囑兩弟保守而言明已竊匿事

以絕朱之望也。母與弟皆歎其賢。生則終疑爲門外人所竊。乃至不敢過岳家。恐岳母向之索取也。其後妻亡。兩弟已長大。素與朱某不睦。因於挽聯上說明之。有云免孤兒不孝。南田手蹟保存多。至是朱某始知故物仍在周氏。而其妻所取而匿之者也。

南瓜花餌

南瓜本出南番。因有番瓜之名。藤蔓數丈。卷鬚引連。之夏秋間開花。作嬌黃色。絕可愛。其實可食。然鮮有啖其花朵者。貴陽但家偶於晨間摘南瓜花若干。和以麵粉蔗糖。入沸油中煎之。微焦。勺之。便可登盤充餌。予曾嘗之。腴雋甘芳。無可言喻。時錢病鶴畫師亦在座。爲之讚美不絕口。謂此佳味。隨園老人所未及領略者。若當述之。以

補食譜之不足云。

啖生蟹致疾

蟹性奇寒。故煮之者必加以紫蘇。啖時又和以薑末。所以解之也。左鄰傭婦之夫某甲。力穡於鄉。入冬以來。田事稍暇。往往集村南隴北之酒徒。轟飲以爲樂。一夕月色朦朧。某甲酩酊而歸。路過谿畔。谿水汨汨流。旁有石級。蓋所以便浣女也。某甲酒後未滌手。挾有腥膩之氣。乃就石級下盥之。不料一物蟄其指。疑爲蛇類。察之則一螃蟹蟄猶夾持其指不釋。血涔涔下滴。某甲大恚。卽裂其外甲。取腴膏溢肉而吞噬之。藉以洩忿。旣歸而臥。忽腹痛如絞。容頓失色。翌日痛尙未止。且加劇焉。急延醫治。之服藥若干劑而愈。醫生謂其深中寒毒。幸

啖在酩酊之後。麴蘖性熱。尙得調濟之功。否則性命殆矣。

王逸叟之畫

余友張靖陶擅丹青。頗著聲譽於七湘六澤間。一昨爲述其鄰王逸叟事。頗奇。因記錄之。亦畫苑珍聞也。王逸叟家秦中某縣。客游湘省。以善畫蘆雁得名。兼工竹石花卉等。其後積資買田宅於醴陵來時。携一子方十餘歲。亦能繼父之業。兼能畫仕女。書法勝乃翁。蓋在湘省從師有所得也。其後王翁右手得風疾。不能動筆矣。未幾忽全愈。云勉爲袁孝女作畫而瘳。洵異聞也。袁孝女者。讀書通文理。母早亡。父得廢疾。膝下惟孝女一人。幼字於鄰縣孫姓。孫非良善之家。聲名狼藉於鄉里。於是孝女慕北宮之女之爲人。矢志不嫁。以養父爲辭。

孫以女性固執亦不願娶而索還聘禮袁氏家貧一時不能備乃商諸畫師王翁女幼時卽與王翁爲鄰稱以王太公者也王翁時亦無賞曰吾勉力爲爾作畫以所得畫資贈爾孝女拜謝是夜王翁夢神語之曰爾助孝女我亦助爾醒而覺異右手已伸縮自如矣喜甚時方一鼓呼兒取燈伸紙執筆試之無異無疾時明日卽書招條徧貼各處云王逸叟右手風疾神佑突愈仍鬻畫旁注一行云感神助願減取潤例之半於是來求作畫者紛紛以畫資贈孝女外日有贏餘蓋求者仍不絕也子能鐵筆因爲父特鐫一章文曰王逸叟神佑已疾後之作凡得此章者皆知爲王翁晚年筆愈珍視之如拱璧云

雨餘天

唐縣金某。曾一度爲縣公署第一科科長。因事辭職。移家至鄰縣。爲祖遺產業。多半在鄰縣。便親自管理也。金某喜植花卉。而尤愛牡丹。魏紫姚黃。搜訪殆徧。一日有客至。謂某處有牡丹一種。色淺碧。名雨餘天。價值至貴。今方盛開。君欲一觀乎。金君欣然駕舟從之。去既至。則一家道中落之宅。門庭蕭索甚。入院觀花。果如客所云。問肯見讓否。其主人則曰。可。問價幾何。曰百金。再三磋商。以八十金買歸。移植中庭。尙有未盛開者。定明日置酒賞之。折簡邀朋。一切備具。詎知明晨視之。已失所在。門戶未開。而所謂雨餘天之佳種牡丹。已不翼而飛矣。金某大懊喪。而朋輩已邀。未能反汗。幸家中本有他種牡丹。已不翼而殘。聊且一賞而已。金某疑團不釋。乃召圓光家至其宅。告以故。請其

以術偵查之。其術須半夜人靜後方可試行。屆時其人焚香燃燭。口中念咒。又拜跪禱告畢。觀所懸幕上。隱隱見一短衣人作越牆狀。蓋幕上先現牆也。又見其偷花狀。蓋幕上先現花也。他人觀此短衣人。均不認識。金某則曰。余識此人矣。余固疑是人。今果然矣。或問之。則曰。不可言也。問須追贓。否則曰。聽之。此事遂不提矣。久之。有知其事者。謂金某前爲第一科科長時。至某同僚家。見其書舍中懸南田畫一小幅。心愛之。知不可以價購也。後聞圈圈中繫一偷兒。技倆異常。罪滿當釋矣。金密召之至私室中。屬其竊某處南田畫一幅。許以重酬。既而竟攫取以來。僅犒十金。偷兒意不滿也。此次圓光。其人果活現幕上。故金某不敢言。亦不敢究也。其移居鄰縣。或亦與南田畫

有關係云。因癖好而墮行。金某莫敗類歟。

過冬不死之蟋蟀

蟋蟀。秋蟲也。自宋賈似道築生閒堂後。蓄蟋蟀之風。因之大盛。但雖金盞玉粒。加意供護。然一交寒令。莫不僵死。使人起昔日之雄風。而今安在之慨。一昨遇友人俞企華家。見其什錦樹中。纍纍皆小木籠。怪而詢之。企華啓籠見示。均爲大頭芋艿。蓋用以蓄蟋蟀者。據云。蓄蟋蟀於其中。可以過冬不死。法取大頭芋艿。蒸熟之。削其頂成蓋狀。然後剜其中心。俾成坎窔。蟋蟀蟄於斯。食於斯。排洩於斯。則霜雪不足侵。瓦寒不足畏。溫溫然暖屋也。蟋蟀既過冬。更雄健善鬥。秋風起。揚威耀武。將軍所向無敵矣。企華又云。卽叫哥哥。紡織娘。金鐘兒之。

類蓄於葫蘆中。聞亦能過冬不死。第未曾一試之耳。

蠅骨硯

嶺南劉君紫荃。風雅士也。僑居滬上。收藏綦富。舉凡漢之玉。秦之軒。宋元之畫。靡不羅而貯之。君寓霞飛路。榜其室曰泥古軒。蓋取宋史所謂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乃謙辭也。君摩挲鑑藻於其中。頗有南面王不易其樂之概。一昨承君招飲。予乃欣然冒雨而往焉。同座俱爲熟客。談笑無忌。酒酣。客有提議行令者。於是臨時撰書酒籌。主人出筆硯。硯形狹長。色微青。製作絕玲瓏。有致質。非陶非石。同座者均訝爲罕見。詢諸主人。始知硯爲蚺蛇之骨所雕製者也。主人遂述是硯之歷史。以助酒興。蚺蛇絕巨長者。

約三丈餘。斑紋似龍鱗。力甚大。人畜被繞。往往致死。主人固世居於粵者。粵爲熱地。產是物。得此虯骨也。則在其曾祖之手。其曾祖喜蓄雞雛。圃間所蓄。約數十百頭。不啻明皇在二藩邸時。所治之雞坊也。某夏。雞雛忽失若干。異之。越日再檢。爲數更減。見地上有殘羽。心知爲蛇。夜囑健僕備銃而伺之。更漏既盡。果來一虯。蛇蜿蜒赴網。僕發銃三響。始斃。僕素蠻悍。翌朝剝其皮而剖烹之。委骨於地。時其曾祖方讀某筆記。有以蜈蚣之脊爲硯。觸想所及。乃以虯骨命工製作之。硯成。磨墨其上。頃刻化爲浪疊之紋。傳至主人。已百有卅年矣。座客墨以試之。果然。皆歎爲珍異。不置聞。扶桑人士。曾願出毛詩之數。以求割讓。主人未之許也。

雪中芭蕉

昔王摩頡作畫。有雪中芭蕉之創格。史冊傳爲奇談。實則所謂畫者。聊以寫胸中逸氣耳。固不必拘拘於迹象也。不料古之傳爲奇譚者。今竟見諸於事實。余戚馮秋華自吳門來。謂其鄰王氏之巢雲小築。多植卉木。既蔓有致。王翁性本風雅。脫匏繫之官。作菟裘之計。花鬢月碎。鷹爪茶香。晏如也。樹左所栽芭蕉。入冬未萃。日前天甚寒而風。浮浮瀲瀲。飛雪滿園。而芭蕉一樹。猶嶒蒨青蔥。與石畔含苞欲坼之小梅。若爭榮然者。翁大喜。饑客賦詩成蕉雪酬唱集一卷。地方報紙競載之。洵屬一時佳話。云又據人傳稱。是蕉本爲葑谿許玉岑家物。翁於今歲移植者。玉岑瀟灑風流。與一妓名蕉影者。相繼給蕉娘。定

楚可憐。無時下北里。習氣玉岑爲之脫籍。別營金屋而藏嬌焉。奈彼其婦。傭知婦酸娘子也。不能容。然故飾其貌。似甚表同情者。自謂無姊妹妯娌。得此。尤爲伴甚善。且分居不若合居之爲便。盍徙之來宅。玉岑爲甘言所惑。竟允之。如是婦百般凌虐。蕉娘病。不許延醫。縛縣牀第者。兼旬。遂致不起。蕉娘死。玉岑爲之傷悼不置。而善妬之婦。別有肺腑。見庭除中之碧蕉一叢。弄月成影。恐其夫之觸景懷人也。囑臧獲。畫鉏去之。王翁與計家有世誼。時相過從。知碧蕉之將潰斧斤也。乞而移栽巢雲小築中。以保其天。經雪擢風欺而不萃者。迺蕉娘之魂所附託也。斯則語述誕妄。不足爲信矣。

皇帝之白皮松

像貌清癯異凡流。而衣著不加刻畫。更飄然有致。蓋出雪莽手筆也。
題識咸一時賢彥。確是名貴之品。雪莽長兄秋生先生宦游四方。茲
忽意倦言旋。亦擅寫花卉。用以自遣。由雪莽紹介。一一觀晤。眠雲曾
求其續一便面。雙鈎之菊成未及半。然郁兮芬芳。若欲溢紙。且用筆
賦色。逼肖南田老人。尤爲難覩。正欣賞間。而主人已招石家名厨來。
辦餚絕精。蒪羹魚膾。足使張季鷺聞之饑煞。火肪一簋。腴嫩鮮隽。妙
在入口而化。洵美味也。佐以佳醪。不覺醉飽。飯後。主人導游其園圃。
老樹穿檐。藤蘿蔓壁。而一曲清流。叠以玲瓏之石。小立其間。令人忘
世。橋畔海棠。嫋娜新紅。如蜀宮裁錦。視天桃而豔韻過之。雪莽因指
天桃而謂曰。是爲水蜜桃種。實碩大而蕃。惜孰時蟲鳥輒先分甘快。

丈松根之土。圍以布纏以索。承以竹編之大筐。運而行。若扛大鼎。惜當時無有重瞳之大力。則不得不借助於衆擎。然而曲折以赴別墅。須經某某衙坊。路闊處可安然而過。無奈有委巷一處。不能繞道。地非四達之通衢。居有百家之小戶。松大夫已承恩命。榮封濠南。乃阻塞不得前。於是皇帝降詔。盡拆民屋。待松大夫軒車行經之後。再行起造。估價若干。則由內府賜錢。皇帝玉音不食言也。然而民怨沸騰矣。幸皇帝高居法宮。未之聞也。若有御史風聞上奏。直言極諫者。皇帝或且再降朕躬不德之罪已詔。亦未可知。蓋非是不足以釋民怨。而皇帝固極好名者也。聞松大夫分茅裂土。封建濠南之日。皇帝御賜詩章以寵之。宸翰流布。傳誦當時。客卿數輩。莫不恭和天章。以邀

陛下龍目之眷暎松大夫可謂非常榮幸矣。宸翰流傳。雖在一時。異日重刊皇帝御製詩續錄。（按皇帝御製詩錄早已風行海內。膾炙人口。）不且留名千載乎。公卿百僚之過。皇帝濠南別墅者。莫不拜瞻松大夫。而仰其風徽。羨其際遇。以爲他年編纂我皇開國史。松大夫占一重要位置。殆無疑義。雖以隋煬帝之甘露花。宋徽宗之花閩石。或未足與今皇上之松大夫相提並論也。迨夫龍馭上賓。宮車晏駕。山川含淚。草木生悲。而此隆受恩遇之松大夫者。春露垂垂泣涕。秋霜皓皓白頭。感恩未報。知己難逢。其爲懷惻也。何如當日委巷居民。縱不敢遷怒於松大夫。然聞哀詔而念前皇。因破屋而思往事。其於松大夫能不以彼一時此一時之冷嘲熱諷。一洩其餘恨哉。孔明

廟前之老柏。後人尙有隔葉黃鸝空好音之歎。皇帝別墅之古松。他年能無大風吹倒擢作薪之悲乎。今者去大行賓天之歲爲日無多。而草蔓烟荒。已非復當時景象。又况追溯甲子未戰以前。齊侯拱衛之初。松大夫垂紳正笏。束帶立朝。其感想又何如也。抑又思之。祖龍封五大夫。終以亡國。皇帝不過封一大夫。亦不得保其萬年。若是乎。松大夫之不祥。何其甚也。聞唐堯臨御天下。茅茨土階。方諸皇帝之濠南別墅。爲何如。其階前生草。名曰屈軼。佞人入朝。則指之。故又號指佞草。千古傳如美談。方諸皇帝之松大夫。又何如。皇帝博通古今。淹雅聞於當世。雖唐之文皇。清之聖祖。亦無以過之。奈何茅茨土階。屈軼指佞。人人皆知之典。故兒童誦習之書篇。以皇帝之博洽而忘。

之。嗚呼噫嘻。皇帝之不幸歟。松大夫之不幸歟。姑以質諸後世之尙論者。余等聞斯言也。各浮一大白。今追憶及之。乃筆而述之於篇。

石胡桃

胡桃產於隴西。一名羌桃。相傳爲漢張騫使西域還而得實。熟後漚爛皮肉。取核而食其種子。故又名核桃。別有一種名石胡桃者。產於北地。核殊堅固。種子不可食。然供人摩挲可代宜僚之。凡石胡桃以勻圓成對。而中多襞積者爲佳。初色白。摩挲二三十年。則紅潤光緻異常可愛。每對可值數十百金。市間不易得也。骨董賈人有鑒於此。往往取新摘之石胡桃。加以急就之。做舊法。法於礪石上磨去其廉角。然後浸之紅茶中。歷若干日取出。亦殷然而赤。更於襞積中滴以

油汁。則痕跡全無矣。然摩挲而自舊者。越年久而色澤越紅潤急就。而做舊者。越年久而色澤越黝黑。故購置之者。寧購其新。毋購其舊。以舊多贗僞也。是物摩挲於手掌中。聞可免手廻風痹諸病。有非常之玩品。所得比侔云。

鱈鯉魚不可與牛乳同食

鱈鯉。巨魚也。一名鱠。俗稱着甲。長一二丈。無鱗。背有骨甲。口近頷下。有觸鬚。脂與肉俱爲黃色。產江河及深水中。可與豚肉同煮。味絕腴美。吳中菜館。雅善爲之。故小說家許指嚴氏。頗嗜是物。每游吳中。輒以鱈鯉佐酒。然是物不可與牛乳同食。食則凝滯不能消化。體育家馮子平君。自恃頑健。不之信。一日竟盡鱈鯉一簋。牛乳一器。食畢而

睡夜半腹痛如絞。從此委頓者月餘。始漸健適。一昨予平來書述及近狀。因記之如此。以告世之老饕。毋再貽此戚也。按食品中往往有二物相忌。不能同進。如蟹之與柿。黃瓜之與落花生。糯米之與牛肉。同食之致病。或竟死。究屬何故。殊不易解也。

穹窿山之兩頭蛇

穹窿山拔地五千仞。在闔閨城西南。有留侯及赤松子遺跡。蓋一名勝之地也。山麓之民多結茆而居。一日居民某甲陟磴樵採。忽於柱杖泉附近叢莽中。發見一蛇長尺許。兩端有頭。不辨首尾。惟一頭青。一頭黑。皆具口眼。某甲以刈鉤斫之。蛇體中斷。色青之頭部。被踐而死。色黑之頭部。負痛疾行。某甲追之。見其蜿蜒入一土洞。折枝探之。

曲邃不能達。某甲乃縱火以燒葛萊枯乾。着火卽熛怒炎熾。然色黑之蛇頭不見出。大約已焦灼而死矣。及歸家踐蛇之足。忽發浮腫。數以藥始愈。此予友張子綏。萬近作吳中之游。乃聞諸於穹窿山之輿夫者。按之節令蟲豸於驚蟄之後始得啓動。茲於非時而見非常之蛇。斯亦奇矣。夫兩頭蛇見於賈誼新書。孫叔敖見兩頭蛇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殺而埋之。又爾雅注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言是越王約髮所化。此種神話無異於世俗相傳。銀魚乃孟姜女之肉所化。同一荒誕也。

女兒酒

會稽習俗。有女數歲。釀酒瘞於陂中。候女將嫁。取供賓客。謂之女兒。

酒不佞雖非高陽酒徒。然聞其艷名。頗欲一嘗元醞以爲快。惜非鬪
羈所得而貰耳。一昨摯友蜀癡君謂有越人秦子光輝者。自故鄉携
其陳醪。懸帘於滬瀆香粉街。以待枕麵藉糟之劉建威。主人好客慕
吾曹微名。欲獻爵以爲宴樂。因偕不佞驅車至其地。則悼秋歌鳳烟
橋轉陶劍花。魯叔夔龍諸子已在座。相與笑談甚懽。旣而主人發三
十年宿醅。視其泥封。有年月以爲標記。蓋卽欲嘗未得之女兒酒也。
火以溫之。注之於瑣方斟之初。浮蟻若萍。傾刻泡沫盡退。澄然似金
液。飲之醇和馥冽。與居常所沽者。有趙厚魯薄之判。悼秋烟橋歌鳳
爵無算。烟橋卽題一絕於壁云。「方壺正好買春光。海角青帘恰否」

黃花氣襲人難獨醉。酒香更比粉香香。「壺榼俱爲方式。主人遂以方壺爲市榜云。

小有天之與清道人

久不見故人顧醉萸矣。未知嘔心著述新不如歸之鉅製已否殺青。正懷系間醉萸忽折簡邀飲謂同座二三人均屬舊雨大可藉此而謀良覲。予遂欣然赴招至同羽春茶肆醉萸釋雲禹鐘已先在與禹鐘別來有年而丰采依然言論益形雅雋近任事浦東周家渡之電池廠有鄙於小說家言之無聊已棄不問。聞書城坐擁尙友古人旨趣匪昔比矣碧波明霞繼至候半狂多時不果來吾儕遂逕往小有一天酌敍席間各肆譚笑禹鐘明霞爲浙人而黨國柱石以浙產爲多。

因談及一二軼事。頗有趣。惜予筆拙。不克爲之記述。否則亦時人小乘之好資料也。酒數巡。偶一回矚。則壁上張有清道人之畫幅。頓憶此間乃清道人生前常臨之地。傾醪啖蟹。擊碎唾壺。忽忽數年。而墓之木拱矣。侍者執役甚久。爲道壁上畫幅之來歷。蓋一日清道人來。侍者以需何饌爲詢。清道人遂出素紙。曰今日之所需者。當以丹青圖之。於是青菜也。竹笋也。葱蒜也。紅萊菔也。一一呈諸毫端。旣成復加款識。鄭重鈐章焉。贈諸主人。請主人裝潢張掛。主人以其爲獻媚。且裝潢之須費一二金也。擱置之。及清道人歸道山。始得配以鏡框。爲室中之點綴。茲有某閩人願出一百金易之。主人未之許也。予曰。然則清道人有李百蟹之稱。來此啖蟹。果能如傳說乎。侍者曰。烏得。

有此宏量。百蟹云云夸辭也。一觴飲間盡蟹二三十枚則有之。但蟹足委積不之啖也。我儕既醉飽侍者引至別室參觀壁上琳瑯均出名人手筆。如樊山老人曾農髯陳寶琛鄭海藏諸屏聯海藏有一聯云「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即爲清道人而發妙造自然的爲佳構。而清道人除畫幅外尙有書件四五事。風神俊逸。如見其人也。

赤蛇噬雀

但君杜宇喜蓄羽蟲。有慧舌之鵠鵠。紺碧之魚虎。嬌小之鸚鵡。玉潔之鷦鷯。蓋皆自豫園購得者也。羽蟲旣夥籠無以容迺於畫室之旁。闢數弓地洿之爲池。裁卉木蒲蓼於其中。四圍索鉛以網之爲羽蟲之樂園。雀聲聒碎柯影橫披。杜宇繪興藉以鼓吹。不啻戴顥氏之詩。

腸也。一昨之夕。羣動既息。杜宇亦懵然入睡。忽聞鳴聲怪厲。出自網中。夢覺起燭。則一狸奴方伺伏於地。疑其攫雀也。驅撻之。未幾而怪厲聲又作。再察之。則一赤練蛇。昂首胡談。修章丈粗。視兒臂。頰鱗斑斑。若古錦纈。始知狸奴之伺伏。正與之相鬥也。杜宇覩狀大駭。呼諸役起。人集而蛇忽不見。候之良久。寂無聲息。不得已。乃縷汲池水。盡挹蒲卉。蛇赫然在焉。扼持之。置諸酒精鑿中。蛇負痛。脊努。啞舌。若欲噬人。既死。剝其皮。皮蛻。宛然如圓筒。卽張之手杖。暴以乾之。肉色潔白。顧腹部隆然。剝之獲鸚鵡一。魚虎一。藍燕二。玉雀三。悉被吞噬者。蛇有心臟。身雖寸斷。而心臟猶動躍不止。云。

同命蛇

日前曾撰有赤蛇噬雀記一文。記上海影戲公司之蛇患。當時捕得蛇一。剝其皮張之手杖。以待其乾。昨晚攝「妹妹我愛你」片中之鏡殿豔舞一幕。攝竣已三鼓。諸演員方卸裝。忽聞啾啾作響。似發於佈景板後者。電燭照之。烏有。既而響聲又作。再檢尋之。則曩昔所懸之蛇皮手杖上。別蟠一赤紋斑爛之蛇。蓋卽聲之所從發也。亦獲而剝皮張之。成雙杖焉。同事某君固識蛇者。謂先得者爲雌蛇。茲爲雄蛇。不料蠕蠕蠢物。亦解戀情。耆婆迦經有同命鳥。今忽得同命蛇。洵異聞已。

七葉一枝花

上海影戲公司之蛇患。已一再紀之矣。前夕。某君入室檢道具。聞聲

索索然。某君苦短視。不得究竟。然心疑爲賊。呼工役數人來搜之。旣至。則一白質黑章之巨蛇。長可六七尺。粗若盛飯之碗。蟠於柱櫈間。昂其首而酣談焉。工役輩素豪於胆。以手扼其項。卽俗之所謂七寸。裏是也。不料蛇力殊大。日體有滑液。幾被掙脫。以火酒灌之。蛇吐舌張目。爲狀益可怖。然終不死。但杜宇君忽憶得其家藏七葉一枝花根。蓋得自黔南山中者。刀削少許。置於蛇口。須臾。蛇僵僵而不復能動。血流盈地。聞七葉一枝花爲一木本植物。矮小異常。每株苗七葉。五葉在前。而二葉較小。後向掘取其根。可制毒蛇。若擷其葉而敷貼腹部。雖盛夏奔走烈日中。不致中暑云。

庸僕記趣

攝影師洪君偉烈。發述滬江影片公司有司闈者。通州人行。二人皆以通州阿二呼之。阿二初來海上時。傭於張聿光畫師家。畫師居西門附近。一日命阿二送一禮軸至馬玉山糖果公司。恐其不識路徑也。告以在西門乘五路電車。至南京路下。一問便知也。阿二既至西門。見電車往來。絡繹不絕。顧客車資。且未悉規章。不敢乘坐。五路電車開駛。阿二乃追奔其後。自信不致失途矣。追至東新橋。氣喘如牛。汗涔涔下。滴足力疲乏。不能舉步。遂稍憩息。不料一轉瞬而車已開行不見。正惶恐間。見五路電車又來。大喜追之。計若干里。車止。乘客俱下。阿二舉目四矚。不覺大訝。蓋迷於方向。誤追自滬甯車站開來之車。而仍還西門原地也。警察見其狀。以爲竊賊。拘送至局。及審

得其詳。無不爲之失笑。乃繪一簡圖。俾得按之往尋。至今阿二猶寶藏此圖。留爲紀念也。時錢君雲鶴亦在座。聞之曰。是真無獨有偶矣。因爲述其家有僕名阿四者。亦爲趣人。一日雲鶴命其送一信至某處。不料夜靜更深。阿四仍杳不歸來。雲鶴恐其遭災橫也。爲之戚戚不安。及翌日午飯時。而阿四忽返。詰之則曰。因不識路。詢之於人。忽遇故舊。遂邀往酒家。一醉酖醕。由故舊留宿其家。懵然直睡至今晨。始醒。卽起爲送信。匆促歸報。未就攔也。阿四喜觀熱鬧。一日在廣衢間駐足。觀路人鬥毆。不覺內急。卽於衢畔遺洟。蓋得意忘形。竟不知捕房章例之緩罰。矣。警察捕之。阿四狂奔。見前有倒持一雞籬者。乃大呼曰。倒持雞籬。亦犯警章。不之捕而捕我。何耶。警察遂捨之而拘。

其人去隱四。身間而逸矣。常以告人。謂爲生平之第一快事云。

客謂偶遇

海上盜匪似毛。挾一手槍。索詐刦掠。無往不利。蓋明哲保身。誰甘與亡命之徒爲難哉。當軸有鑒於此。常派遣捕役。有抄靶子之舉。無論途次車上。往往攔止查搜。法網森嚴。宜乎匪徒絕跡矣。然彼羣狡猾技倆。實有出人意想之外者。一日。予（客自稱）。乘某路電車。行至中途。忽來夷卒數人。登車廂。而獨檢乘客。有無違禁物之挾帶。不料立於予旁者。卽爲匪徒之一。懷中之勃郎甯。恐爲夷卒所獲。急遽間忽生計智。乘擠攘雜亂之際。以勃郎甯塞之賣票者之皮篋中。而賣票者未之知也。及夷卒無所獲而去。匪徒始從賣票者之皮篋中。從

容取出賣票者大駭。匪徒曰朋友幫幫忙。對勿住。言畢已抵站。卽揚長下車。不知去向矣。

有乞兒某。崑山人。人皆以小崑山呼之。顧雖沿門托鉢。然殘羹不足以果腹。敝衣不足以蔽身。一日乞行至吳淞蘆葦浜。有呼以小崑山者。番舶水卒某聞之。誤以爲 Quency 乃招之來舶。小崑山毛髮焦黃。又頗似西國之人種。水卒某竟認爲彼邦僑民之棄兒。遂衣食之。視之如子焉。今秋水卒某死。薄有遺資。小崑山得以坐享。洵異遇已。

日本畫

我友錢化佛。努力畫佛。邇來閉戶揮灑。成佛五十幀。寶光灌頂。燭耀三天。擇於立夏之二日起。陳列於青年會中。以供衆覽。不佞先期至

萬佛樓以謀快覩。畫局以湖綾裝裱。疊置巨篋。殆滿隨手展視。爲一觀音像。眸雲齒雪。迥異尋常。太虛法師爲之題曰。「嚴父威童慈母美女。普門現形。不可思議。」烏巢禪師一幀。赭衲荒林。別饒逸致。上端有天游化人之題。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烏巢和尚語。卽以題烏巢和尚像。遺墨尤爲可珍。最有趣者爲化子拾金寥寥數筆。神氣躍然。蓋化佛得意之作也。旣而煮茗閒譚。遂涉及日本人之繪事。謂日人頗注意吾華之畫。稱之爲南畫。凡公侯伯爵巨邸中必羅致。二南畫以附庸風雅。卽美術專門學校中亦列南畫爲必修科。其重視也如此。日人之畫。付裝池一似華式。惟紙質柔緻。漿糊黏合。心裁別出。故雖折摺無斷痕。言時出一日人所贈之字軸。試之果然。日本

畫家輒多浪漫成風。羣處料理館中。以婦人醇酒爲消遣。求畫者往往直接投件於料理館。鮮有若吾華之委託箋扇舖也。且日人對於廣告。不遺餘力。各商店無不聘一畫師。以新奇之廣告。招引主顧。如魚行則揭以鮮鱗。水果店則標以佳實。活色生香。維妙維肖。且隨時變易。務以推陳出新爲工。至於木匠之門。亦常有埃及式牌坊之繪圖。以表其作品之富有藝術。該邦廣告之進步。繪畫之功用。眞欲使吾華人聞之咋舌云。

譜話二則

A先生與友同至某戲院觀電影。座價每位一元。A先生出十元紙幣一疋。囑售票員找出八元。其友見之。即將紙幣奪去曰。我有零碎洋

錙。無須找付之煩。言時探囊出二元。購票入座。及觀畢。各回寓。A先生記其日用賬。忽少十元之數。一再思索。始憶其友以現金購票。奪其十元之紙幣去。而遺忘未還。然又礙難啓齒。謬云。啞子吃黃連。說勿出的苦。其殆A先生之謂歟。

王君飛箋徵某名妓侑酒。妓固大於架子者。姍姍來遲。問曰。誰姓王。王君卽起而招呼之。妓冰霜其面曰。陌生生地。不相識。王君曰。有熟人紹介也。妓問其人。王君出一袁頭銀幣示之。曰。項城總統爲塞修。妓慚恧。稍坐卽去。同座無不軒渠。

畫以愈疾

趙文雲鑿。傳缶老衣鉢。能以篆籀之法。寫松梅菊石。奇氣盈溢。名重

海內扶桑人士。尤極倒傾。茲缶老歸道山。丈亦垂垂老矣。其哲嗣日朋君。能承其學。花卉果品。有出藍之概。君本任職某銀行。以勞心過度。得怔忡疾。遂辭職家居。疾時作時已。一榻養靜。輒苦悶寂。乃從丈爲丹青揮灑。一年而貌似。又一年而神肖。駸駸乎登堂入室。脫非天賦。曷克臻此。君既得藝林嘉許。益奮筆爲之。怔忡之疾。一若其丹青之程序。一年而少瘳。又一年而全愈。今竟恢復原狀。健步如昔。卽酒食游戲之場。亦能酬應涉足其間。古人云。學以愈愚。而君則畫以愈疾。洵佳話已。

猴能御自由車

夫沐猴而冠。儼然人也。猴與人性最近。故西方科學家有人類爲猴

所進化之說。凡人類之舉動，猴習見之，往往能效其所爲。予曩曾記一猴能吸烟，且爲癮君子。蓋主人因染鶯粟癖也。茲聞靜安寺路某巨家蓄一猴，毛勻膩性尤狡黠，頗得小主人歡。特置猴衣數襲，隨氣候寒燠以更易。且食以佳果，飲以甘漿，屢一僕爲猴供奉。小主人讀書於某校，旁晚歸來，輒就宅前淺草地上，御自由車，盡進止迴旋之技。其所蓄猴，常在旁窺伺焉。一日升車，戲效小主人之駕御術，顧肢短無著力處。車兀然不爲動。小主人見之，喜，遂向車肆定製具體而微之，自由車一輛。命猴習御之。初，拊助而行，數小時後，卽脫依傍而自控。雖顛仆不稍畏怯。今則雙輪疾轡，行駛如飛，并能手按鈴，振叮叮作響。猴亦靈怪矣哉。

鐵腳鳥

李君頌華。今之草郇公也。家廚多名手。予亦得夤緣而飽飫。足以自誇口福矣。餚中有所謂炒鐵腳者。尤爲奇特。嘗之乃雀兒肉也。鮮雋清嫩。非鵝鳧所可比。予方訝其命名之別致。頌華曰。君殆未見在園雜誌乎。因展示之。雜誌有云。天津衛有小鳥。黑爪。故名鐵腳。烹炒爲下酒物。味鮮美隽爽。予迺自慙讀書之未廣。旣而頌華又述捕捉鐵腳之法。據云。鐵腳不常有。往往巢於巖谷高枝。且脆弱不能中弋彈。中則立死。死而血凝肉老。失真味矣。故捕之者。輒於霧時張罟以得之。霧爲天然之氣。非漢張楷不能以力致。無已。以米粒浸於醇醪中。計七日夜。出而曝乾之。散之於巢下。鐵腳見而啄食。卽醉倒於地。攝

取之甚便易也。良久。鐵脚醒欲飛。則已禁諸於籠中矣。鐵脚略如麻雀。頭部被以藍毛。尾羽有白點。厥狀甚可愛也。此爲北方友人所餽。祇此一簋。烹殺凡十有四頭。夫以鐵脚爲名者。尙有一植物。見王氏談錄。北方之珍。有鐵脚草。採取陰乾。投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亦罕見之異草也。

玉堂紅

疇昔之夜。趙君蘭亭宴客於覺林。愚亦與其盛焉。濟濟踴踴中。得識革命前輩姚雨平先生。先生癯貌微髭。頭已斑白。作嶺南語。溫靄可親。近爲海上寓公。杜門謝客。不問治亂。耽於禪悅。終日靜坐。曰。一切真理。均可於靜坐中悟之。否則。尋經誦佛。徒見其形式。耳。洵屬名言。

覺林不備酒。而駱君亮公非杯中物不歡。特命役者沽之。酒醉爲題。
曩飲於某家。嘗四十年之宿醪。味淡而和醇。不覺傾觴者再。主人力
阻之曰。宿醪不宜多飲。恐醉也。予方以爲主人之吝。未盡量而罷。
及辭出。涼風吹來。目眩而首皆昏然。幾不能自持。始知宿醪之力有
如此。毋怪主人之力阻也。同座某君因稱其家藏有荔枝酒。昔王十
朋食荔枝。有如何敢啗玉堂紅句。遂襲以玉堂紅之佳名。法於仲夏
時。剝鮮荔枝。投之於高粱酒中。加以相當之水晶糖。然後密封。不見
風日。十年後發醅。飲之厥色殷紅。甘芳質厚。有健胃之功。爲市上所
未有。錢子化佛。乃預乞一罐。他日願以遍享。諸知好。俾得共領瓊漿
玉液滋味也。

木魚

僧侶誦經必擊木魚。蓋魚晝夜未嘗合目。刻木爲魚。欲修行者晝夜忘寐。以至於道耳。而吳興之木魚。則爲席上之珍。非僧侶所擊者。得以比擬。我友錢雲鶴。吳興老畫師也。一昨偶述其鄉之俗。尙謂謙客輒有魚。而進魚一盤。必在肴蔌紛陳之後。所以示主人敬客之誠意也。然珍錯肥甘。客已饜足。魚來往往不再下箸。聊以點綴而已。於是主人之答鄙者。鏤木爲魚形。贊品登席。以免暴殄。近竟相習成風。恬不爲怪。木魚可由市間購置。精細者鱗鰭首尾宛然如真。且髹以紅漆。一若相當火候而爛熟者。其虛僞有如此。聞松陵某鄉亦有以木蹄獻客之俗。豚蹄以木製。舊家世代相傳。充饌不已。進蹄時。客必起。

立以謝。頻以不敢當爲辭。主人遂命藏獲收之去。故同時列席數十。備一木蹄。已堪敷衍周至。則尤爲可噱也。

醜頭陀之畫畫

蜀中多奇水。巒山巍嶺。峽蘿蔽曖昧中。輒產羣獸。駢躍瞿奔觸。往往見虎跡。某寺僧有善畫者。且喜圖虎。苦未見山君之振塵囉谷。無以得其神態。徒圖其形。恐貽穎大之譏。一夕月明似晝。照巖崖可辨蘚草。僧忽躍然心動。潛匿於叢莽中。以窺虎威。俄頃忽風生雷吼。斑虎逐一獾。至獾被抓。肉裂血流。宛轉而死。僧驚憚聳伏屏息。不敢聲。獾肉盡。虎又四顧作嗅探狀。蓋已聞得人氣也。既見而僧直撲而擎攫。钩爪着僧面。膚皮被抉。血痕模糊。僧此時雖負痛。然神志尚清。自分膏

虎吻矣。不料虎力搏過猛，折一巨樹，幹倒適壓虎身。虎傷猶掙扎欲起，僧固挾銃火發之，虎遂殞。僧面創經數月而愈，然瘢痏無復人狀。因以醜頭陀自號。但畫虎之藝日益精，求者紛紛焉。一昨於友人黎家璈處，觀醜頭陀虎畫一幀，家璈爲述頭陀事如此，并謂頭陀今尙存，年事約五十餘，雲游無定蹤，稍緩當爲代丐其畫以相貽云。

花轡李四

李某行四，燕人也。貧窶無以爲生。然矯健善走，追奔獸如古慶忌。不得已，乃藉拉人力車以餬口。未幾，津門道上莫不知李四其人。蓋其捷步如飛，乘之者，髮鬚御風而行也。李四喜穿花轡，人遂以花轡李四稱之。儕輩中之自負飛毛腿者，不之信。欲與之一試，高下李四遜。

謝儕輩不可迺約期於郊野間以決賽。屆時各穿適足之新韁。拉一
空車而至。消息傳播。觀客喧闐。旣齊集。卽請觀客中之壯丁。乘坐其
車。一聲號笛。馳騁疾走。有似羣流朝宗。作同歸之勢。終點距出發地。
約十里。而強立一赤幟。公正人守佇焉。結果。李四首先到。不喘不汗。
儕輩始歎服。李四更脫示其新鞚。祇足尖稍著泥垢。餘則潔白無痕。
因謂儕輩曰。慢步邏趾而已。跟不踢。地踢則不但減速力。且有傷
於腦部。非所宜也。從此李四之名益噪。某宦家招之以拉自備之包
車。暇則助僕役工作。頗得某宦歡。某宦固與李（純）秀山有舊者。時
秀山坐鎮金陵。大開節鉞。李四隨某宦南行。秀山見而愛之。羅致以
爲弁目。繼又升之爲侍衛之列。及秀山猝死。李四亦失蹤。茲有人於

津沽間見之。謂已于思蓄。鈍衣冠。楚楚態度。迥異曩昔。惟足上花蹊。依然如故。則習好使然。不易改變也。誌之以爲民國稗史資料。

鼠戲

天通庵路附近有一曠場。百戲雜陳於其間焉。一昨忽來一老叟。口操鹽城之音。背負一囊。腋挾一簡易之摺疊桌。展桌釋囊。鼠子魚貫而出。豆眼麥鬚。大小不一。叟呼阿大。則鼠中之最大者。穀穀作聲。呼阿二。則次大者。以聲應其餘。亦俱能察意而聽言。既而叟命爲疊羅漢之戲。於是鼠子相率作人立。肢體相接。攀援互疊。頃刻而成。且大者居下。小者居上。計二十餘頭。屹然似屏障。一時觀者無不訝異。紛投以錢。不半日。叟腰橐累累矣。按此與龜塔相類。前人筆記中述有

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龜塔。夫龜性遲鈍。不易教練。則龜塔較諸鼠戲尤爲難能可貴矣。

醫生捉賊

華家橋鄉人朱金生。以遇盜受傷。蓋手槍子入於小腿多肉處。俗所謂黃魚肚皮也。幸未損及脛骨。乃至某醫生處。請其取出槍子。某醫生固西醫也。經其審視後。即取刀在傷處劃開。血淋漓大痛。不見槍子。移上半寸許。再以刀劃開。仍不見槍子。再移上。再劃。終不見槍子。而鄉人痛不可耐。竟至昏暈。以出血過多也。觀者皆竊竊私議。謂槍

子未出人將死矣。醫生猶言血上行。則槍子亦隨之上行。槍子係鐵鑄。凡鐵入血必隨血以行。故一時捉不定也。觀者王某憤不平曰。是豈捉賊比乎。追至甲處。賊已竄於乙。追至乙處。賊又竄於丙於丁乎。真是兒戲。真是奇事。因語傷者之家人曰。遠至上海醫院待其甦。家人負之上車。既至上海某醫院。以妄受剖割訴苦於醫生。醫生曰。此易事耳。惟今已不能受痛。乃用悶藥俾暫停感覺。旣而以手按其小腿。略按兩三處。曰在是矣。亦以刀劃開。比前劃較淺。用管插入管中。有磁石條。卽俗所云吸鐵石也。頃之拔去。而槍子隨磁石出矣。或戲之曰。此上海醫生殆捕班出身乎。何其善捉賊如是。不待再動手。竟一捉卽到也。聞者皆失笑。

九龍蟲

一昨於友人張大風席上見一老人。龐眉皓髮。顧精神頗豐饒。言論颯舉。盼睞則目光燭人心。固異之。既而飯罷。老人探懷出一竹筒。蠕
蠻皆黑甲之蟲。老人撮取若干枚。和酒吞之。同座有詢之者。老人曰。
予少壯喜學武。暴戾鬥狠。然卒爲人所傷。陰霾之日。傷處隱隱作痛。
但不以爲意也。不料年事漸高。痛楚愈甚。花甲之歲。傷劇發不能行動。
宛轉呻吟者。浹旬。或見告。吞九龍蟲可治。傷試之果效。蓋肢體
屈伸。稍稍復原狀矣。自是廣蓄九龍蟲。竹筒以數十計。每日午飯後。
輒吞蟲十枚。至今已逾十稔。共吞三萬六千枚。首條是蟲易於繁殖。
故雖日吞之不盡也。年來腰脚特健。飲食勝常。非功之蟲曷克臻。

此哉。同座聞之。無不爲之咋舌。按九龍蟲。卽俗稱之洋蟲。是初生如小蠶。旣而黑甲成蟲。喜食紅花紅棗胡桃肉等。凡蓄之者。必以上物飼之。更須時加篩理。以去遺糞。且性畏寒。宜保以適當之溫度。能如是。則繁衍之力殊不讓於螽斯也。

新樂府

吾國之有崑劇。實最優美最高尚之游藝。極盛於明季清初。下逮同光朝。則少衰矣。民國以來。僅存吳門全福一班。藝員又多衰朽之年。廣陵散有從此絕矣之慮。幸穆藕初先生竭力提倡。集巨金創辦傳習所。於是新樂府多後起之英。國粹保存爲功匪細。前月吾師石予先生曾來滬一聆崑劇。有絕句二首。云十年不看精忠傳。今日重聆。

大雅音。社會正當需教育。可歌可泣動人心。生生世世學鴛鴦。誰道他年流恨長。只有雙星鑒心迹。馬嵬淚盡李三郎。蓋是日演精忠傳。長生殿慷慨激昂之後。繼以綿縣憐惻也。又有歸功傳習所一首云。亂離却似南都日。歌舞還移舊院情。不有丁張傳韻事。廣陵散已不成聲。亂離云云。指甲子兵禍而言。先生歸後。曾有再來觀劇之約。說者謂大世界自新樂府開演以來。雅人名士連鬱往游。聲價增十倍矣。深願識力兼到之士。提倡維持之。俾高尚純潔之藝術。不致失墜也。

三怕

名導演但杜宇。嘗謂生平有三怕。一怕黃梅天氣。蓋黃梅時節。陰雨。

家家健潤壁濕殊不爽適也。二怕討債。債戶頻臨其面目之可惜語。言之無味。實有難以言辭形容者。三怕拍影戲。凡事久治則厭。初羨其興趣之濃者。終必至倦怠而後已。固不獨拍影戲爲然也。不佞因詢之曰。然則既有所怕。亦當有所喜。所喜何在。能述之乎。杜宇曰。予之所喜頗多。如清晨看碧荷初胎。葉露珠轉。又牽牛蔓籬落。聞着花一二朵。幽韻欲絕。又於柳陰水涘。看鱗魚浮沈往來。又持遠鏡窺秋星。又寒夜擁裘。與家人作拉雜談。又籠蓄諸禽。親飼粒穀。又夏日揮灑丹青爲圖畫。凡此種種。難罄述也。杜宇素以油畫蜚聲藝術界。茲忽從事研究國畫。翎毛花卉草蟲山水。日繪四五幅。愜意者。張之壁間。否則游戲三昧爲之。往往一花一草間。綴一電燈風扇。一水一

山間加以飛機汽車。不倫不類。引爲笑樂云。

張靜江軼事

國府要人張靜江氏。曩旅法都巴黎。豪侈風流。頗多韻迹。留學生輩常出入其門。有孟嘗君之風也。顧氏所携費用。漸有不繼之虞。氏爲之悒悒。旣而運其智力。忽憬悟曰。生財之道。其在斯乎。立遣人返國。至贛省景德鎮。定製茶具十萬。晝夜催督。不日而成。時巴黎適開博覽會。東西人士。接踵前來。漚鬱花都。頓成闕市。氏斥資。賃會屋數楹。丹牋裝璜。備極縟麗。四壁嵌列骨董。吉金樂石。玉蟬錦裝。極錯落玲瓏。爛爛中彪外之概。於是碧眸虬髯之流。竟受其估衡。紛來一品冰甌。一賞古物。且雇便娟妙女爲侍役。一茶之費。計六佛耶。茶具并茶葉。

一瓶卽以爲贈。瓶上更有煮茶之方法。說明殊簡易。彼碧眸虬鬚之流。無不交口稱譽。生涯之盛。一時無兩。於是續定茶具。以應後來之顧客。茶價增至二十六佛郎。氏之囊橐充盈如五石瓠矣。其致財之術。殊不亞於古之陶朱公也。

鴛鴦梅

徐子悲盦。予之舊雨也。日前見予所撰雪中芭蕉一文。誌花木之異。因貽書爲告。其家有鴛鴦梅。并媵示梅影一幀。鐵幹虬枝。無異常品。花累疊駢並而生。尤特殊者。枝頭多重葉。襯托紅萼。益形清妍有致。據悲盦云。此梅爲其戚治園圃者所贈。蓋祝其弟學祺結褵之喜也。花開殊早。冰雪沴寒中。已破蕾而放三四朵。初不知其名。其戚見贈。

亦不過以花朵之爲偶耳。及檢梅譜有云。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始知爲佳種。吟謝宗可鴛鴦梅詩。枝頭頸檣香暖。花底同心結子肥。句更喜其恰符夫婦之好合。家人莫不珍護備至。遂爲之攝成影片。以留紀念。且其弟卽以鴛鴦梅室四字。移諸於閨闥之間。是眞風流韻事也。

西方之傀儡戲

傀儡之戲。由來已久。雞肋編作偶人。以戲嬉鼓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傀儡有線提於上者。有持運於下者。然皆具體而微。尚不及三尺侏儒也。茲聞吾友華挹芬君爲談西方之傀儡。挹芬新自英倫歸。蓋目睹之也。據云。西方之傀儡大似常人。幹肢爲木製。頭

部成以蠟質。面目宛然。絕精妙而神肖。出演於臺上。不啻真伶工之登場也。上以鐵絲鈎引之。轆轤機捩。萬緒千端。故傀儡之動作表演。無不細膩熨貼。除演名劇外。尚有比劍打薄克辛。(拳術名)及鬥牛諸戲。劍風拳雨。勇悍無前。牛尤龐然而大。角牴殊猛。力士騰躍前後。精神抖擻。挹芬謂觀此。幾疑置身於羅馬之古牛場也。其製作有如此。聞某影片公司方用傀儡班攝演滑稽戲七本。不日工竣。將來公映。電影史上又多一新紀錄矣。

第一峯論字

黃鶴樓畔。多論字之江湖術士。大都以第一峯三字爲標名。實則所謂第一峯。其人姓名已不可考。於若干年前歸道山矣。其人術殊神。

驗。故後之操是業者。相率襲取其名以號召。相傳有某甲失一玉環。爲漢時物。甚名貴。值之不得。迺往第一峯處決疑焉。旣拈卷。第一峯凝視其字良久曰。此同室者所竊也。時有偕某甲同來之某乙。在旁怒斥之曰。同室者惟我一人。彼爲舅。我爲甥。豈有甥而竊舅物耶。勢洶洶欲毆。第一峯曰。請稍安毋躁。再端詳其字。始拍案起立曰。胠篋者非子而誰。且贓物尙存左腋間。言時捉某乙肘而探取之。則璀璨者漢玉環在也。某乙羞慚無地。歸寓自經死。此後凡以失竊事。請第一峯測論者。第一峯往往謝絕之。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得不有所禁忌也。

美人虎

晚中名士許雲璈。善詩古文辭。其簾波詞尤爲遐邇所傳誦。因有許簾波之號。其令子小雲。供職滬北某廠。與予頗莫逆。常相過從。一日爲談其先君雲璈事。雲璈喜獨出遨游。某次迷於山途。天又垂暝。不得歸。夜投宿張獵戶家。張獵戶鬚眉皓然。一老叟也。款之殊殷勤。雲璈環顧壁間。累累皆弧矢槍銃之屬。獸骼皮毛之類。照以熒燭。凜然起寒意。既就榻。輾轉不能成夢。更深人靜。忽聞嘯吼聲逼牕戶。心知爲虎。大驚。跪伏衾中。不敢動。倦極而熟寐。及覺。已日上三竿。亟披衣起。見一美女子。方在庭院間。餵於菟。以肉鬢於菟。毛色斑爛。目炯然有光。然女子撫之。則若狸奴。爲之大訝。旣晤張叟。謝其款遇之恩。復詢以餵於菟之女子。始知卽叟之女也。雲璈歸。成美人虎古風以詠。

之後聞叟女子歸趙獵戶子。以虎隨嫁。遠近傳爲異事。而是日雲璈亦前往趨賀云。

潘冷殘軼事

收葬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潘冷殘先生。有功黨國。茲聞先生已歸道山。海內同志莫不扼腕太息。予友李薌亭與先生善爲述。先生頗喜治攝影術。每遨游山水必挾一留真機以隨身。而留真時對於機之地位。不肯苟且。一日攝孤岫出雲圖。置機於峭壁間。蓋不如此無以盡其妙而得其態也。顧壁滑無苔艸。天風颯然而至。機頓傾墮。先生奮持之。不料失足下躡於巒石。踝骨受傷。血泚然出。病半月始愈。然先生興不爲之稍減也。先生嘗謂攝影當與繪畫溝通。畫之理之。

神之韻無不可取之以爲吾影之構結。且影有冷熱之分。同一攝取風景。碧水生波。輕舸泛棹。影成但見舸爲黑點。一片空濛。是爲冷。舸舸中几席人物。歷歷可辨。是爲熱。凡攝影者。不可不知其所以而調劑之也。又攝仕女。忌有背景。背景惡劣。固足可憎。背景舊麗。則使觀賞者分其視線。不能集合於仕女之身。而難以見姿態之妍妙。先生之言如此。洵非於此道三折肱者。不能道也。先生亦能畫。作花卉小幅。絕有致。鄉亭藏有一幅。惜未携諸行篋。不獲一觀耳。

扁竹

竹爲圓形。昔人因有綠筒之號。然間有方者。有扁者。俱爲異種。宋鄭有方竹贊云。竹箇皆圓。此獨方形。厚倍於竅。綈節稜稜。固早已見之。

冊籍。予友程少筠家藏雕竹筆筒一歲久多手澤。色已熟紅若加髹漆者。其形甚扁。爲從來所未覩。據云。扁竹不易得。蓋苗生於石罅中。竹被石之擠接。而不能發其體。遂其性。不啻江湖賣藝者。鋗小兒於巒中。及長自成短主薄也。然石罅之竹。鮮得雨露滋養之力。往往僵萎而死。卽不死亦纖細難成材器。此扁竹筆筒。係其曾祖游宦吳中。以三十緡購得者。筒表刻有長恨歌一篇。字細如蟻足。筆力勁秀。了了可辨。視其款爲徐鴻二字。按木瀆小誌。徐鴻道光間香山人。善雕鏤。能以象牙寸許。製爲葫蘆及桃實形。光澤可充雜佩。啓其蒂。則垂出獮猴三五。綴其上。細如飯顆。連屬不斷。莫能尋其湊合之痕。殆鬼工也。少筠之曾祖。與徐鴻爲同時人。故得求其名刻云。

樂平之械鬥

江西樂平縣之某鄉。民情暴悍。動輒械鬥。當械門之先。雙方各舉代表一人。宴飲以立約。赴鬥者若干人。悉於名單上親筆畫押。凡死傷等情。各不相涉。蓋鐵案似山。不能反悔也。頃由贛客黃君來談。謂今年贛省雨雪甚早。北風號竅。六出之花狂飛亂舞。一晝夜間。積素沒踝。當此苦寒。又忽有械鬥之舉。黃君曾躬往觀之。地點爲一垌野。因積雪故。一白無垠。黃牛村與李家集相約爲械鬥。雙方俱支竹柱鋪蘆席以爲屋舍。東西相對。屋舍中劍戟刀棒森然。而列約時既至。由公正人吹觱篥以爲號。厥號三聲。黃牛村與李家集中各出選手以相角。空拳不持寸鐵。趺撲殊猛。繼則各執一械。或使棒。或揮刀。惟無

新式之鎗銃。不能藉硝彈以殺人。械鬥三四人而遞增至數十人。劍影刀光，燦然作一團銀色。卒則數百人混鬥。血濺白雪。殷然若桃花片片。聞此一役。李家集死傷較多而負其蠻悍有如此。然相習成風。雖有司不能禁也。凡往參觀者。不論晴雨。例須擰一紙傘。則不致誤遭灾殃。其亦如兩軍相戰一般。軍醫以赤十字爲護旛歟。

蔡松坡幼年之詩

蔡將軍松坡。大功方成。不幸溘然而逝。僅留一雲南起義之紀念而已。蔡少時。卽有大志。年十二。以幼童入邵陽學。時湖南學政爲元和江標。江字建霞。督湘學時。首先變法。倡導實學。爲革新之領袖。厥後湖湘義烈。霞蔚雲興。良有以也。建霞最契松坡。嘗召之入署。飲酒賦

詩極一時觴詠之樂。一夕大風起。吹折庭中老松。明日幕友各爲詩弔之。松坡至賦七古一章。語氣與衆人異。有掃除怪嘯夜氣清斬却老龍天宇甯之句。寓革命意也。建霞誦之。相視而笑。迨清廷遜位。民國建元。人謂蔡詩果有徵驗。豈知項城老悖籌安夢迷。揭舉義旗。再清妖孽。將軍始終此志。爲國盡瘁。惜乎繼起無人。老龍研却。天宇未甯。將軍在天之靈。當未嘗一日安也。

翁仲夜哭

翁仲。瑩兆間之石偶也。無性靈情感之可言。而今以哭聞。斯亦奇矣。吾吳支硎山之麓。有金粟塢者。居戶數十家。籍耕鉏樵採以爲生。敦樸有古風。塍渠之東。有某巨宦墓。制築絕宏偉。顧子孫式微。年久乏

人掃謁荆棘蔓生。翁仲倒折。祇留其一。猶兀立斜陽巾。如魯靈光焉。一夕塢氓某甲夜博歸。朔風號竅。寒氣砭骨。某甲瑟縮不可支。行至巨墓之側。忽聞砉然嘵嘵。若啼若嘯。聲出自翁仲。某甲爲之悚然。抵家病數日。於是遐邇相傳。謂翁仲作怪。夜哭崇人。有禁香叩拜以求免禍者。有議毀翁仲以絕邪魅者。見岐言紛。莫之能決。卒由素負胆魄之某乙率衆往搗之。但翁仲既仆草萊。而夜哭如故。某乙乘月色皎朗。以究察其異。始知所謂夜哭者。乃鶴鶻嘵嘵於墓樹耳。摧其巢而鶴鶻去。哭聲從此絕。此事與清光緒間嘉定某古廟廟神動活事相類。廟久無香火。屋垂圮敗。某學徒因被師譴。夜負氣出。投宿古廟中。顧反側不能成寐。忽聞猝蹠作聲。月光依稀。中見龕神袍袖無風。

而動驚怖奔走。喘汗失色。人詢得其詳。遂喧傳廟神之靈異。大加裝飾。及更易神袍。則羣鼠紛竄。蓋鼠輩穴處袍袖爲安樂窩。此跔蹠聲與無風而動之所從致也。古人有言曰。妖由人興。觀此益信。

困畫紀聞

雲間徐君詠青西畫之前輩也。一昨折柬招飲於其寓邸。得觀賞其作品。大都爲補陀虎林之寫生。設色幽靜。意境超。頗饒國畫之神味。一白兔亦生動人體數幀。或仰或側。肌肉之豐美。麗以加矣。絕名貴者。右璧有葬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潘冷殘遺影。一科頭便服。貌清癯而有書卷氣。對之使人自生敬仰之心。旣而發醅歡飲。同座者爲主人賢喬梓。及張子衡。黃警頑。徐慶鰲諸俊侶。霏玉清言。爲之頃

解詠青主人更述其幼時學西畫之困苦。蓋詠青孤露無依。入土山
灣法教士所設之羅嘉（教神譯名）畫館以習業。其時中土尙無學
西畫之專校。而羅嘉畫館之所學者。悉爲臨摹神像之工技。藉以宣
傳其教旨。本無所謂藝術也。詠青爲此中高材生。深得教師所愛重。
顧每日所臨之神像。皆作仰睇冥想之狀。詠青病其呆滯板鈍。試以
平視微笑改圖之。不料大受師譴。謂仰睇所以傾誠於上帝。貿然改
圖。是大不敬也。該館時有西人前來參觀。見之反加讚賞。謂爲有生
氣。從此遂得恣詠青意而爲之。成規爲之不變。學成出校。名曰滿師。
蓋尙無畢業之稱也。詠青滿師後。某書館聘之繪敎科書之圖幅。詠
青素依範本爲點染。不可或離。幾如盲者之與相然。一旦脫範而爲

創作。致不能動筆。不得已。由某國畫家爲之作草圖。始得摹繪以塞責。其後某日報又特約之爲諷刺畫。乃東鱗西爪。襲取外國報上之滑稽畫。以爲之資料。有時而窮。詠青遂大苦。於是頓悟曩者之所學。徒爲製造神像之機械。實不足以應用。發願購西畫參考品。以奮治之。但其時西畫參考品。祇若干種。美術明信片。而片上所印。往往爲我華人之纏脚垂辮諸惡俗。無審美之風景動靜物也。又於北京路上覓舊西雜誌。每斤約四五十文。累累挾歸。剪存圖幅。以窮究之。而又苦於彩色與畫紙置備之無從。詠青固爲畫館教師所愛重者。迺商諸教師。得貽讓少許。如是數年。畫竟孟晉。隨意塗寫。一無阻窒。茲詠青以名畫家頭銜。畫聲海上者二十年。洵非僥幸者也。詠青有感。

於己身之所受。聞將發行一藝術畫報。附鑄闢畫苑。以爲圖畫教材。盡其指導之力。嘉惠後進。將來收效之佳。可操左券也。

工人舞弊

同事黃君冠羣。數年前曾服務於某造幣廠。一昨談及造幣情形。謂廠中分外場內場兩部。外場爲職員之辦公處。內場則工人之工作地也。因防舞弊。外場之職員。非重要事故。不得至內場。而內場禁例。尤森嚴無比。重重門戶。均守有稽查警察。工人外出。必徧身搜索。始得放行。若携有包裹等物。更須一再檢查。鈐以印章。蓋印章乃通行證也。如此嚴密。當不致再有漏失。然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廠中竊銀幣案。先後破獲若干次。工人某甲。肩頭生一癩。

貼以膏藥一張。然彙旬未愈。疑而揭之。不料膏藥甫揭。有物鏗然墮地。視之。則新鑄之銀幣也。某甲日竊其一。籍膏藥爲護符。癆固烏有也。又某乙特製一鞋。鞋底中孔然有一穴。適合藏一銀幣。某乙日試其伎倆。自謂得計。不料某次疏忽。舉趾高而銀幣脫穴出。事遂敗露。又某丙藏銀幣若干於褲帶中。忽詐爲急病狀。由廠中送諸醫院就診。門戶要口竟未受檢。丙私自喜慰。然貪心不足。未幾又詐病如故。始破其謀。其巧譖有如此。予曰。造幣之幣與弊字同音而相似。無怪造幣之爲作弊矣。黃君爲之莞爾。

犰狳肉

吾友許君宏才。多錢善賈。殖貨利於南美之墨西哥。頃因事渡重洋。

歸承以彼邦之產物見貽。并盒盛鹹肉一方作朱殷色。骨爲扁形。非豚非犧。疑而問之。許君曰。此犰狳肉也。犰狳一名阿摩迭魯。產南美墨西哥等國。長三尺許。銳頭豎耳。身被鱗甲。有如披鎧。遇敵則蜷縮如蝟。肢體悉藏鱗甲中。敵莫如之何也。性溫良。食昆蟲蔬果。晝匿夜出。故捕之者亦必於夜間爲之。且不能携燈火。見燈火即逃匿無踪。不能得矣。捕之者往往於水涘莽艸中爲暗中之摸索。然莽艸中常有蛇蟲。手動輒被螫。因是乃御避毒手套以制止之。犰狳被獲殺而烹之。味絕美。但羶氣甚烈。鹹之則羶氣較減。又能久藏。盍試煮之一。嘗異味乎。如其言。將割而烹調之。肉香中仍雜以羶氣。可知鮮肉之氣之烈矣。味腴厚異常。胃弱者不能進也。內人怯不敢啖。乃分其半。

與鄰翁。鄰翁固嗜麴蘖者。藉以下酒。尤稱美不絕口云。

飛叫跳幾破良緣

酒家有下酒物。名飛叫跳。其價值不貴。而以下酒頗爲適口者。卽雞頭雞腳。及其雙羽是也。頭能叫。脚能跳。羽能飛。同置一盆。故總名之曰飛叫跳。也是猶雞肋然。雖食之無肉。而棄之卻有味。宜其價不貴。而適於下酒也。吾鄉有此名稱。而江北寶應亦有此稱。盧媼者。寶應某鎮朱氏女。三歲失母。爲徐州盧氏之童養媳。盧氏居寶應。不數年。卽還徐州。自是不相聞問。越四十餘年。盧媼年近六旬。有三子兩女。幼女年十餘。尙未字人也。家產亦漸饒足。晚境大勝幼年矣。因不能忘情於母家。挈一子一女來至寶應。問得有寡嫂孤姪。蓋盧媼失母。

日惟有一兄。後兄至四十歲始娶得一嫠婦爲妻。數年後生一子。名德林。嫂楊氏比盧嫗之三歲。惟家仍貧。德林年近二十。尙未定親也。盧嫗起思親之念。意謂兄已死。父母止此一孫。我幼女可許配之。家貧可略豐奩贈。使之足以糊口。亦非難事。遂與嫂氏面談。嫂氏大喜。拜謝。并命德林拜謝姑母。以爲是天降之福。夢想不到者也。時已近歲底。盧嫗略帶銀錢出而資助之。爲度歲之用。各店發來店票。索取銀錢。盧嫗一一命其子檢查其數。得一紙寫欠飛叫跳錢二百文。盧嫗忽變色。明日辭嫂氏欲歸。嫂不知何故。苦留之。盧嫗并云婚事作罷論。嫂氏益惶急。叩問緣因。則曰爾子欠竊賊之錢。豈堪作我女婿。後方知盧嫗所家徐州某處。呼竊賊爲飛叫跳也。嫂氏隨命德林偕

盧表弟以錢至某酒家還飛叫跳欠項。又買歸一盆。而後盧嫗之疑。釋婚事仍踐前諾。意外良緣。幾乎破之意外。蓋甚險也。

葉楚僉軼事

國府要人葉楚僉先生。別署小鳳。固以小說家言蜚聲藝苑者。性嗜麴蘖。鷄鸞貰酒。有司馬相如之風。當民國肇造之際。先生參贊姚將軍雨平戎幕。有餽佳醪十二盞於姚將軍。屈先生爲白衣人者。先生乘一馬車送往。時秋深氣肅。轔轔長途間。頗慘廩有寒意。而醪香透溢。更醺然思飲。乃取一盞。不假杯勺。選飲以盡。既至姚邸。將軍適外出。由將軍夫人出而款留。謂將軍少選便返。請稍待之。先生卽奉佳醪。以盡酒使之職。并以擅飲一盞見告。夫人曰。先生酒龍。諒未盡量。

當再爲煖酒。以解焦悶。先生喜。獨酌自得。不覺酩酊。倒臥沙發。歷一晝時。於翌日傍晚始醒。問將軍歸未。臧獲以將軍歸來一宿。又於午前外出。對先生爲之大訝。蓋仰視壁上掛鐘。適指六時。與來此獨酌。祇距一小時許。而未知己之醉臥已易日也。一時戎幕中人聞之。無不引爲笑談云。

黃陂夫人之花木癖

黎黃陂夫人。日前在津門逝世。婺采遽沈芳徽頓杳。平津各報。莫不競載其事。聞夫人平日嗜栽花木。雇花奴灌漑壅培。外更委侍婢摘敗葉。剔害蟲。珍護備至也。惟夫人不喜西洋之花。有貽之者。輒以轉贈。閨友曰。夷花雖極煊爛。然少韻致。不足耐人細玩也。當黃陂居揆

席時賓僚似雲。知夫人之有花木癖焉。往往輦載名種而來。夫人一植諸於邸第之後園。有魚兒牡丹。色絕妍麗。枝十餘朵。朵似荷包。澹蕩韶光。春風占得。蓋與平常牡丹同時開放也。又合錦玫瑰。五色雜綵。花巨如盞。盛放之時。香氣穠郁。一二里可聞。但薰人易醉。花下不敢久坐也。又黃秋海棠。瓣若撲蠟所成。意態嫋媚。且芬馨襲人。偷曾南豐有知。當不致再有海棠有色無香之恨矣。菊種更多。有玉移。鶴頂紅。玉兔華。瑪瑙盤。碧江霞。醉楊妃。錦帶結同心。諸名品。秋晚花開。常摘取之。藏於去瓢之老冬瓜中。然後以桑皮紙密封。今年廢歷元日。夫人猶取鮮菊饋贈戚屬。乃未幾卽病。病竟不起。未免令人有花落人亡之感矣。

范石生之女記室

范石生軍事行動失敗後。客有述其軼史者。謂方在鼙鼓聲中。乃有燕語鶯啼之韻事。失敗原因。或其一端。范有妾某氏。雖小家碧玉。而頗通文墨。范常攜之軍中。以供筆札。雖祕密於暫時。久之外間漸有人知。此不櫛進士之在其左右者。友軍將領與通書輸。或竟於照例致頌之外。兼及女記室矣。昔人有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范之不爲他軍所重視。半由於此。旣而某氏母病。乞歸侍奉。范以其孝也。重違其意。遣之歸。而母病久不愈。迎數次不來。自某氏去。范如失左右。手至是益忽忽不樂。無心軍事。先是某氏未嫁范石生也。范早耳其名。偶於佛寺遇之。乃殷勤通款曲。曾兩度屈尊臨其家。以五百金。

爲聘母固願之。而某氏以范武人。或不知風雅事。猶豫不決。母因示意於范。范將有遠行。遂別去。去半載。無消息。母頗責女。女亦悔之。而范適有書至。云月梢將來。附踏莎行一詞以寄意。女遂決志願從矣。或謂范所爲詞。蓋出捉刀人手。其詞云。燕子東風杏花朝雨。闌干獨倚。閒無語。舊時眉眼細思量。分明茲事心相許。夢裏添愁。病中多慮。月明兩地。余和汝。蓮心辨味碧芽中。算來未似相思苦。按此詞細膩溫存。宜某氏之傾倒矣。

百冊樓

吳缶老善篆籀。尤善以篆籀之法作畫。海內外獲其寸縑尺幅者。靡不珍如拱璧。今缶老歸道山矣。其弟子雖多。然得其神髓而傳衣鉢。

者。則非趙子雲先生莫屬。予因眠雲之紹介。得與先生相往還。先生善寫松梅菊石。曠逸絕世。寫果品若桃。若瓜。若荔枝。若枇杷。纏蒂丹房。金漿玉實。尤具活色生香之妙。間作山水。意匠冥會。蒼然出塵。他人所不能到也。曾發願爲山水百冊。待成。將築百冊樓以奉之。冊以十二幀計。百冊須薈畫千二百幀。顧遐邇求先生畫者。積紙似山邱。日不暇給。故發願有年。而所成祇什二。承以若干冊見示。或仿倪高士。或撫王麓臺。水墨設色。無不精氣凝鍊。竊天地之功。洵神乎其技哉。吳中顧鶴逸。爲畫苑祭酒。收羅古今來名人冊幅。爲傳家之寶。頗以未得先生法繪爲憾。日前先生游吳門。鶴逸面請揮洒。然先生不肯苟且。允以春間勉力從事。以答盛意。西法名畫家謝之光。鄭曼陀。

兩君慕先生名。從之商量舊畫。一經指導。已駿駿入古人堂。奧哲嗣日朋。字漁村。素承家學。畫與迺翁酷肖。女公子元貞。鍼黹餘暇。作花卉清妍有致。一門風雅。神仙不啻也。扶桑人士傾倒缶老備至。遂亦重先生之畫。擬延往彼邦。藉以飫領絕藝。吾華士大夫勸駕者。亦不乏其人。奈先生有慨於中日交涉之未能滿意解决。國恥在懷。殊不願遠引作海上三神山之游云。

徐東海夫人之妙繡

黃陂夫人。逝世未及匝月。而東海夫人又以星沈婺采闢。據津戚趙海漚見告。謂東海夫人善刺繡。素有鍼神之號。晚晴簃中所懸之四屏幅。若翠羽尋香。亭亭淨植。老圃秋容。蟠枝挂月。皆出夫人之手也。

靈逸欲活。幾無針痕線迹之可尋。且有輕重虛實。濃淡陰陽。莫不深通畫理。恐露香園顧氏。有此手腕。無此胸襟也。繡屏後爲某公使夫人所見。亟賞之。東海夫人卽慨然以屏爲贈。某公使夫人携往英倫。陳列博覽會中。彼邦人士。無不交口讚譽。稱之爲東方藝術之神愛羅司氏輯世界藝術史。曾攝影而刊諸書中。其推重有如此。夫人因繡之須畫本。而畫本之假手於人。罕能愜意。而多煩絮也。乃肆力以治丹青。所作花卉。嫵媚之氣。盎然縫素。蓋已登堂而入室矣。繡線年必倩人來吳中購定。謂勻淨細緻。色澤鮮艷。非他處所可比。侔故吳中某絲線店。頗以此爲榮。大有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之概云。

補鑲匠俞三之奇相

同事黃君冠羣。贛人也。所談多贛中軼聞。謂南昌有僉三者。既不能挽兩石弓。又不能識一丁字。庸蹇無以爲生。乃藉補鑪以餬口。荷擔走長街短巷間。舉凡磚埴之器。無不妙具。補天之手也。然僉三有一癖。慕呂公來和輩之所爲。街坊有顯者。軒車過必審察其人之貌。果有何異徵而致貴。軒車忽忽而逝。難得其詳。則連日候之。轅署之前。必得其所以而後止。有獲得胠篋之竊盜。亦必審察其人之貌。果有何異徵而致賤。餘如唱蓮花落之乞丐。歌後庭花之商女。皆爲其揣究之資料。故僉三雖終日奔營。得資殊薄。蓋心旁騖。未免怠於其業務也。若是者如千年。遂無師而通相術。但其觀相祇辨微於氣色之間。而江湖術士之所謂三停五行。六府四瀆。反茫然不能舉其名。且

補鑾如故。人不知其擅相術也。一日至某家補鑾。時正午。姑媳二人。方於堂上進餐。俞三窺之。私謂其媳曰。爾姑不出二十日必死。後事不可不先爲之備。媳斥之曰。吾姑健于腰脚。飯盡三器。病之無有。烏得云死。俞三堅持其說。媳以爲妄人。怒逐之。不料旬日之後。姑果病。病竟不起。於是遐邇傳俞三相術之神奇。某候補員招之相。俞三默察良久。曰。某月某日當得實缺。至時果走馬蒞任。未幾。延俞三爲入幕之賓。衣冠楚楚。不事舊業矣。冠羣有戚。近自贛來。謂俞三鬚髮皓然。而精神尙矍鑠云。

泰和雞

前美國總統塔孚脫氏。茲以逝世聞矣。氏頗慕吾華之文物。某公使

曾羅致王石谷戴醇士諸山水真蹟以貽之。氏得之大喜。懸諸書樓。朝夕晤對。謂華人之畫。其意境往往高出塵俗。令人如置身別一世。界中。洵屬的評。塔孚脫居處後苑中。蓄有泰和雞十餘頭。泰和吾華。贛省之縣邑也。雞種絕名貴。聞亦爲某公使所贈。泰和全邑惟一白姓家有之。赭冠絕巨。羽潔白。其細如絲。赤睛綠耳。喙與爪俱爲黑色。殊斑爛可愛。（是雞贛省市上有時或可得購。每頭約三四金。）氏每日必以穀粒親飼之。某電影公司。曾攝之爲新聞片。公映諸於銀幕矣。夫物以遠致爲貴。近來吾國人士。亦甚愛美國種之白雞。蓄爲珍玩。江灣蓄雞場設有經售處。雞雛每頭四金。大者二十金。卽一卵之微。亦值六角。若爲烹割之謀。則一簋之費。殊可驚人云。

觸類旁通之藝術家

至高深之藝術。往往可於淺近習見之事物中悟得之。而卓然成家。斯亦趣雋矣。據予所知得四人焉。一爲老伶工孫菊仙。菊仙素有江南李龜年之號。凡談梨園掌故者。莫不知之。菊仙初不解皮簧。鄰家有少婦喪其所天而哭者。厥聲哀婉。菊仙倚門聽之。遂悟歌理。一爲著名世界之笑匠卓別令。卓氏初頗微賤。一日坐某巨第階下。觀往來行人。有躑躅者。有蹣跚者。有騰趨者。有趨趨便捷者。人各一態。不覺凝神而懸狀之。乃習爲滑稽步武。未幾。躍登銀幕。竟成名丑。一爲某畫家。已忘其名家。固貧乏。敗屋數楹。聊蔽風雨。一日有斷炊之憂。坐敗屋中。有如嵩山達摩之面壁。蓋正運思以謀生計也。但愈思愈

闕。反淡焉置之。其土壁失葺已久。剝落坎隆。加之灰絲塵跡。日光照之。遂有明暗陰陽之妙。某凝眸對之。因明山水畫法。一爲古張旭。常於鄰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是真藝術界之四大佳話已。

鯨飲會

吳中多酒徒。薄暮昏黃之際。酒徒之趨酒家。有如百川之朝宗於海。且善飲者不擇肴。野苜蓿落花生一二碟。即可下酒數斤。有據櫃而酣飲者。尤爲個中熟客。傭保不敢懈忽也。酩酊之餘。往往擲箸拋壺。恣肆無狀。壺以錫製。墮地輒成坎陷。然酒家不之責。蓋利其坎陷可減酒之容積也。趙東塘許蔚生張薇伯諸子。酒龍也。近忽異想天開。

組織一鯨飲會。與會者凡十人。一日正午。自金闕徒步進成。由阿黨橋至觀前。相距五六里間。酒家林立。十人按家依次而飲。每家必飲三杯。無或間越。蓋預約有規例也。有甫抵都橋亭已醉不能步者。則雇車。光歸。謂爲敗亡。有至護龍街而頽倒甕畔如畢吏部者。惟趙許二人。直飲至觀前而止。則時已十時許。家家閉戶矣。此一役也。趙許二人。各盡酒十有五斤。於是鬪城喧傳。以爲談柄。

魏旭東軼事

魏旭東先生。湘人也。初列戎行。以驍勇善戰名。旋解甲歸。笠屐游山。水以爲樂。慕吳中虎阜靈巖之奇。不覺盤桓者多時。大有樂不思蜀之概。吳中最高學府東吳大學。及草橋中學。遂聘之授軍事學。篆體

育教員。先生以出身行伍。識字不多。其授軍事學也。讀講義往往有別字。然說理殊暢達。經驗殊豐富。加之妙語如環。證引雋趣。不之病也。先生善鐵橫。橫上舉大鼎。一而再三。卒之身上下圓盪。鐵橫粗如兒臂。爲之屈曲。而先生不稍喘汗也。授兵式操。輒喜率隊至郊外。時遇大雨。生徒有畏縮欲躲避者。先生立斥之曰。男兒不先鍛鍊軀體。將來何以爲國家于城。生徒聞言。爲之氣壯。抖擻精神。與雨師奮鬥。徧體沾濕。習以爲常。吳土素多懦弱。風俗因之不變。先生又善射。星期之暇。常挾獵槍四出。禽雖高翔。先生發無不中。斜陽影裏。有斑鳩雉雀。纍纍掛槍端者。則先生歸矣。先生又好控驥。當疾行如飛時。或一躍而下鞍。一任驥之脫羈逸走。然後再追蹤之。驥方奔突。而先生

已控坐於上矣。然驢力有所不勝。常以此而疲瘡。驢夫不之許。先生乃倍其酬值焉。一日先生偕生徒作虎林之游。見捕蛇丐。先生出資以釋蛇。蛇行草萊間絕迅。先生又出資囑丐追之。既獲再釋。釋而再追。先生以爲笑樂。其好弄有如此。一日有生徒挾箋對請國文教員某名宿書寫者。先生見之奪之去。爲毛遂之自薦。生徒等莫不以爲箋對之無幸。塗鴉充字簏資料耳。不料先生濡墨揮毫。頃刻而就。筆勢崛挺。宛然北魏。生徒遂大驚服。蓋先生潛臨碑帖。功候已深。惟祕默不先宣示也。從此求書者日多。先生不暇應。乃定潤例以限止之。先生又任商團總司令者若干年。故雖婦孺亦無不知其大名。自予就食滬瀆。久不悉先生況狀。一昨學友王子慶來談。謂先生前因某

事大爲鬱怫。乃藉醇酒婦人以自遣。抱病歸湘。無復當日氣概矣。惜哉。

獸話二則

料峭春寒。杜門不出。忽徐子翰青翮然至。自生空谷足音之喜。翰青動物學家也。吾儕途彌之談獸以破岑寂。爰將所談記述一二於左。斑馬爲美斐兩洲東南部之所產。然生殖不繁。且性難馴服。不能如常馬之供人驅使。色白或淺黃。環以黃色或棕色條紋。不啻於蒐然殊動人觀瞻也。英德動物學家因歐洲之不產是馬。引爲缺憾。乃法以致之。其法頗有趣。蓋使黑馬與白馬交。當交合時。特發一種怪異之電光。倏而色棕。倏而色黑。倏而色黃。倏而色白。俾互錯炫耀於馬。

目及受孕而產。則章采宛然。與斑馬無異。斯亦奇已。

蜀中多山。穴巖間。猿猴棲止。百千成羣。故李謫仙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句。猿猴喜啖果。捕之者輒以果誘之。載果滿船。夜泊谿涘。人匿船腹。屏絕聲息。猿猴見果實纍纍。無不掛石攀木而至。吞桃齶李。大快朵頤。船固設有機捩者。接之則板面傾側。偷果之猿。盡墮船中。猿猴畏殺。又忌見血。乃故殺一雞而瀝血也。遂驚憚不敢動。一一受索繫。謬云殺雞與痏猴看。此語有由來矣。

仰蘇師聯

予曩讀書於吳中艸橋學舍。時名宿程仰蘇先生適主國文講席。古文辭之源流派別。述之如數家珍。兼授說文之學。折衷許叔重。段玉

裁而闡其微奧。惜予質鈍。未能盡領其教。爲可憾耳。先生善作小篆。予嘗求得一聯。爲七言句云。園中鳥語勸沽酒。窗下日長宜讀書。蓋集黃山谷詩也。鐵線篆書於冰紋牋上。古氣盎然。懸諸紙帳銅瓶室中。朝夕晤對。如坐春風也。未幾先生歸道山。予貲廡而移徙。無常聯。遂失落。不知入於伊誰之手。距今已如千年。頃友人馮龍簃自吳中來。以是聯爲贈。謂見諸於冷攤。因有逸梅上款。故購取之也。漢孟嘗有合浦珠還事。茲聯而得還。此中殆亦有緣歟。仰蘇先生諱鑣別署師鷄齋主。貌清癯而軀幹短小。雪髭飄然。其發議論也。詞令典雅。妙緒泉涌。有滔滔不竭之勢。然有一口頭語。爲一却字。如云。有其事。則曰。却有其事。今日甚和暖。則曰。今日却甚和暖。運用神化。不覺其贅。

不啻小說家之演衍故事。動輒以却說開端也。生徒之頑劣者。於先生授課時。私備一算盤於卓旁。先生說一却字。生徒撥珠計之一小時中。凡說却字有一百四十六之多。相與大笑。先生箋經註史著述宏富。曾揭布於章太炎主持之華國月刊中。然祇其什一耳。予因得聯。而連類及之如此。

顧道長戰哀情說部



天涯芳草

芳草留春——天涯斷腸

寫失戀自殺之慘；天涯論落之悲；語語傷心；句句刺骨
寫鴛鴦哲翼之痛；婦婦守節之苦；字字血淚；處處淒涼
悲歡離合；盡小說之妙用；嬉笑怒罵；寫文章之能事

△香艷說
△哀怨處
足與紅樓夢並駕齊驅

足與玉梨魂先後比美

顧明道以武俠小說名於時。而尤以哀情小說見長也。芳草天涯一書。爲其最近最得意之武俠哀情傑作以。雕龍繪豹之才筆。寫哀感頑艷之事實。立意之新穎。佈局之縝密。與夫結緝之佳。吐詞之雋。求之近代小說中。實罕與其匹。書中寫一奇女子。痛戀人之遭殺。喬裝從戎。矢志復仇。經千般危險。歷萬種風波。其間慷慨悲歌之俠史。風流旖旎之情史。觸目傷心之淚史。莫不迴腸蕩氣。儘足耐人玩味。全書得二十回。都二十萬言。奇趣環生。百讀不厭。

(特價)全書洋裝二大厚冊每部價洋一元四角特價
祇收大洋八角
四分外埠函購另加寄費每部一角二分郵票
代洋十足收用

上海

麥家園禮拜堂
後面一號洋房
益新書社

發行

浣花嚼雪錄

鄭逸梅著

梅龕雜碎

壺觴談藝錄

璫昔之夜。觀齋自梨花里來。遂同飲於冠生園酒家。同座者尙有王君愛藝文成癖。亦風雅士也。覲晤之餘。恨相見晚。君等拉雜作談。曾爲述及故江南考畫師吳觀岱。及吳中大名士金鶴望。軼事頗有記載之價值。因泚筆錄之。以爲藝苑佳話也。觀岱老人善寫人物山水。超逸拔俗。爲近代所罕覩。一時持縑素往求者。戶限爲穿。老人頗苦之。其作畫也。輒張縑素於壁。脊分興至。一手執燈。一手揮毫點染。以

爲常。有求之不得而面索者。老人則檢紙而壁張之。謂行將動筆矣。索者以爲得法。繢之有日。無不色喜而退。然老人往往經月不動筆。經年不動筆。紙碎裂下脫。依然不著一筆也。再索之。則老人慍怒。還其潤資而絕之。晚年病體衰頹。畫件時由其門人徐北汀代爲之。北汀傳老人衣鉢。所摹得其神髓。可以亂眞。老人死。北汀哭之慟。助理喪事。盡勞竭瘁。蓋老人無子女。一切深賴其力。師弟之誼如此。亦末世所稀也。

金鵠望先生。近來頗喜研究國技。晨起絕早。必習太極拳一小時。以爲常。閉戶讀書。不問世務。顧病目兼患手顫。不能作細書。親戚故舊之通問。惟寥寥數行。概不煩縷。其他酬應等文。清辭麗藻。似六朝小

品者均出其令子季鶴之手也。先生搜羅古人遺墨。不遺餘力。茲獲洪楊時代石達開告示一則。裝懸齋中。視爲瑰寶云。

雲起樓之一夕談

辟支迦羅陳子清氏。吳門之名畫家也。兼治金石。亦著聲譽。與予俱肄業草橋學舍。顧先後不同時。雖彼此聞聲相慕。然無一面之雅也。日前君來滬爲妹辦嫁事。曾訪趙丈雲壑於雲起樓。而眠雲致書。謂印心漢閣扇集。卽日中車蒞申約。往雲起樓以敍。閱至則眠雲車脫未來。晤雲壑丈。暨神交數稔之陳子清氏。一見之餘。歡然如故。君善寫山水。得董香光精髓。清逸無幾微塵滓。近作二扇頭。一墨韻酣足。一設色運化。雲壑丈亦亟稱之。既而出所刊雞血凍小印章若干方。

朱白文急駿駿入古。蓋君與吳湖帆相契好。遂得賞觀憲齋先生之遺澤。舉凡吉金樂石。有不飽君之眼福也。晚餐后更相與作劇談。頗有可述。雲壑丈謂曩在吳中鬻畫。每扇潤祇五六百文。絕鮮主顧之踵門。窮困不能維生計。乃挾畫來海上求售。然又令交游居逆旅中。與司賬者爲友。俄而轉輞識供職銀行之某君。某君喜繪事。而暇輒倣摹揮灑。同道相覲。便成知己。遂揚之儕輩。獲畫潤一二十金。如是歲常往還四五次。後遇缶老師禮事之。從缶老之勸。移家居滬。專力於丹青。距今將近三十年。盛名洵非僥得。子清尤欽佩丈之山水。謂神似石濤。傳世之筆也。丈早年嘗從浙人李農如學畫。農如擅作小品。一蟲一介。無不點染有致。充翁小海之贊本。雖具法眼。莫之辨也。

且多旁枝。卜筮星命。咸頭頭是道。顧性甚僻。處境奇窘。亢傲不受人憐。海虞邑宰朱某。貽狐裘以禦寒。農如以爲大辱。懸諸門前。并揭文以明志。其不近人情有如此。在丈家居住多月。衣垢不更。丈私置一襲於其榻次。垢衣始易去。但覓以代洗。不可得。數月後。掃除屋舍。乃於榻下見之。已霉爛不可收拾矣。其落拓又如此。誠藝林趣話已。

市政廳之佛

佛居西土。無怪其出現於西人組織之市政廳矣。但此佛爲畫裏之身。出諸武進錢化佛手筆。蓋一大規模之佛畫展覽會也。佛幅計數百件。沿級而上。懸照片若干。爲點綴。大都以扶桑佛教會歡迎講會所攝者爲多。乃曩日錢氏東渡時之紀念品也。一方室中陳列畫幅。

大有琳瑯滿目之概。長卷中有仿龍眠羅漢圖。白描不賦色。自見高致。羣魔擾佛圖。極牛鬼蛇神筆詭墨奇之妙。皆生平之傑構也。佛像不一。有莊嚴端坐者。有跣足踏鮫鼈者。有突頰廣額厥貌奇醜者。有不衫不履如名士態者。或寫於緋絹。或繪於高麗紙。或塗於活佛之哈達。超逸之氣無不躍然縑素間。又有白猿獻壽圖。爲曾農老所題。設色穠重而不甜俗。歎爲精品。生面別開者。則巨幅畫小佛一尊。空白徧請名流各題一佛字。書體之不同。如其面焉。一睡佛。有雲間了公遺筆題句云。六根都息天地蘧盧。至人無夢我佛如之一獻桃圖。撫陳老蓮本爲故名宿許指嚴題詩云。吾聞佛國九萬里。其民好修而眉壽。菩提之樹長春花。龍女曼矯被錦繡。奇葩異果燦相携。我佛

供養若父師。色卽是空心卽佛。滿路聖人亦如斯。何不寄身於其間。
流霞萬古駐紅顏。苦行頭陀不可說。摩登一躍度禪關。懺除綺語無
緣因。溫馨爛漫固天眞。幻象但知色香味。我佛慈悲恕醉人。詩書畫
合爲三絕。尤爲觀者所稱道欣賞。是日前來參觀之中西人士。約千
餘人。頗極一時之盛云。

六三園之缶老遺墨

故書畫家吳缶老之作。品名重海內。卽東瀛人士。亦深致欽仰。十一
月十日。滬北六三園。開缶老書畫展覽會。園距敝寓殊近。乃於午後
往觀焉。時已秋盡冬初。林木黃落。景物蕭然。惟羅蓋菊數十百種。略
以點綴而已。由曲徑入室。必先卸履。蓋島俗也。士女如雲。履鳥交鑄。

地鋪長蓆。行走其上。軟適無倫。右折爲一敞軒。明潔之紙牕。採飾之板壁。有不著一塵之概。陳列之書畫。以日人所藏者爲多。餘如萊臣鶴逸。笙伯夢坡。亦皆出其所什。襲蔚爲大觀。有山水長卷。蒼蒼茫茫。出入八大石濤之間。乃其哲嗣東邁所藏。視爲傳家之寶者也。墨筆之蘭。疏花細葉。清芬溢紙。爲最後之絕筆。梅有多件。予尤愛其沒骨者二幅。一題赤城霞。鐵幹虬枝。別饒嫵媚。一題以詩云。花明晚霞烘。幹老生鐵鑄。歲寒有同心。空山赤松樹。寥寥數筆。研治入骨。可珍也。金牋寫竹。仿板橋老人意。墨韵神采。自爲超隽之品。園有桃一幅。枝葉間瓊實垂垂。令人作餐霞嚼露想。而不覺饑涎之下滴矣。任伯年爲缶老寫照。袒裼拂蕉扇。神態如生。旁有缶老親筆誌語。尤爲名實。

檻柱挂有鏡架。乃日人朝倉氏爲缶老所攝之影也。影計四。或左或右。或正或反。顏蒼無鬚髭。蟠髮於項。勝朝衣冠。遺老之流亞也。書畫外。又有缶老手刻之屏石章。象牙文鎮。脂玉烟壺。以及平生所用之硯牀筆筒。手澤猶存。令人想像不置。絕耐人欣玩者。爲公魯所藏之瓷碟。書有大舞臺觀某女伶虹闌吃糕譜詩。可見此老之風趣。登樓則多石鼓鐘鼎諸文。觀瀑圖。一虎負嵎。神勢酣足。僅見之傑構也。其他扇頁。尺牘。書簽小幅。無不框以陳之。珍護備至。缶老身後之幸遇如此。亦可以無憾矣夫。

佛龕藏匣記

海上收藏火柴匣面者。有一人焉。一爲徐卓呆。一爲錢化佛。而化佛

率十餘年之心力。所畜尤富。揭黏於紙夾。如冊頁然。都干數百種。以東瀛物爲多。匣面有美麗之圖案。或爲風景。或爲靜物。或爲花卉羽蟲。或爲人體黑影。其色調能於雋妍中含有雅逸氣。且有列日曜表。以便檢查者。有金碧輝煌。標御大典。萬歲等字樣。以爲臨時慶祝者。不啻郵政之有紀念票也。牌號大都爲食堂。料理館。其他銀行。吳服店。新聞社。亦有所點綴。蓋東瀛人士。對於廣告。不遺餘力。每一商店。必備特製之火柴。藉匣面爲廣告。用以贈送主顧。其收效自較勝尋常。傳單倍蓰也。觀至此。化佛更出一錦函。縱寸許。橫六七分。書根染以金彩。宛然小卷帙也。及函封既解。則火柴匣之精緻者耳。爲之失笑。瑞士英吉利者。匣面較闊。印以偉人之像。使人動敬仰之思。後附

吾國之土物。如元寶。寶塔。雙錢。蝙蝠等。圖紋惡俗呆板。無審美觀念。對之悶損。深願吾國火柴商亟起改良。而臻真美善之境也。化佛又示其所藏名刻。絕怪異者。有蒙古人之片。姓名有十餘字之多。累累贅贅。難以記憶。圖書館家杜定友之片。如無瑕白璧。惟左角鐫有極細小之杜定友三字。雖不能盡得風流。而自具趣致。書寫條札。尤爲便易。法至善也。某君之片。爲孫中山先生手書。因附識說明的是創格新劇先導王鐘聲。於片上印有玉影。作西式裝儀態甚佳。鐘聲一字熙普。爲革命而流血。洵可風之烈士也。是日名優金碧豔亦在座。相與笑譚觀賞者久之。

誌得梅之喜

予以梅爲癖。以梅爲署名。當茲山意衝寒。梅花欲放之際。師友以梅花畫幅見貽。得不令人喜煞。畫幅凡三述。諸於左。

胡師石予。畫梅三十餘年。畫不撫本。一朶一枝。隨手而發。故雖千百幘而各具面目。且擅墨寫圖繪寶鑑所云。僧仲仁以墨暈作梅。無多讓也。間以胭脂爲之。尤嫋媚有致。近自王峯蓬闌郵貽。絳梅立幅。一淡墨作幹。小萼點珠。用沒骨法。清妍無匹。題有花知主客俱不凡。夜東風融絳雪。蓋錄范成大紅梅句也。

趙丈雲壑。爲吳缶老入室弟子。畫初擅工細之作。予嘗見其早年所繪。倣趙大年干麓臺二立軸。縝密渾厚。幾亂真蹟。自從缶老游。始悟以篆隸之法作畫。而筆墨漸放。然雖粗不失之野。雖穠不失之俗。非

時下一味狂塗妄抹者可比。真難能可貴者也。缶老花卉中以梅爲尤萼。往往粗幹崛矗。別創法格。雲壑亦常爲之。而得其神韻氣味。一昨承以三尺紅梅畫幅見贈。枝樛曲倒垂。在亂而不亂之間。圈墨爲繁英。賦以絳色。間有溢化者。自饒逸趣。題識錯落。尤適人意。其句云。心同松柏堅。色與桃李別。寂寞無人知。空山臥冰雪。

香谿袁雪菴丈。林泉息影。藉丹青以遣興。享名頗早。予於二十年前小說月報之珂羅版圖幅中。已見其佳構。深欽羨之。去歲得眠雲之介紹。始得親挹芝儀。藉聆教益。且承不棄。引爲知好。眞自喜。亦復自愧也。頃賜手札。并媵以梅畫展視之。逸氣溢紙。老幹穉枝。極縱橫紛披之妙。點染紅梅。和以少許之粉。有如古宮人之飛霞粧。澹冶入骨。

蓋雪菴得意之筆也。題有逸品元章畫高情老逋梅十字。嵌贊署殊
變點可珍也。

鶴畫窺管記

桐城吳摯甫跋蔣湘帆尺牘。有觀西土之藝術。爭新炫異。日暮之五
都之市。以論定良窳。又別一風教矣。等語不料輓近以還。國人已漸
知取法西土之長。於是時有書畫展覽會之舉行。是真藝術界之佳
音也。老友錢子雲鶴近公開其畫於望平街之新世界。以供人之觀
賞。但新世界偏於地位。不能盡其美而悉張之。往賞者祇窺一斑而
已。極工緻者爲釋迦出山圖。白象馴伏。佛祖師徒十餘人。參錯而立。
厥貌悉慈祥可親。令人自生敬意。年來雲鶴發願畫佛。謂世上殺機

大開不可不有我佛以弭止之。且卽喪心病狂者一見我畫中之佛。能於此若干分鐘內暫消其惡念。則收效雖微。而吾願已足償矣。春暖尋香圖。乃一仕女立幅。紅妝嫵媚。筆墨出入於十洲曉樓間。僅見之作也。歡喜佛絕渾厚可喜。背後佈二松。蒼秀有致。予曰。頗肖觀岱老人手筆。雲鶴爲之莞爾。蓋果於去年梁谿之行。見觀岱所作而摹倣之也。更有以花青赭石單純之色。而作人物山水者。頗得靜趣。據雲鶴云。畫之設色。惟花青赭石。歷年不褪。餘則雖一時絢爛。終歸絕滅。故曩時四王常有祇用二色作畫者。顧不易點染耳。他如送子圖。得利圖。俱爲俗品。而雲鶴能變化出之。頓成雅隽。并題以詩。多諷世之語。予弱於記憶。不能述寫。爲可惜也。

畫苑四美記

年來讀畫成癖。無論西洋畫。國粹畫。每屆展覽會。必涉足。寓目以爲快。一昨俞劍華寄凡。張善孖。王陶民合開畫會於西藏路。不才又往參觀。張善孖素有虎痴之號。故作品多寅獸。目燦如炬。振廝可怖。或負嵎。或搏躍。或吼蒼崖。或伏莽草。極彩章神威之妙。有丈餘尺之巨幅。二更見魄力最妙者。一嬪娟依虎而坐。馴善若貓。題爲美人虎。附識甚多。惜不復憶。善孖除畫虎外。尙有畫龍。畫馬。畫牛。畫象等。然均不及虎之妙造自然。王陶民粗筆揮灑。多花卉立軸。疏散澹雅。洵非凡構。有西府海棠一長幅。仿元人法。鸚綠猩紅。縝密繁簇。幾不見素。纏尤爲難能可貴。俞寄凡擅小品山水。駿駿入古。指畫一鷹。逸翰

生風。自具木落天高之意。致劍華作冊頁數十百幀。列案殆滿山水花卉。應有盡有。尤可愛者。爲壁上所張之梅花。長八尺。下垂及地。松與芙蓉。長亦等此。俱點染盈紙。穰蕊皴鱗。不留空白。葉地花天。使人不知有塵俗之世界。冥與契會。欲醉欲憊。此爲新年中第一眼福。不可不記也。

畫林拾隽

程瑤笙先生之畫。蜚聲海上。寸縑尺幅。潤例動輒數十金。得者愈瑰寶。視之。先生善作走獸。獨步南北。花卉亦清妍有致。蓋參以扶桑繪法。而融以國畫神韻者也。鄭集濱柳漁笙輩師事之。得其貌似而已。猶憶予肄業吳門草橋中學時。先生適來授博物圖畫諸課。其授博

物也。講解殊詳盡。難以諱諧。尤津津有味。意義有晦奧者。先生常於板上作圖以釋之。爲普通博物教員所難能。故學生頗表歡迎。凝神以聽。不旁騖也。授圖畫必臨時作範本一幀。俾學生得領其點染之法。點染之際。先生常有一口頭語曰。「畫壞哉。」學生之頑劣者。摹臨時亦效其口吻曰。「畫壞哉。」東響西應。一片「畫壞哉」之聲。浪充滿於教室。直至鐘鳴下課始已。至今思之。尙爲之失笑也。」

吳中名畫家樊少雲先生。曩亦授圖畫課於草橋校。其黑板畫與已故羅樹敏齊名。一日授課時。嘗囑學生在黑板上縱橫塗抹。殊雜亂無章。然一經先生添著數筆。便有山有水有人物。成一秋林曳杖圖。一時學生無不爲之驚服。

吾友徐卓呆。素有馬浪蕩之號。蓋無所不嘗試也。卓呆亦曾嘗試作畫。長夏多暇。輒出古人畫冊。以爲臨摹。其女公子孟素。爲之調鉛殺粉。興趣殊豪也。一二年來。所作花卉。已楚楚可觀。不料孟素遽爾玉隕。此後卓呆每執筆爲丹青。輒思亡女。不覺潛然下涕。於是作畫之心。有如死灰之不復燃。否則若卓呆之才藝。亦不難於此道。成一名家也。

輓近畫家。往往發願畫佛。吳興錢病鶴其一也。病鶴之佛。佛佛相異。一洗呆板之病。一日作一佛。端坐於菩提樹下。旣成。懸而凝視之。忽失笑。蓋酷肖笑匠家卓呆也。知予與卓呆常相往還。乃卽題識其上。付諸裝池。倩予轉贈之。題句頗可誦。曰。旅滬廿年。忽開異想毫端說。

法追悔既往。政海浮沈。民事擾攘。因果循環。捷於影響。無處遞秦漁郎空仰。靜坐參禪。卽遠塵網。戲摹尊容。裝成佛像。名士化身。古刹方丈。林密山深。體胖心廣。不值一笑。聊供清賞。

吳缶老晚年頗享盛譽。卽扶桑人士亦以求得其尺幅爲榮。然缶老昔居吳下時。坎輶貧乏。歲暮謀斗酒隻鷄以自慰。不可得。乃作一四尺中堂。魚一雞一豚蹄一罐酒一點染。既成。加以隽趣之題語。囑僕挾市賣之。得三金。購雞魚豚蹄罐酒爲數適合。蓋其時物價較低。非近今所可比擬也。缶老一醉酣酌。直至元日而醒。則家家爆竹已易歲序矣。缶老以爲生平唯一快事。與友好相談。頗喜述及之。曩日海上諸畫家。曾作梁谿之游。裙屐連翩。極一時之盛。江南老畫

師吳觀岱尙健。在同道覲晤。備極歡洽。相與涉梅園。登龍渚。觀蓬壺。瀛洲方丈之奇勝。煮興之豪。爲從來所未有。旣而某君出一卷軸。徧請題名。然皆未携書具。不得已。由役丁出一殘硯。敗筆。蓋書伙食賬者。諸畫家遂草率題名以塞責。觀岱頗抱器。未利不得善其事之憾。婉辭以謝。固請之。乃拈筆於殘硯上。濡轉其毫。約一十餘分鐘。筆旣純熟。自如。始一揮而就。字跡遒勁古逸。無出其右。同座無不驚歎。且以前輩之事不苟且。尤爲欽敬云。

汪綺雲。大燮之叔氏也。曩日報章。往往附一畫刊。畫刊上時見其大筆。寫仕女尤娟逸得。曉樓遺意。然綺雲嬾散成性。憚於丹青。求之者。雖潤以多金。亦難以時日限之也。某君鳩工構堂。輪奐一新。倩綺雲

作屏幅。因慶宴在卽不可不有以點綴也。然恐綺雲之稽遲。乃託其熟友設法以致之。熟友爲綺雲闢一靜室。餉以佳釀。楮墨一切無不完備。俾其酒後揮灑。又防其未竣而走也。并室門而私加以鑰。以爲一宿畫成矣。不料翌晨往視。則闌其無人。素楮依然。未着一筆。蓋已越牕而遁矣。其風趣有如此。

故琴南翁治詩文碑史之暇。亦常點染爲山水。渾厚凝練。名重畿輔。某晚忽有來竊其畫者。時翁方爲某巨公草一壽文。構思殊苦。尙未入睡也。聞聲往察。遂彼獲見。其挾畫一幀而未取他物。乃深訝之。既而曰。爾愛我畫。而出諸於竊。是我畫之眞知己也。此畫富以爲贈。因詢其名。且爲加款其上。而遺之去。一時士夫。無不引爲笑柄。北友許

兆揚爲予言。兆揚翁之門下士也。

海上聞琴記

僻居淞湄。如逃空虛。難得一二素心人。相與傾談今古。以解窮愁。忽
錢子化佛折柬邀與覺林之筵。謂已約得琴友。畫侶。佛家若干輩。爲
一夕之歡。予聞之忻然而往。化佛有南游謁釋迦侔尼之墓之壯舉。
種種計畫。爲述綦詳。旣而張聿光。王陶民。袁希濂。趙蘭亭諸先生翩
然蒞止。相與入席。清蔬數品。自饒真味。希濂爲法學家。然邇來耽於
禪悅。所談多佛家語。謂吾人入世出世。各有因緣。惟宜處處不忘善
提心。斯爲善耳。洵屬名言。化佛出一扇形冊子。有荀慧生之山水。梅
蘭芬之花卉。山水墨韻酣足。花卉爲十姊妹。設色嫋媚。尤爲佳構。陶

民固名畫家。因論及古人之設色。有輕重之分。輕者娟逸。重者沉著。往往有正面設色。而再染之於反面。以襯托者。有既色而拂去。重設再三。以見其厚者。今人無此功夫也。陶民又擅琴。據云。琴非百年前物。不可彈。蓋其音澀悶。不若舊者之嘹亮也。漆易坼裂。以梅花斷爲最。蛇腹斷次之。牛毛斷又次之。惜此調不彈已久。有朱絃塵封之慨。緩當理之。雖不敢自居伯牙。還當屈諸子爲鍾子期也。蘭亭聆之。忽躍然曰。我有琴友林素園者。閩中人也。性好游。笠屐南北。輒以焦桐自隨。茲來滬寓大中華飯店。左鄰舞場。蠻樂琤瑽。作繁響。而君閉戶蕭然。撫琴自遣。忘其身在軟紅十丈中。眞高士也。盍往訪之。饜飫之餘。聿光道民尙有別約。忽然卽去。吾儕乃同趨西藏路。希濂曰。謬有

對牛彈琴之語。吾儕不解音律。其爲牛乎。相與大笑。既至。則癯貌秀
鬢者。林君素園也。案橫一琴。方事拂拭。紹介寒暄。畢視其琴。古氣盎
然。乃朱明故物。鐫有銘云。作于古。修于今。復以見天地之心。請之奏。
君謙抑者。再始爲操。歸去來。二折。其音細如蟲之咽泣。遠如水之紆
餘。急如夏雨之驟至。而颯然生風也。凝神以聽。雜慮俱蠲。所以昔人
有琴者禁也。之說。洵非虛謬。琴聲止而餘韻。猶若撩繞於指間。使人
悠然起遐想。時已子夜。遂辭別而歸。記之以爲鴻爪。

近來之眼福

在中國竭力提倡模特兒的藝術叛徒劉海粟。有歐洲之行。先期開
一去國紀念展覽會於西藏路甯波同鄉會樓上。臨去秋波自具引

人魔力。所以連日前往參觀的。幾有戶限欲穿之概。不佞於末一天也去謬賞一下。畫計數十件。疏曠清靈。別具派格。稱之新興藝術之先導。洵可當之無愧。畫幅多梅。不佞愛梅成癖。更爲注意。「寒梅簪燈」一幅。寥寥數筆。古意盎然。胡適之題詩。惜師丹善忘。不記憶了。「老梅」。虬枝天矯。寒香似欲溢紙。「紅梅寒禽」設色古豔。尤爲傑作。「一枝梅」亦雋逸耐人欣賞。「縣縣」寫葫蘆。繞有秋意。「三十年之桃實」。爲巨幅金牋。活色生香。世有東方朔定必作潛偷之想。「日光紅葉」。寫東瀛景色。更屬別開生面。寫馬有兩幅。一爲「天馬行空」。以雄俊勝。一爲「老馬窮途」。以渾厚勝。絕別致的。有「觸體」一幅。題誌累累。多出時賢手筆。名貴可想。「九溪十八

「間」爲山水精品。筆意高超。令人對之不覺神往。其他尚有和賀天健合作的「沈思」和經亨頤合作的「水流花開」「竹石瓦雀」。「朱竹墨梅」和鄭曼青。馬孟容。經亨頤合作的「松菊竹石」。皆有璧合珠聯之妙。惜乎不佞尙有他事。忽忽的不能細加品玩。走馬看花。未免辜負呢。百粵舞女紫羅蘭來滬獻技。吾友周瘦鵠極力爲之揄揚。因而芳譽鵠起。海上人士無不作但願一識紫羅蘭之想。日前彼姝在中央大戲院登臺。不佞慕名而往。先爲雪泥却潑林的滑頭公爵影劇。動作之滑稽。使人忍俊不禁。絕怪奇的。竟把猴和巨獅訓練表演。洵屬特色。這是我們中國電影界所萬萬做不到的影劇既畢。電炬大放。彩幕啓處。那紫羅蘭已擁現在前。笑盈盈的向着。

觀客。眼波之媚。無以言喻。身上穿着一件淺綠色的長馬甲。裸着雙玉臂。肘間箍有鑽環。光芒射目。女土年祇二六。然模樣兒好像已有十六七歲了。在繹如迭奏。疎若同音。國輕啓朱唇。唱一粵曲「瀟湘琴怨」。厥聲清圓。有如鶯簧百囀。直把顰卿的幽思抑鬱。在腔句中宣洩流露出來。非秀外慧中如女士。決不能體會到如此地步。那得不使人愛煞。唱至羞花容。閉月貌。却爲伊誰。便一笑入帷。一時掌聲。眞如春雷之震呢。既而幕又啓揭。女士僅穿着一件貼身的金縷小半臂。腰下圍着素色的短裙。長統絲襪。直至袴間。愈覺的苗條嬌小。那舞蹈姿媚百出。或屈足。或折腰。錦蘆雲舒。風旋縹紗。中間雜以却爾司頓步法。更爲動人。聞女士尙能京劇。惜乎沒有聆到此種耳。

福祇能俟諸異日了。

滬南半淞園。好久沒有去頑了。近聞園中有菊花會。一昨午後無事。便乘電車直趨其地。那菊花陳列在江上草堂和碧梧軒中。一簇簇的照灼四座。有的細瓣如絲。有的坼苞加玉。或紫蒂。或金英。歲蕤圓秀。絕妙一幅惲壽平豔菊圖。對之令人心脾俱清。最可異者有黃菊一叢。同本別莖。上放著深紫的朵兒。相映有致。爲前所未見。賞了一回花。曲折由雲路陟阜。走的乏了。隨意在茆亭中憩坐。那素以風騷著名的電影女明星韓家姊姊。和幾個女伴。也在那裏小坐。韓家姊姊御著碧色斗蓬。雙耳宕着滾圓的大環子。眞合著上海人有句話。風頭真健呢。

紀聚合宴飲之歡

自歲初移家海上後。和眠雲把晤的機會較少了。當此春暮。艸長鶯啼。兀是思念故人不置。月之望日。眠雲忽翩然而至。和一位齒德俱尊的同來。既經介紹。始知是素所欽仰的香谿老畫師袁雪莽先生。先生的畫。早於十數年前的小說月報插圖中拜讀過。年來更於眠雲心漢閣中屢見其古渾超逸之作。大幅小縑。花卉山水。無不筆參造化。妙到毫巔。偶題一二小詩。尤饒有開府清新之意味。那是多麼有價值啊。此番和眠雲同來參觀全國美術展覽會。先期又和趙丈子雲約定。所以找了不佞。便囑爲嚮導同趨雲壑軒。笑譚甚歡。眠雲雪莽即下榻軒中。翌日飯後。子雲。雪莽。眠雲。不佞四人。由黃色汽車。

直至國貨路。購券入門。登三樓參觀古畫。不期而遇徐卓呆。朱健秋。樊少雲諸子。是日陳列的。爲王一亭及劉濟民之收藏品。有鄭板橋之墨竹。題句頗有風趣。惜未錄寫。周之冕劉海像。衣著飄然。石濤之瓜。生香活色。而紙本又絕潔白。尤爲可貴。時臣巨福山水複嶂疊巒。極沉鬱雄厚之致。少雲歎爲神品。爲之瞻對好久。梅鶴圖。爲湯雨生改七鄉合作。筆意輕妍。亦爲不多見之精構。八大山人立幅。凡若干件。恣肆奇詭。別有意境。然據諸畫家鑒定。尙屬真贊。參半呢。鄰室陳列扇面。爲扇面大展覽。有乾隆御用扇面數十幀。爲金色山水。工緻無與倫比。不署上款。下均署臣某某恭繪字樣。其他古作有文待詔董香光王時敏沈石田倪元璽山水。近人有倪墨耕陸廉夫等山

水人物。更有刻竹扇骨。細緻若出鬼製。眠雲素以藏扇聞名。至此乃興小巫大巫之歎。天忽降雨。仍由黃色汽車送我們至四馬路在杏花樓喫廣東菜。九時許始各歸寓。十七日雪停。因事先返里。眠雲較閒得稍盤桓。與之觀賽狗。看跳舞。聆新樂府。唱曲。以及雪園夜宴。熱鬧了數天。直至二十日。眠雲還蘇。不佞爲祝嘏事。不克送別。那是很覺抱歉呢。

二十日爲但居停之太夫人六秩壽慶。攝影場上搭了一個戲臺。抱柱楹帖爲汪切膚所撰書。「益壽增年。千秋勝會。清歌妙舞。百戲雜呈。」璧窠大字。很覺觸目。更闢一部分爲跳舞場。五彩紙兒一條條的繽紛下垂。盆景鮮葩。發出很清幽的香來。更有國黨的旗幟。咧銀

漆的模特兒咧。種種點綴。頓把一座攝影場。成了美術之宮。我們吃了飯。在場上攝了一張全體的照。有男有女。有職員。有工役。壽母也雜坐其中。光線不夠。便燃了一枝電燭。燒的場上煙斜霧橫。和秦宮人焚了椒蘭一般。旁晚佳賓畢集。文藝界如丁慕琴。張碧梧。光宇。振宇。江小鵝。楊清磬。姚慶夔。錢病鶴。徐碧波。伉儷電影界如王元龍。陳鏗然。陸潔。徐琴芳。譚雪蓉。新賦于歸的賀蓉珠。也偕着夫婿同來。賓客不下三百人。熱鬧的很。不一回。雜要登臺。有筱豔琴。筱豔芳的大鼓。某某的戲法。快書。滑稽新劇。本公司演員薛啓世。韓蘭根。皆粉墨登場。頑那什麼相聲雙簧。陣頭雨。鄉下人白相跳舞場諸曲兒。笑的。人肚子都痛。徐琴芳穿了玄色繡孔雀的旗袍。和王元龍合唱一齣。

捉放曹。運腔使調直可抗手老伶工。洵非一旦夕之功哩。繼而查瑞龍頑那石。擔先爲百斤的。遞加至五百斤一千斤。均能舉重若輕。運弄如意。最駭人的。瑞龍仰臥於凳。身上壓一巨石。由別一力士把鐵槌猛擊。石裂爲二爲三。瑞龍毫不受損。笑嘻嘻的立起來。向賓客一鞠躬而退。吳文超接著打了一套猴拳。也頗見功夫。這時已有十二時了。跳舞開場。悲婀娜伐烏林。奏了一支戀愛曲。一俄羅斯舞女化裝挾一綵鼓。且擊且踊。有漢代鼙舞之遺緒。踊畢。又唱了一隻打牙牌小歌。完全爲中國人口吻。傾靡四座。既而一對對的起舞。香勾豔引。達旦始止。狂歡如此。真一生難得幾回逢哩。

五月三日之夜。同社陸文中先生設餞春宴於大西洋番菜館。不佞

亦在被邀之列。是日來賓約三百人。均屬各界名流。濟濟踴躍。備極其盛。不佞和余天遂師孫雪泥。劉恨我錢化佛諸子同席。恨我近來很喜歡觀那舶來電劇。所評頗精當有理。他又喜觀那電劇中之有人體表演的。評時總說什麼片兒有肉感。什麼片兒沒有肉感。這時侍者恰進猪排。雪泥便指着道。這纔真正富有肉感哩。說的我們大笑起來。天遂師清癯若昔。然頗有談興。化佛日內將開畫佛展覽會於青年會。又和不佞談了些會務。我們散時已十時多了。

紀支硎靈巖之游

駒光好迅速。啊去歲的立夏日。不佞和天笑。瘦鵠。及星社諸子。同作天平之游。又挾了昌亭眉史四五輩。酌鉢盂之泉。尋蓮花之洞。把那

清鬢秀壑都薰染了脂香粉氣。意興之盛。得未曾有。而今紅了櫻桃。
青了梅子。又是一年的立夏了。回憶前游。不覺興爲勃然。便約定萬
青雲莽蘭言女士及諸生徒。蠟屐雇舟。同探支硎靈巖之勝。晨七時。
在廣濟橋下船。柔艣聲聲。歷楓橋寒山寺而前往。我們在艤中啖甘
蔗。飫甜釀。難以遺笑。不一回已到了栖星橋。那栖星橋爲一小鎮。市
聲塵囂。喧鬧可厭。過鎮則浮萍聚藻。綠漲一谿。加之岸旁柯條。跃蔓
垂拂。差不多把去路都遮斷了。船行其中。似在藹藹翠幄間。那是多
麼有趣啊。約半小時。即停橈柳岸。這時飯已熟了。魚羹肉膾也烹調
好了。我們便團坐而食。既畢。係踵登岸而行。林麓黝儼。荒葛胥塗。那
些村犬。狺狺似欲齧人。行不多遠。有穹門黃垣的。就是支硎古剝了。

供有觀音大士塑像。靈龕寶蓋。旃檀氤氳。俗稱支硎爲觀音山。大約卽因此而有是名。其右別爲一殿。中有一幢。絕高大。下以頑鐵爲關捩。推之可以旋轉。諸生徒見了。便自告奮勇。合力旋推。以加速率。這個頑意兒。好比那海上梨園的大轉舞臺。那幢中的釋迦文佛。迦葉阿難。任人簸弄。兀自低眉不語。據說轉了幢。必施以香金。可愈頭目昏眩之病。這也是僧徒斂錢的一法呢。我們隨喜了一回。出刹左折。奇石錯立。崖溜琤琮。厥名寒泉。勺飲之涼沁肺腑。此身幾欲僊去。泉旁鏤石成文。邑名宿大圓居士書有「支硎道場」四大字。又有吳下寓公李印泉書有「支硎古爲臨硎。俗稱觀音山。又名報恩山。一山四名也。」若干字。髹以硃丹。頗覺觸目。由此循磴而上。愈行愈高。

驅嶽歸崎。蔚草蠶有已枯的巨木。葛藤攀掛。幹間柔條宛轉。欣向榮。幾令人混視巨木之森然未瘁。巖罅中野薔薇方發花。灑披映帶。素豔可人。我們紛紛採擷。或綴之於鉤扣。或插諸於帽檐。有的累累贅贅。帶了許多香風飄拂。中人欲醒而危石。蟬蝶狀益詭怪。若虎伏若龍騰。若鵝之展翅。若厲魅之猙獰。萬象森列。幾有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之概。嶺脊有一屋。斷垣荒棟。相傳爲十全老人南游駐駕之所。過了這屋。山勢便由高而下。御道崩弛。遠望有似羊腸一線。到了極低處。山勢又由下而高了。原來支硎已盡。已到了天平山。石級峻陡。上陟頗覺汗喘。過童子門。爲高義園。長松秀矗。風來成籟。我們足力有些疲乏了。即在下白雲稍憩。見亭壁間亂塗着不知

所云的詩句。我們笑讀了一回。又在左首發見一幅妙畫。春色漢宮。備極淫穪。這種頑意兒。玷污山靈。未免罪過。有賣鳧茈的。吾們買了若干枚解渴。且啖且行。還顧。峭蒨青蔥間。峯巒複沓。亂石嶮峨。不可名狀。途徑紆回。約行五六里。始到靈巖。斜坂迤邐。行止止。土石間苗。生稊筍。髡鬚摻玉指。我們拔了成束。以便帶了回去。煮花豬肉以下酒。既而抵最高處。石磴峻滑。非援攀卉條不克登。我們又研了一挺直的樹枝。權當司的克。俾得支撑扶持。那最高處巨石如砥。上鑿有琴臺兩字。相傳爲昔西施奏琴的地方。旁邊有兩個孔穴。又相傳爲吳王與西施對奕時。投置碁子的天然器具。但這種傳說。恐不足憑信。因這陡絕的琴臺。雖我們壯健的男子。尚不易攀登。豈弱

女子所能勝。這想是後人附會其事。成爲豔跡罷了。我們兀立巨石上。東望太湖。烟水迷茫。帆船點點。莫釐包山。屹峙湖中。真好比水晶盤裏的兩個青螺。俄而山風颶發。厥聲颼颼。雖非龍山。却欲落帽。勢既不可留。乃相率而下。時有二女郎出。其輕羅帕子。繫以綵絲。以代紙鳶。帕子因風而舞。絕似紙鳶之高舉。有趣的很。左折有清水一泓。爲浣花池。再左則爲靈巖寺。寺乃古館娃宮故址。浮圖嶽立。計級七。每級供有石佛。我們進了寺。山僧淪茗以獻。飲之渴頓止。且又苦熱。磅礴解衣。借了把大蕉扇來揮着。習習清風涼生兩腋。坐了一回。出寺游覽。那左邊的山坡上。一石塊然。恰對着太湖中的龍頭渚。其狀酷肖元緒公。俗因稱爲烏龜望太湖。又有一石直立。似偉丈夫。其容

儡儡然苦有待而失望。俗因稱爲癡漢等老婆。據父老說。古有一男子約女來會。不料女屆時爽約。男子便僵化爲石。這種有味的故事。很足以添游客的興致。其他尙有許多名蹟。什麼響屨廊。咧韓王碑。咧香水谿。咧……都不及偏領其勝。我們再在寺裏喝了一杯茶。即圖歸計。循着原徑下了斜坡。憚於越巒踰峯的勞疲。找了個童子來作嚮導。改由金山麓地而行。那金山爲採石之所。附近數百里的石料。大都取給於此。仰望山石。塽塽頰顏。多斧鑿的痕跡。過金山浜。茶塢浜的市集。那些山氓。聚在小茶寮中。賭博廝吵。喧譁令人厭惡。行不多遠。爲天平的東童子門。經了這門。完全爲田塍了。時斜陽照墟落。乃競赴停橈處。及歸抵金昌。早已萬家燈火。炤眸生纈了。

天池灌足記

蘇州的名山。什麼虎阜咧。天平咧。支硎咧。都頑的膩了。因想到一個沒有去過的所在去頑一次。既而知道有個天池山。離城約三十里左右。很有些兒景蹟。於是就把天池做了個清游目的地。但是屢次與友約期而去。總是屆時天不做美雨師阻駕。今歲重九日。諸學友又約定往游。在上津橋下船。晨間小雨廉纖。兀是焦悶躊躇。不半小時。雨霽日出。我們就決計棹舟前去。到了上津橋。我們雇定的船。已停繫在柳陰深處。卽有船娘招呼下船。但榜人因市看沒有還來。我們恐一再遲延。暑促不及暢游。囑船娘先行開船。船緩步疾。榜人可以追及的。船娘也以爲然。便解維劃波而行。柔艣聲聲。秋江寥闊。我

們城市中人久錮塵囂。一到了這種境地。頓覺眼界寬舒。心神怡適。不一回。經西園戒幢寺。而抵冶芳浜口。這冶芳浜在數十年前。素稱
豔。數粉黛如雲。戶宇櫛比。一般裘馬王孫。驚趨而至。纏頭浪擲。花海
吹笙。確是一個銷魂之窟。以視今日之敗葦荒濱。相去不啻霄壤。今
昔異狀。那得不令人感喟呢。將近寒山寺。有一斷橋。榜人已追及船
便附岸。俾榜人上登。我們見了。不覺異口同聲道。是真一齣斷橋相
會哩。到栖星橋。爲一市集。鄉人大都以編筐篋爲生。時已近午。了船
娘爲我們陳盤數事。料理膳餐。天又翛翛而雨。黝雲低罨。山容爲改。
不多時。而又雲開雨歇。蓋今日的天和人們的境遇差不多。時蹇時
通。無從得其端朕。船旣轉折。境更清曠。兩旁的樹。岸土被水浸蝕。巨

根外露厥狀一似怪獸之頭而垂條着水拂掠篷牕。玻黎上點點留痕間以紅蓼白蘋此處可愛絕妙一幅秋江放櫂畫本惜我不能繪臨未免有負佳景了。而野菱糾蔓於蘋蓼間我們戲把司的克鈎摘得一二枚剝而啖之清嫩可口又行了若干里抵白馬澗港汊窄狹便泊舟上岸白馬澗爲一個小鎮鎮多茶寮氓夫據集作樗蒲戲呼盧喝雉之聲不絕吾國人好賭性成於此可見一斑市盡則又田舍相接門臨谿塘牧童驅羊叱犢閒適的很塍間又伏着一頭小橐駝毛色櫻隆峯長項別有一種狀態愈行而途徑愈僻野了乃招一村間女童許以酬賞作爲嚮導那女郎年事可十七八邀尙楚楚而捷步若飛我們男子反有望塵莫及之概一再請伊緩行始克相從此

時沿途景物。幽蒨無與倫比。塘水中浮着紫色的萍藻。小鱗瀲瀲。時起漚沫。雜樹扶疏。中間以一二烏柏殷紅霜葉。疇若春華。雜樹也有結着一顆顆的紅實的。點綴秋光。益形嬌麗。這樣的行了八九里。陂陀起伏。達賀九嶺。循磴而上。令人汗喘。約數百步。則穹然一門。和平的童子門相旁。門旁有一巨碑。朱書「天養人」三字。這三字似乎沒甚意思。想係俗子所爲。據鄉人道。三字朱文。從來不加硃。髮色澤垂褪。往往風雨作而紅暈如新。神靈奇妙如此。齊東野語不足憑信。經了這門。嚮導的女郎道。往天池山有兩條路。一條取道黃牛嶺。崎嶇的。很一條爲平易的蹊徑。究從那裏而去。我們想路愈崎嶇。境愈奇突。便不辭艱險。由黃牛嶺進行。上了黃牛嶺。丘陵駛駛。岩嶙

纏連。或峻谷巒岑。或懸崖詭怪。而山鳥呼鳴。訣厲悄切。到了這兒。四圍盡是嶂巒。幾疑脫絕塵世。忽而峯迴路轉。由高而下。路畔一大巒石。如經斧削。厥狀頗奇。而山腰石龕相對。中供接引佛。其間有一方池。廣約半畝。渟水汀瀅。嚮導女郎道。這個便是天池了。我聽了大喜。足力也有些疲乏了。便在石旁坐下。脫履濯足。因謂學友道。濯足天池。比之灌足長江萬里流的。雖不及他的豪情。也有他的勝概呢。池對寂鑑寺。繞以石坦。有門可通。我們進去隨喜一番。庭中黃白二桂。繁英穠馥。和旃檀的香氤氳一片。左有禪齋。數椽小築。三面凌空。僧人烹了茗卉。請我們在禪齋中憩坐。憑窗高眺。棧巒峻嶮。中有崕峩孤亭的巨石。便爲蓮華峰。我們出攝影機照了一幀。這時天又冥冥。

而雨漑漑蔚。風聲呼稀。雨滴亂綠中作清響。我們枯坐聽雨。約一小時。雨勢稍煞了。^微嚮導女郎道。山氣暗昧。陰翳未銷。難以待晴。不如趁此雨勢稍煞的當兒。下山去罷。我們聽從出寺。因急於下山。致鄰近花山的乾隆獨木御座未能前去瞻賞了。忽忽由平易的蹊徑而行。草蟲嘶咽。一有足聲。便戛然而止。兩旁多松秧。簇簇葱翠。這是山農種以鬻錢的。行不多遠。雨漸漸的大了。回顧丘嵐疊嶂。溟溟鬱鬱。這時適在壙壞之野。四無遮蔽。適叢樹下。翛然風來。柯條間留滴瀉。墮點大似拳。不一回。衣履沾濡殆遍了。某學友道。今天個個濕頭。^{俗稱不幸爲弗濕頭} 大吉利。引得我們都笑了。既而抵天養人的洞門。循原坡而下。再行三四里。始有村落。我們在農家屋檐下暫

繫。後人也隨行。見有賣葷的。便向他購買三百毒蚨。可躉一斤。可謂價廉極了。且山葷不失真味。尤非城市間物所可比儻。躲了片刻。呀。邨犬爭出狂吠。我們仍冒雨急走。又走了若干里。始到泊舟處。個個和水老鴉一般。入艙解除溼衣。船娘擰來熱手巾數把。將頭面的淋水揩拭一乾。始稍甯適。而腹中有些飢餓了。遂出晨間所備的重陽糕。啖啖一飽。那重陽糕爲應時鮮品。或赭或白。或紫或黃。中含糖餡。飢時啖之。更覺甘芳異常。正合了先哲所謂飢者鳥爲食了。船既開放。大雨滂沱。從篷窗中外望。好一派米家潑墨山水圖。雨珠入水。沫起迴薄。自小而擴大。加之激濺錯落。不可名狀。水中游鱗。因而大樂。頻作潑刺聲。翠鳥輕掠水面。紺潤碧滑。羽澤綦美。榜人道。翠鳥喜。

啄魚有魚虎子之稱。茲聞潑刺聲。又將利喙大動了。我們更促膝作拉雜話。船畜一狸奴。喜晤人。我素愛狸奴的。逗以一索。狸奴戲撲騰翻厥狀絕趣。我對學友道。這真是髦兒戲哩。（髦諧貓）達寒山寺寥戾暮笳。天色漸暝。及到上津橋。岸上電炬。在黑暗中作作生芒。乃雇街車歸去。略進晚餐。便倒身而睡。夢寐中猶似此身在煙波浩森中呢。

靈嚴之秋

我師玉峯胡石予先生。素抱冬夏讀書春秋游覽之願。無奈羈於教務。不克如願以償。所以今夏他竟脫離了議義黑版生涯。恝然歸去。半畝蔬菽。魚鳥忘機。閒適的很。秋來動著游興。長車至白下宿燕子

機泛莫愁湖。浴湯山泉。登掃葉樓。順道又上金焦山。轉往維揚訪平山堂。謁梅花嶺史閣部墓。所至有詩。奚囊充斥。他預先寫了一信給在下。定於重九前一天。由京口來蘇。并約在下屆期遄返。藉謀良餽。師生契闊。糸念殊殷。正可乘此時機。以慰飢渴。在下遂於初八日摒擣俗冗。晚車回里。既抵舍間。石予師已早到。由荆人代爲款待。我們談別後情形。不覺談至深夜。乃訂明晨作登高之舉。始各就寢。

重九日晨起絕早。我們盥漱吃點心畢。即至泰讓橋堍。上木瀆輪船。那船票每位祇小銀幣二枚。價錢是很廉的。但是這天適逢令節。大家都效著桓景故事。把靈巖作爲目的地。所以這船上乘客。很爲擁擠。好在我們是坐的房艙。尙得一席可以安坐。不一刻。船便向著胥

江開駛。艙中諸客。拉雜談天。有述及田畝螟蝗的。去歲患蝗。昆蟲局
把捕蝗燈借給農民試用。燈光照耀。果然蝗蟲飛集殲滅了不少。不
料今歲田畝間。那未用燈的。尙沒有多大蝗患。試用燈的。反而蝗蟲
密聚。禾稻皆萎。究其故。原來用燈吸引蝗蟲。那蟲遺卵很多。因此
今歲蕃殖起來。大受災害。一般農民有鑒於此。對於新農學術。無不
疾首蹙頰。農民頑固不化。誠其通病。然改良農務的。沒有經驗。設想
不周。恐也不能辭其咎哩。我們聽到這兒。推窗一望。那姑胥山峙立
於右。姑蘇臺的遺址。歸然猶存。而七子山又高矗於左。吳水吳山。明
秀獨絕。贍賞了一回。和石予師談詩。師爲誦其紀遊新什。如泛湖云。
「一舟回溯夕陽西。指點虹橋壓水低。畫舫笙歌春已去。蕭蕭秋柳

自長堤。」掃葉樓云。「古木西風掃葉樓。披襟一掃積年愁。佳兒婦
婦離孫挈同到清涼山上頭。」游湯山云。「熏浴溪林萬綠烟。又來
京國試溫泉。積年塵垢身嫌重。一洗輕於世外仙。」都很隽永有味。
其他尚有古風律詩。不克盡記了。憶誦了數首。不覺船已抵埠。我們
途徑不熱。隨着同船來的幾位游侶。循田塍而行。野風吹來。杭香襲
袂。塍盡而得平易之路。據說乃有清十全老人游覽江南勝蹟所築
之御道。曩時帝王威福之盛。於此可見一斑。約一里許。便抵山麓。青
磴榮委。偃僂上陟。兩旁磚塊磈礧。諸石攢積。有似鼴的。有似鼓的。有
似馬之驃逸的。有似狙之伺伏的。最有趣的一磐石。蘊怪蓄變。厥狀
如龜之昂首南望。俗因稱爲烏龜望太湖。蓋三萬六千頃的巨浸。適

在其南面哩。又有一石。介然而凝。高八九尺。俗呼之爲癡漢等老婆。
相傳有人期女。女不至。遂僵化爲石。雖齊東野語不足憑信。然可與
尾生之抱梁柱而死。先後輝映呢。這時在下覺着脛足有些凌楚了。
卽在迎笑亭中憩坐。石予師年已六十餘歲。腰脚殊健。毫不覺憊。在
下丁壯反不能及。那真愧恧極了。俯視山坡青簇簇全。是稚松。這
因巖壑間多大夫枝。天風吹果墜落。吾生的我們更上造其巔。石予
師近來家居。常以栽卉藝竹爲消遣。故山行頗留心崖旁閒花異草。
採擷根實。以便移植園圃。這奇怪的巨壁上。們粘泥土。便生荆樹。這
種葦閣佔據地盤差不多。自以爲很穩固了。一日風雨交加。頓時
敗不可收拾。幾經轉折。已至崇教寺。我們進去隨喜齋堂正在修葺。

聖土版築。縱橫雜陳。我們方苦口渴。就在僧舍中飲茗數盞。立覺兩腋風生。精神完足。堂後有鐘樓。拾級而上。憑檻遠眺。蕭條幽藹。彩錯疑畫。考諸志籍。這寺樓乃館娃宮故址。無怪佔地之勝了。惜乎響屩處。無從訪尋。大約總在寺之前後。端爲年久湮沒罷哩。樓側有塔亭。亭雲外。亦爲千百年物。塔下爲一隙地。我們正徘徊間。忽覩天桃數株。著花爛然。非時發蕊。使人驚訝不置。因想仙人殷七七。於九月九日在鶴林寺賞杜鵑花。碑史傳爲異事。我們郤於同日。在崇教寺賞着絳挑。這眼福也不讓於仙人呢。既而出寺右行。得一泉。叩諸山僧。云名翫華。過一穹門。累甃已半圮。附着蔓葉。頽麗有如醉醫。的是可愛。更有二鳥。相色澤亦殊妍豔。古云。秋山如妝。這句話真不差啊。

到了這裏。崖石亂疊。崎嶇難步。勉至高岡。爲西施琴臺。南望大湖。浩汗無涯。東西洞庭山。很靜穆的對立。湖波真和水晶盤裏的兩顆青螺一般。而遊帆點點。兀是瞧不清楚。非借重千里鏡不可了。山巔多鷹隼廻翔。有帶獵槍的板機射彈。厥聲砰訇。四谷俱應。我們偶一下瞰。臨淵千仞。爲之魂悸股慄。不敢久留。循著原道下來。過迎笑亭。繞至西施洞一游。那洞爲斧鑿所成。大可容六七人。奈俗子信筆亂塗。疥壁殆滿。想美人有知。當爲嬌嗔不置。立洞口。可望見韓蘄王碑。卓立綠叢中。相隔一二里。不能撫碑一讀。引爲憾事。下坡後。亟趨市集。以謀果腹。蝦一碟。魚一簋。俱有至味。爲之飯進三器。飯畢。距開船尚早。一時餘。乃沿著香谿。前往羨園。香谿相傳爲西施曾經浣手。從此

一水皆香亦一佳話。谿旁一合抱巨藤，糾纏在一棵槐樹上。較拙政園文衡山先生手植藤不相上下。年代當亦好久了。羨園爲嚴氏所有。曩爲端園。歸嚴氏後。遂易今名。境地絕佳。有友于書屋。延青閣諸勝。但主人別營夷廈。捨此不居。蛛網塵封。草萊礙路。大約已久不修葺了。我們越石過榭。達環山艸廬。守園童豎爲之烹泉作茗。藉佐清譚。廬對一池奇石錯列。磚隙中天竹扶疏。早實纍纍。有類相思豆子。廬有樓。登之可見巖塔全景。揖別山靈。無窮依戀。買邱有願。未知何日得償哩。旣出園。仍由市集抵船埠。市集頗熱鬧。招揭多棗泥名餅字樣。餅爲該地佳品。凡來游的。莫不爭買若干枚。歸以饋朋友。登船啓碇。適爲順風。倍覺迅速。水程中石予師口占二詩。用紀靈巖寺桃。

花和嚴氏。美園其一云。「琴臺一踏最高峯。九日山花詫異紅。笑指靈巖添豔跡。夭桃一樹媚西風。」其二云。「十年前一過山莊殘客重來話海桑。聞說主人有新築。園林雖好已荒涼。」約四時許到家和眠雲晤見。因一昨眠雲外出酬應。故此時方始覲面。晚間眠雲備了金毛團臍巨蟹。飲醇持螯。快樂的了不得。石予師又在燈下。把兩日所歷。統寫一詩。在下索性抄錄下來。爲是記之殿。「明燈照秋夕。清話足幽味。君自滬瀆歸。我從都門至。明日山游訂。重九舊歷記。鼓輪抵香溪。山光正明媚。自信腰脚强。未致登陟憊。靈巖搜古蹟。不甚屬我意。一山稚松青。蓬蓬喜生遂。中道剪伐免。可望偉大器。所惜山荒荒。叢穢草滿地。靈苗孰封殖。成材慮不易。轉念還自笑。幻想太無

謂吾輩偶登覽。且復尋常事。不話古興亡。遑恤林榮瘁。上山天色陰。
下山雲光霽。回舟來友家。持螯共一醉。」

可園讀書記

吳中名勝。首推滄浪亭。登之令人思古追賢。低徊無已。與滄浪望衡
對宇者曰可園。水木明瑟。佳趣盎然。植梅數十百本。尤以鐵骨紅最
爲名貴。蓋斷枝表裏俱赭。絕少覩見。惜今非花時。祇一二斜柯蹇立
於池畔。彷彿美人之亂頭粗服。尙未紅妝梳洗也。不慧一昨回里。偷
半日之間。與眠雲孔章二子驅車蒞其地。以應吟秋子彝之招。園中
藏書甚多。某名宿長其事。而吟秋子彝同司編目之職。其編目也。一
爲種類目錄。一爲書名目錄。一爲著者目錄。列短櫟若干事。排比抽

斗貫以銅梗。諸標識之硬紙片。纍纍串諸其上。任人翻檢而不虞遺散。法至善也。既而吟秋導入樓室。出示韻府羣玉。書計廿冊。行格疏朗。古色彪弸。書根繕寫又絕精妙。爲元延祐元年刻。尤爲難得。更有行水金鑑及玄妙觀志。咸爲世間孤本。金鑑述水利綦詳。附圖又細緻無與倫比。金鶴望前輩見之。愛不忍釋。頗以不得價購。引爲憾事。玄妙觀志。計二冊。爲工楷抄本。記觀之掌故。及前人詠歎諸什。收羅殆遍。亦爲稀有之佳籍。其他明版諸書。縹囊梯帙。充斥四壁。一時難以領略。而海上諸日刊似申報時報新聞報等編年彙訂。自成大觀。聞明春尙擬補覓晶報等全刊。俾富厥藏。展覽一過。出至博約堂。有樓五楹。貯書千萬卷。并有宋版者若干部。尤饒古澤。奈司值者適外。

出門局不得一窺其奧。欲飽眼福。當俟諸異日矣。

可園探梅記

吾吳產梅地。首推鄧尉。繁花似海。綴雪生香。春序方初。宜蠟阮屐。然
是地去城數十里。往還頗費跋涉。叢脞之愚。固無此清福。以餐瓊領
豔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有南園可園。巡檐索笑。堪以慰情。而吟秋
子。彝二子。又致意相招。乃於一昨撥冗作半日游焉。升博約堂。與二
子把晤。略述別後情況。卽引愚登樓。一覽藏書之富。蓋可園者。亦一
瑯嬛勝地也。入其中。丹函翠蘊。綿袞縹囊。別類分門。垂籤累累。而圖
書集成。都五千餘冊。幾占鄰架之半。絕貴異者。有元版之宋元鑑十
六本。春秋屬辭兩函。昭明文選全帙。書爲蝴蝶裝。古香古色。使人愛

不忍釋。鑑藻一過。直趨浩歌亭。一賞寒枝芳蕤。以療愚之飢渴。花有素者。有淺碧者。而以赭色者爲多。霞融姑射之面。酒沁壽陽之肌。裂蓄含春。爛漫極矣。蟲身其間。不啻趙師雄之醉臥羅浮也。子彝善照景術。遂出鏡機以試之。且置關捩。能自動不假人手。故得三人駢立而留真。旣畢。迺循漪尋鐵骨紅老梅。夭矯如故。着花三四朵。彌覺酣紅馥郁。旣而又至對宇滄浪亭一游。亭兀立於聚茸茀離間。日益頽廢。有桃塢居士者。發願葺治之。茲已煥然一新矣。時暑日西斜。亟辭二子。驅車抵青年會。因映演太眞外傳電劇。愚爲上海影戲公司之臨時代表也。

游萃秀堂記

滬上無邱巒勝蹟。歲遇重九。士女效桓景故事者。輒有乏地登高之慨。無已。乃藉萃秀堂以慰情。堂在城中。四圍市廛櫛比。喧闐萬狀。然一涉足。則別有天地。不啻吾儕治小說家言者。於熱鬧緊張中。着一閒情逸致之情節。令人襟懷豁然。低徊不置。不慧髫齡。每屆九秋佳節。常隨先大父筇杖以往游。登高舒嘯。意志殊適。既而至城隍廟前。觀魚龍曼衍以爲樂。屈指計之。瞬逾廿載。先大父墓木已拱。不慧哀樂中年。疚難煎逼。回憶兒時狀況。不禁愴然欲涕。日前偕姪兒浩英。一覽新建之神廟。便趨是堂一游。敞南軒榜曰神尺。雀糞燕泥滿庭。除益形蕭瑟。循廊而過米家書畫舫。則疊石嶙峋。森羅卉木。卽俗所謂大假山也。登之可見闌闢擾攘。及湖亭曲橋之勝。時有一夷人。

挾姬來此登臨。并出留真機以照影。蓋對於東方景物。亦有不勝欣羨者。潛達旁通得一池。大可半畝。多斷梗敗葉。失其澄明。池左有屋數椽。爲某校絃歌之地。朗朗書聲清越林石。莘莘學子此福直過於南面王矣。歸寓濡筆記之如此。

龍華觀桃記

竭來海上觀花之興大煞。邇日內子壽梅自吳門至。慕龍華之桃迺於一昨往觀之。同行者除愚伉儷外。則爲慈母暨弟姊。由西門雇一摩托卡。颺輪疾電。經斜橋南行。竹樹田畦。頗足豁人心目。俄頃已抵寺門。努目金剛法身絕巨。進則爲大雄殿及三聖殿。結宇煥然。飛烟湧座。佞佛者方膜拜竭其虔誠。宣號如囀語。間有歐服少年。亦焚香。

作醜狀。是真可嗤者矣。寺之右偏有報恩塔。計級七陵櫟中。香檜風鈴語。彷彿饌娥環佩聲也。過此得一小徑。可通塍陌。遠望茅舍荆籬間。桃花繁株堆錦。映以丹曦。其光鬱鬱。惜隔水不能見。否則不啻入武陵源。爲避世民矣。足力微疲。遂於新園啜茗小憩。時塵揚天半。游輦紛集。大都王孫公子。挾豔姬以俱。鴨髮炫奇。長桂門麗。村豎競以折枝桃求售。有含苞者。有爛放者。或紅似輕霞。或潔若素練。或重薹駢萼。或嫩葉疏英。且雜碧桃一二。更歷亂有致。美人與花相契。往往斥貲不吝。帶將春色。載滿輦廂。人面花光。益添妍媚。洵極一時之盛已。愚等仍乘原車返。燈下艸此小文記之。

六三園紀游

余性孤寂。往往喜獨尋林石佳勝。徜徉嘵傲。藉以舒意。聞有六三園。距余寓不遠。一昨無事。仍往訪焉。園在江灣路左。係瀛島人之所營。築入門。便爲馳道。環一場地。大可五六畝。細草平鋪。似展綠罽。其旁植櫻樹成行。凌於春寒。葩葉猶未勾萌。厥象頗覺荒遠。蕭澹而樹下蟲然若鶴舍。而髹以赭漆者。咸爲電燭之龕。蓋所以備永夕之宴樂也。而對徑開軒。依林結宇。則爲島人之居宅。紙窗中隱約可見矮几紋席。瀛畫倭書。陳列別饒風致。竹扉之曲。立一石像。低眉慈容。鏤有普曇妙嶺四字。胸前且束以紅抹。上書奧川敦子。令人莫釋其義。然以意度之。殆亦迷信之舉耳。再前行。便見禽。固若皎鶴。若孔雀。若鸕鷀。無不盡羅。一二倭娘方盜穀粒以飼。而禽類馴擾就啄。殊不畏人。

園畔又有一鹿欄。離鹿攸伏。毛澤光潤可愛。過欄。瑣牖掩映。則搨翠亭在焉。題額等俱爲大正年號。一楹聯尚可誦。走鉛錄之天上四時春。看好花不斷。明月長圓。縹渺蓬萊幾洄溯。座中前度客。儘舊譜留題。新詩覆瓿。大千萍梗話因緣。視其款識。亦出於島人之手筆也。時已垂暝。遂呼車歸。寓篝燈寫之。以志鴻雪。

賞櫻聞鶴記

予晨起殊早。散步垌野間。日行二三里。以爲常。附近有六三園者。尤爲予所憇息之地。蓋煎炙塵氣。不可不藉此以吐氣耳。園有櫻。都數十株。高皆尋丈。叔桺立於阜石中。厥境清絕入畫。日來櫻已著花。花五生如梅。色淺紅。含苞者更爲濃豔。彷彿二八女郎。春情微逗。對之

使人魂銷。花或疏或密。自遠望之。霞蔚雲蒸。不啻也。徘徊其下。瓣有
因風飄着襟袂者。更爲韻絕。而橋左蓄白鶴二立。水流中。自刷其翮。
偶然唳叫。聲悠然以長。此古人所以有鳴臯聞天之說歟。園中多倭
人之居。有松三次郎者。能操漢語。頗與予善。謂吳老缶生前嘗蒞此。
見雙鶴而愛之。立染毫圖其形。丹頂素翎。雲飛欲舞。閒放超遠之意。
盎然紙上。是畫今尙存笥篋。而老缶已歸道山。展玩之餘。未免愴然
興感云。

雙浮圖記

余曩居甫橋西街。去舍百數十武。有雙浮圖焉。考諸府志。爲宋雍熙
中王文罕所建。對峙夏雲。東西相距祇尋丈地耳。浮圖俱七級。無階

梯可登而赭堊剥蝕。巒嶺崩圮。隙罅中苗生雜樹。禽羽棲止。嚶呦不絕。幾如仙樂。噭謫發於九天也。每當斜陽西墮。逍遙相羊乎其間。聊以忘世。亦有足樂者。浮圖之南爲唐般若寺。以失葺久。榱朽甍折。殿上蜘蛛塵網。矮几冷銚。尤覺蕪穢不堪。蓋縗流盡去。遂爲竈者所居云。

記馬鞍山野豬峯下之蘭

月之上旬。宿雨初霽。春和景明。二三友人約游岷城之馬鞍山。馬鞍山以形名。山產奇石。瑩潔如玉。故又號玉山。亦稱玉峯。山之東峯。巨石層疊。頗具壯觀。其麓則劉龍洲墓在焉。顧尙不若西峯之尤佳。西峯較高。石嵯峨不斷。望之若羣獸。故稱野豬峯。是日登陟。由東峰至

西峯蘭花香撲鼻而來。意必佛寺中僧人所藝植者。既至寺。並無蘭。問寺僧。答以蘭在野豬峯下。山谷凹處。不見花葉。但聞蘭香。年年如是以山谷幽深。人不敢縋險而下。無能移植也。余乃歎曰。蘭生空谷。不以莫服而不芳。其是之謂歟。客曰。鄭板橋詩有十字。街頭論担挑。句抑何濫賤。若是。又題所畫破盆蘭花云。而今細想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亦云幸矣。余曰。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若此山之蘭。隱于幽谷。感人以芬馥。而不爲人玩弄。可謂得其所矣。既而從別徑下坐於體育場之草地。望野豬峯。益見其奇。蘭花香猶拂拂在人鼻觀焉。

記寒碧山莊之濟顛石

吾蘇寒碧山莊。名勝動東南。卽一草一木之微。莫不耐人留戀忻賞。

間以累石崢嶸。洵有如古人所謂蘊怪含靈懷奇蓄變者。而濟顛石危立鴛鴦池畔。尤妙得神態。冠欹側。肋骨袒露。加之徵蘚斑剝。鬢髡布衲之破綻然者。一一皆酷肖梵宇間所雕塑之僧像。而出諸自然。不經削琢。斯亦罕覩可貴也矣。一昨予侍母往游。佇對久之。因記之如此。

香溪泛棹記

漱灑春光。忽思故里。偷閒六日。舊雨盡懼。而修禊之辰。與吳子鼎畫師及宋子壯趙眠雲。同作香谿之游。香谿距城祇廿餘里。輪舟便捷。瞬息可達。既抵埠。趨下沙塘。訪袁雪莽（幼辛）先生。時雪莽方與其弟子王琴仙討研畫理。見吾儕來。慇懃款待。琴仙出示王石谷畫。

像貌清癯異凡流。而衣著不加皴畫。更飄然有致。蓋出雪莽手筆也。
題識咸一時賢彥。確是名貴之品。雪莽長兄秋生先生。宦游四方。茲
忽意倦言旋。亦擅寫花卉。用以自遺。由雪莽紹介。一一觀晤。眠雲曾
求其續。一便面雙鈎之菊。成未及半。然郁兮芬芳。若欲溢紙。且用筆
賦色。逼肖南田老人。尤爲難覩。正欣賞間。而主人已招石家名廚來。
辦餚絕精。蒪羹魚膾。足使張季鷺聞之饑煞。火肪一盞。腴嫩鮮隽。妙
在入口而化。洵美味也。佐以佳醪。不覺醉飽。飯後。主人導游其園圃。
老樹穿檐。藤蘿蔓壁。而一曲清流。疊以玲瓏之石。小立其間。令人忘
世。橋畔海棠。婀娜新紅。如蜀宮裁錦。視夭桃而豔韻過之。雪莽因指
夭桃而謂曰。是爲水蜜桃種。實碩大而蕃。惜孰時蟲鳥輒先分甘。快

我朶頤者。乃蛀喙之餘矣。雖新藝植法。施藥爲壅。且用桑皮紙以裹。貫可免蟲鳥之患。但臃腫不耐觀賞。毋甯任其自然之爲愈也。圃垣甚卑。靈岩之勝。眺瞻可得。雪莽曰。盍蠟屐一遊乎。生長岩麓者。反終歲不登山。以爲平庸無出奇處。一旦佳客來。岩丘亦鬢鬟饒雲煙佳氣。動人趨陪陟臨之興。言語妙天下。雪莽固不讓君房也。煮舜稍坐。卽相率循御道。作登臨之計。疇野步行。異常適足。矚升籬醉僧二石。態狀宛然。眞奇景也。坡陀起伏。一再轉折。而至迎笑亭。雪莽藉亭稍憩。吾儕鼓勇而上。凝眸望湖帆檣。歷歷而風濤聲隱約可聞。不覺駐立者久之。奈時已不早。亟連袂下嚴氏羨園。過門未入。忽促至輪埠。不料舟已開駛。不得已雇扁舟一葉。返櫂斜陽中。舟小恰容四五人。

偏處甚苦。而艙隙間颯然生風。爲之瑟縮。及至胥江棗花壘。已樓閣上燈之候。始知輪舟因得捉船之訊。僅至橫塘而止。乘客徒步而歸。反落吾儕之後。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天下事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固不獨今日之舉爲然也。予鼎畫師有紀游之什。錄之以殿予文。詩曰。庚午暮春初。風和天氣朗。修禊繩高賢。良朋邀兩兩。扁舟泛香谿。聲柔盪雙漿。沿隄柳絲垂。遍地桑麻廣。菜花黃似金。繡爛膏腴壤。漫云山水佳。野景足欣賞。未升君子堂。心神已先往。主人喜客來。聞聲開書幌。握手敍寒暄。呼童具醅盃。觴咏以盡歡。無須管絃響。知交訂忘年。隽侶集少長。坐中有元方。道貌猶堪仰。(謂雪翁之兄秋生先生)清言挹冲和。粹然引遐想。飲罷酒微醺。涉園矚曠敞。老儒一

畝宮。樹木十年養。神仙顏色嬌。玉樹凝漢掌。有此好園林。真堪息塵鞅。庶幾谷名盤。或如川號輞。上已此勝遊。蘭亭遙想像。右軍一序文。讀之意快快。園後卽靈岩。登山連步上。主人腰脚強。攝衣不曳杖。我也遊興濃。豪情爲鼓蕩。直躡山之巔。湖光遠滉漾。欲掬水涤胸。奈難脫塵網。長嘯發浩歌。四顧覺蒼莽。古跡怕搜尋。興廢易悽愴。覩茲浪掀波。紛爭正擾攘。大道日淪夷。世情多變颶。惟公栖幽深。洗心不骯髒。道德與文章。光燄長萬丈。拳拳而服膺。師事願期償。暫時坐春風。心靜意俱爽。所恨分雲泥。不能久倚仗。臨別我默然。賦詩一慨慷。

吳門話雨記

謁來海上。故鄉幾如傳舍。雙星渡河日。偷閒旋里聊。以盤桓。是日長。

車早發抵閩閈城。尙未及午。遠見北寺塔巍然雲堞間似表歡迎之忱。中心爽懌不可言狀。驅人力車至胥谿棗花墅。與眠雲把晤。拙荆已先在。係於前星期來者。旁晚浴後。眠雲及其太夫人陪同愚夫婦作遂園之遊。園本爲畢秋帆故宅。花徑紆回。堆阜突怒。素爲吳中名勝。茲由園主羅致優孟柳敬亭之流串劇平話。藉以號召游客。且標名小世界。極魚龍漫衍之盛。而七夕張燈。閒情送巧。如雲士女。倍形喧譁。陂塘中綴以電炬。照映藕花。水煙凝碧。而弦吹之音。依微杳妙。尤爲幽絕。吾儕旣聆崛曲灘簧。又於映紅軒中一聽燕人某某之奏樂。某某能以鼻腔吹笛。成梅花三弄之調。足畔列傀儡十餘具。傀儡各執一器。絡以綵索。當某某吹笛時。手足更牽掣高下。諸傀儡遂靈。

動而爲樂班。鐘鼓鏗鏗。管絃暉暉。疾徐共節。競響萬殊。洵神乎其技哉。軒中人氣氤氳。不堪久駐。乃出而坐竹樹間。爽籟颯至。聲韻冷然。如夏玉心脾。爲之一清。惜多妖姬蕩婦。娉婷往來於花下。秋波斜睞。玉腕輕觸。極弄姿送媚之致。蓋阿黛橋畔。鶯燕紛飛。半入城中。爲私窩子耳。園中備有酒餚。吾儕卽憑水榭以飲啖。夜香浮月。清風在襟。其樂有非塵俗中人所得夢想。飲啖畢。便謀歸息。

初八日。晨起闢舊居之室。則積塵盈寸。蛛網罥人。略檢書籍。來鴻集。已遭鼠牙之劫。封面蝕落。其中所黏。如抱存貺愚之雋札。指嚴報癖。諸遺簡。泰半殘裂。不可收拾。予神之威。殊不亞於曩日之祖龍也。飯後進城。至公園東齋西亭間。佳客盈座。品淪冰甌。一種閒適優游之

態狀。頓使飢走海市之不佞爲之羨煞。蓋海市中人受物質文明之
毒。且又壓迫於經濟勢力之下。終日碌碌奔營。絕渺此種情致可觀。
也。旣而於西亭晤畫師吳子鼎喬梓。譚笑甚歡。坐可半小時。卽辭別。
至玄妙觀前。觀前市廛。以讓路故。均鳩工卸築。氣象爲之一新。而尤
以護龍街爲城中模範路。坦闊可並數車。較諸夙昔窄隘如溝渠者。
不啻霄壤之判矣。略購一二食品。乃往憩於吳苑深處。俄頃。眠雲挾
一簑頭。自飲馬橋伽盦畫室來。展視之。則所繪爲一蝟厥體蜷縮。毛
刺似針。而藤蔓間離離金瓜。頗見設色渾灑之工。眞精構已。眠雲擬
印心漢閣藏扇三集。爲人物走獸。而走獸中獨缺伽盦所作。故特踵
其門。立求一蝟之惠也。移時。伽盦柳村惕安範九。均蒞止。子鼎又來

會近來吳苑四面廳上。每晚頗多賣書畫骨董者。流出示其品物以求售。柳村惕安富於識見。舉凡漢之瑰玉宋元之書畫。以及種種玩好之物。胥能加以藻鑑。別其真贗。眠雲購得某名人之琴聯。及十三太保之鼻煙一盞。乃相率至北局某酒肆小酌。肆之附近多菜館。有純粹之蘇饌。有歐化之新餚。客之所需。咄嗟立辦。至便利也。數觥既罄。有賣狀元糕者來。此君鳩形鵠面。爲黑籍中人。然於二十年前。固亦一翩翩佳公子。戀名妓金鳳。侍眼波於牀臺。擲纏頭以示闌卒之金盡裘敝。墮落爲簍人。藉茲小業。聊代吹簫。時眠雲已薄醉。賣糕者來獻殷勤。則謂之曰。糕無所需。爾能飲以助興乎。則當餉爾以酒食。賣糕者有樊噲卮酒不辭之氣概。就隅座竟傾觴焉。蓋花雕二斤許。

無蘸色。譬儕爲之粲然。旋丹青家顧彥平移樽轟飲。眠雲遂爲之耗
酌歸卽對榻酣臥。羅浮一夢。不曾置身大梅樹下也。

初九日。秋雨霏微。時淋時止。晨起赴金昌亭蘇州飯店。與居停但杜
宇把晤。蓋先期約定來蘇攝劇者。同來者爲殷明珠女。十暨其弟魯
孟。又但二春韓蘭根。汪吉鑑諸人。見不佞至。卽倩爲嚮導。入城購物。
杜宇近來頗喜從事國畫。然海上苦無較佳之洋紅花青者顏色。茲
於閨門中市姜思序堂購得多種。試之確爲上品。該肆又名黃繪林
堂。馳名大江南北。洵非處士之純盜虛聲可比也。既而又於觀前購
得精工之雀牌一盒。尙擬至范莊前買紅木畫桌。而天又霪霖。且時
已亭午。便於附近中央飯店之園中作餐膳之計。而是日適爲星社

雅集不佞不克奉陪，卽辭別冒雨至滄浪亭，吟秋明道煙橋菊，高慶
夢劍花已先在。多時不見，存間愈密，臨軒外，矚池水中，數披的蝶者。
悉爲蘭苔露搖珠點，霞坼金鬢絕妙，一幅周茂叔愛蓮圖也。俄而大
雨豐注，一片迷濛，田田之葉，頓如孔程之遭途，而傾其蓋，紅葩酥潤。
又如出浴之真妃，使人銷魂欲絕。正瀑練披拂中，瞻廬小青，眠雲至。
衣均霑濡，而以眠雲爲尤甚。煙橋遂解衣衣之。且曰：今日可聯句，以
最難風雨故，人來爲首唱也。是集也，社友計十人，其他或抱恙，或客
異地，不克與會，欲求曩時之盛，不可復得。偶憶郭頻伽詞句，年來
俊侶都散，便登山臨水，只憇蕉萃，不禁感慨係之矣。陳蓋設瓊聽雨
觴酌，溢靉頃盆，牖戶俱不能啓闔，而鬱蒸煩熱，飲凍汽水以解之，席

間。煙橋提議星社成立以還。將屆十稔。擬出一十周紀念冊。僉表贊同。冊中圖畫有社員箇人小影。雜集合影。社員之書畫手蹟。以及曾所輯述之書報。均攝取其封面一角。鑄版刊於其中。文字則小說也。雜作也。星社十年之歷史也。可謂應有盡有。投票選舉。不佞與明道同負徵集之責。固義不容辭者也。至於刊資。亦由社員分任。法至美。善。儲核半殘。忽金季鶴貢臨。明道出美人名士新酒籌以助興。鳳鳳相求。同性則飲。且屢有背誦古詩之罰。腹儉之不佞。幾如有限公司之破產矣。席未終。不佞先行。杜宇仇儼等本約來滄浪亭一游者。茲爲雨阻。遙返旅邸。不佞遂趨蘇州飯店稍坐。偕杜宇仇儼等同至臺花墅寓所。時眠雲亦返家。杜宇素慕心漢閣藏扇。亟欲一覩。以爲快。

眠雲出扇一二百柄以供鑑賞。杜宇尤愛觀岱超然之人物。程瑤笙之翎毛花卉。袁雪庵之仕女。樊少雲之走獸。謂爲炯然精采神化之筆也。又吳蘭洲小冊頁所作仕女。娟逸無倫。寫景物尤工緻。歎爲絕構。讀畫移時。垂暝始去。

初十日零雨。其濛塗泥滑滑。不佞至飯店。杜宇等已起身。正愁天不做美。有妨攝劇工作。少頃汽艇一機者來。謂所定之艇已泊止廣濟橋頭。於是姑下艇雨游。杜宇伉儷渴欲得嫩藕鮮菂。艇乃直駛葑門外荷花宕。兩岸淨植亭亭葉稠刺密。古人詩水天倒浸碧琉璃。洵爲真切之寫照。雨珠敲蓋作清響。素花朵朵涵重欲折。間以一二蘆葦蕭瑟搖曳。秋意益形酣足。且今歲娼禁綦嚴。金昌豔藪鳳去巢空。畫

舫吟秋已成陳迹。更覺滄茫。冷了無塵滓。而村氓亦因雨故。皆蟄處不出。欲求藕菂。無從問津。及後見一舠子。榜人謂可代謀。舠繫汽艇。在綠漪雲錦中。行可三四里。始抵一港汊。榜人解維。登岸。二春蘭根。衝雨隨之。約吸淡巴菰一捲。頃榜人果掘得藕來。計數十斤。二春蘭根童駿氣重。摘翠蓋以遮身。楚辭有緝菱荷爲衣之語。不圖今竟目擊之。繼而諸氓。汎水負蓮蓬來。堆艙幾礙行動。吾儕剝而啖之。味清隽無可言。喻明珠女士更削蓮蓬而成煙斗。用吸茄立克。殊饒情趣也。時已近午。迺囑司艇者直駛木瀆。過七子山下。身掛黃袋之愚夫婦。絡繹于道。因適逢三元大帝誕。故香蟲競集也。抵香水谿畔。同上酒家樓。一謀醉飽。醋魚搶蝦。肥鱉腴哉。烹調之美。海上不易嘗得。

者飯后天忽呈霽色始預備化裝爲攝劇工作杜宇慕袁雪莽畫名相偕至下沙塘訪之軒檻寥豁繞檐植夾竹桃方吐丹葩掩映於簾幙間對之神爲之怡想當年諸葛盧子雲亭不是過也雪莽出示其近作人物橫幅元氣淋漓以渾厚見長不覺歎賞久之辭別返艇折至楞伽山下碧浪相拍溟渤森漫厥爲石湖宋范成大居隱之所也艇泊岸旁明珠二春各易泳衣以涉水顛波奔突狂赴爭流杜宇因命諸助手置開茉莉於水中以攝之蓋「妹妹我愛你」片中有飛屋一幕人自屋下墜適入巨浸中也蘭根爲劇中表兄於岸次見之亟援之去惟是日飄發生寒涉水者皆肌膚起粟矣工作既竣駛艇至車站杜宇仇儂等乘晚車去翌日不佞亦偕拙荆來滬勞人草草

良可慨也。書此小文，以誌鴻雪。

大雨中之外灘公園

海上四大公園，要算外灘公園游客最多。因為地點適中，所以在下也時常到那兒去疏散。一天，在下和范佩萸兄在南京路上買了些物件，信步而行，不覺走到了外灘。我們倆就向公園裏去憩息。園中隙地，好一叢的美人蕉，怒放着穠豔的花朵。我們正對着出神，不料一顆顆的雨珠打到頭上來了。仰視天容，溟然如潑墨。好的我們出門的時候，瞧那天色靠不住，都帶了雨具來的。佩萸便穿起橡皮雨衣，在下把繖兒張着，俄而雨漸大了。我們倆即趨沿堤大樹下，權做了一回漢將軍。馮異濃綠爲幄，果然雨勢爲之減阻。但沿堤的地位。

是傾斜的。那由高而下的水。從腳底汨汨潺潺的流瀉着。彷彿灌足長江萬里流了。我們倆更站到那鐵椅上。和水災時難民攀枝爬屋差不多。站不到五分鐘。那雨兒索性傾盆而下。柯葉上凝含着的雨水。一古攏兒溜滴下來。點大似拳。在下的繖當不住了。繖內濛濛密密的都是雨滴。纓頂上的水循着擎柱淌下。源源不絕。可顧佩萸。雨衣溼透。潰到了裏面的衣袂。我們不得不作遷地爲良之計。一口氣跑到那酒排間去。那酒排間因設置太簡率了。茆屋布幕。處處穿漏。所以這時把那兒座都疊積起來。不能供客。嚼冰飲酒。躲了一會雨勢稍煞。預備出走。詎意忽地又狂風驟雨。一陣緊如一吹。吹打的身上頓時起了寒意。站在我們旁邊。有個西人。也和水淋雞一般的瑟。

繙着那面貌很有些像吾友吹笙花海的金季鶴。在下和佩萸都不期然而然的笑了。游目瞧着黃浦。跳珠濺雪。一片白茫茫地。那隔岸的工廠棲屋。一齊失了牠固有的位置。而急波盪激。把那停泊的小船。顛簸的什麼似的。兀是駭人。既而雨止了。天宇漸漸開朗起來。我們便出園回寓。佩萸身弱。立服了一瓶痧藥水。纔得安然無事。游園敗興。真非始料所及呢。

梵王渡公園紀游

海上的四大公園。要算梵王渡公園最爲宏曠雋雅。惜乎僻遠了些。在下從沒有去頑過。一昨恰爲星期日。偶到滬西訪友。順道至靜安寺前。領略湧泉之勝。那湧泉一名海眼。圍以石欄。憑欄下瞰。可瞧見

那水起泡沫。昔人有兩句詩。初疑蟹眼沸。復似冰花零。就是詠這個頑意兒。石欄上鐫有聽經處三大字。旁有題識。奈已漫漶不辨了。不一會。那專開公園的無軌電車到來。在下跳上電車就坐。循着愚園路。如飛駛行。不一刻鐘。便到公園門首。停下買票入園。抗塵走俗的在下。一覩長林豐草。頓覺展眉舒脣。喜悅的不可名狀。園佔地約二百畝。萋萋莽莽。彌望綠蕪。較諸吾國園林。以亭臺榭閣縹密爲勝的。自覺別有趣致。左折多土阜。隆然起伏。中間一徑。低窪如溝。阜上蔓枝伸張。若欲攫人。小步其間。踏葉索索作響。使人起秋深節晚之感。既而阜盡。野塘蓼芷中。雜生高及人肩的蘆葦。在下窮十幾步。效子胥當年潛身爲蘆中人了。前行至一處。叢栽柏翠。把柏枝翦芟。俾

爲垣形。那穹然的門也由柏兒蔓綴而成。正中立一怪獸。乃石琢的。旁列石獅數具。俱作鋸牙鈎爪之狀。冠裳袍笏的翁仲。很端莊的站着。這大概是那裏墓塋間移來的。後面一帶爲松林。葉鬚皮鱗。矗干霄漢。見了這種境地。彷彿置身吳中天平山的范氏墓道。而槭槭秋聲。韵含天籟。那真清寂極了。過了這兒。累石隨勢。犖確參錯。石旁疏疏地茁着一二稜竹。自然入畫。環迴行去。有花畦。有池沼。畦中多奇葩。或紅如脂。或白似雪。一片爛熳。成了個錦繡的堆兒。沼中碧水漣漪。令人生愛。許多嬌娃。據着水濱攝照。倩影倒映。分外美妙。先哲道。智者樂水。美人多慧心。無怪競趨於宛宛綠波哩。觸目俱櫻櫻。濃陰下。覆其他雜樹。大半翦成立錐體和浮屠式。樹下排列長椅。供人憩。

坐在下也走的乏了。佔椅稍節足力。留心瞧那游客。頗多倭娘西妹。倭俗是席地而坐的。所以那些倭娘甯舍鐵椅勿坐。一個個的在地下鋪着巨帕。藉以憩息。那西妹偕着戀人。一對對的聯翩走着。有說有笑。好像陶醉在愛的空氣中一般。但有一特異之點。就是那些西妹的服飾。有的已擁着茸裘。有的尙袒胸露臂。御着蒲縠。這未免相差太遠吧。閒坐了好久。已一抹斜陽。人影散亂在下也。隨着如雲士女一同出園了。

鶴園餞鶴記

我們星社中第一個趣人。當推吳大頭。聞天兄。了應酬圓。轉出語訣。譖座中有了他。有說有笑的。沈寂的空氣。頓時被他打破。他對於文

學。很有根基。近年來和董子下帷似的苦攻蟹行文字。發願遠涉重洋。一覩異域文明。以爲快事。今果期望成了事實。定了日期。備了護照。將赴美利堅留學。我們聽了。莫不爲之深慶。由尤半狂。扭任臨時幹事。設饑公餉。地點假吳中龐衡裳先生的鶴園。俾我們觴飲之餘。又得林泉涉趣。那是多麼適意啊。在下特從海上冒著雨。乘旱車歸來。到家稍憩。和眠雲握譚。時天已放晴了。我們倆便驅車往韓家巷。小鳥啾喧。豁焉蕭曠。龐氏園到了。循曲徑達攜鶴草堂。諸星宿如瞻廬。烟橋半狂吟秋。佩萸菊。高冷月明道劍花。望雲卓。還有自悲雨蘇克祐石民等幾位朋友。衡裳主人都在那裏談天。有的正在雀戰。一一招呼了。不一回。鶴年吳聞天來了。我們相率至漱石枕流齋寶

行餞鶴。那饌兒是中央飯店的。完全仿着海上大加利式。每碟都是配着雙看。在下因而說道。這大概是聞天將來歸。攜有西方之妹的預兆哩。卓厂是素來戒酒的。茲特破例傾觴。在下又對着聞天道。戟門今始爲君開。卓厂別署戟門。在座的都笑了起來。既醉且飽。我們仍還至攜鶴草堂飲汽水啖西瓜。涼意頓生。而雕架羅花。高牕陰綠。更覺俗塵不到。冷月出示其山水畫範。幘用珂羅版印在西洋圖畫紙上。是預備暑期後掌教暨兩大學國畫系充作臨本用的。中有一幅。乃天平一綫天的風景。這是曩年我們星友和天笑、瘦鵠同游天平時所寫的。嵯峨石級。危崖中劈。看了不覺令人回憶俊游。不置蘇石民更把那青年會的講學印刷品分貽我們。什麼金鶴望的清。

代學術之變遷及其結果咧。王佩靜的碑版學大要及北碑南帖之區別咧。都是很有價值的。那間攜鶴草堂深虛曠潔。位置圖書金石。盎然別饒古意。峻宇後面葱鬱的樹木。據舊宴主人說。卽俞曲園春在堂故址。現已易姓而爲他人有了。艸堂多聯語。走鎔錄兩聯於下。
「種樹十年成最宜。聊下風來桐間露。落拂衣五湖去。應有袖中詩。
本襟上酒痕。」「酒籌詩鉢僕病未能也。偶然掃徑招邀風雨來。過
皆俊侶。花圃藥欄人生行樂耳。贏得荷鋤歸去。乾坤莽蕩一閒身。」

在下又在泉石林木間徘徊了一回。見石榴結着果實。纊紛耀質。把嫩枝垂垂地幾欲因重下折了。樹下爲一池。錦鱗滉濺着。很是好頑。左側尚有一軒。榜着一潭秋水一房山七字。讀書習靜其中。是再好。

沒有的了。右爲主人的居室。橫額上寫着很雋雅的燕寢凝香與世隔幾個篆文。這和俗人貼着內室止步的字條。真有天壤之別了。疏散了多時。在下和眠雲告辭而行。明日在下又來海上追記如此。這個宴會。暗見了許多同文。非常欣慰。所可惜的。程小青和金季鶴。范君博沒有來。尙不能療解相思之苦呢。

醉鄉與澤國

(一) 吳門之酒話

秋風起。便思尊蠶鱸膾。在下雖非張季鷹。却也偷閒一日。命駕而歸故里。料理了許多俗務。乃與眠雲同至吳苑茶居四面廳上。品茗閒談。一時子鼎惕安範九及迦盦師嘉侶畢集。笑譚之聲。懽騰振宇。這一座四面廳。旁晚時候。差不多都被一般畫家占居了。又有幾位鑒

賞家。月旦時。藝頗中肯。要如迦盦之渾逸。少雲之超秀。子鼎之縝密。純生之清疏。子清之高古。震淵之工緻。皆得佳評。安愬論畫。又爲精簡。如云。畫須剛健。又須婀娜。兩者相兼。自屬難能。能兼兩長。便爲名作。談了一會。眠雲平鼎。範九愬。安及在下五人。同往宮巷市樓買醉。臨時又往玄妙觀三萬昌茶肆。和軍事時代拉夫似的。拉了個宋子壯來。子壯是著名的酒龍。他和眠雲爲至戚。和在下爲多年的老同學。我們各執壺榼。試較酒量。在下連飲了數觥。薄有醉意。時子壯壺中已罄。添酒未來。正在青黃不接的當兒。在下就把己壺代傾。並道。同學有通酒之誼。實則藉以銷酒罷了。這時。忽迦盦師來。我們有的面紅如關壯繆。有的袒胸如牟尼佛。俱改了尋常熊度。在下因稱師。

爲衆醉獨醒，在座的都笑了。我們一壺連一壺的酌著，尙覺未盡豪興。又發起摶戰，擺莊逞威，勝了不可一世。負了也有樊噲當年斗酒安足辭的氣概。迦盦師雖不飲酒，見了也雄心躍躍，加入戰團。然出師不利，屢次敗北。在下遂援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例，代飲了數觥。自知不勝酒力，再飲下去，勢不得歸，乃乘間做了鴻門宴上的沛公，不終席而逃逸了。

(二) 海上之水話

秋雨連綿，頓使蟄處滬北的在下，悶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初三日適逢星期，在下竟顧不得交加的風雨，定要出外疏散疏散。老母處已有半個月沒有去了。更當入城探省，以慰倚闌之望。盥漱畢，挾著

雨具雇了人力車。往北車站不料至寶山路末段。因修路未竣。車輛太多。交通遂爲阻塞。即由警察欄止。不許過去。在下祇能下車步行。那時風狂雨驟。走到車站口。衣服已半濕了。躲在茶館內。等候電車。等了好久。五路電車纔來。忙上車坐定。兩面玻璃嚴閉着。雨師風伯雖施威酷。也不忌憚了。一會便開。開至四馬路神仙世界門前。那市衢間積潦成渠。深已沒脰。軌道都辨不出了。車行其間。激濤排涌。和汽艇衝波一般。那些人力車夫。挽車踏水。作淘磕碎宕之聲。而頑童楫。有的竟赤了雙足。彼此在水中戲激濺的頭面淋漓。以爲笑樂。車到西新橋。積潦尤甚。人家庭戶。大半淹沒了。電車行動。水更涌赴趨。

流。差不多要把人家室中的案椅都浮載起來。抵方浜橋附近。風雨越加大了。豐注溢雷。上面氣窗中也濛似輕煙的下來。沾人衣袂。那穿着革履的。因履底有鐵。竟通電麻足了。攀手的皮條。也觸着麻指。在下穿的是橡皮套鞋。尙沒有覺得。開車的頓把速率減緩。勉強到了西門。在下便雇了一輛人力車。到靜修路三樂里家中。那邊素爲低窪之區。也水及戶限。據那善說古話的老先生們說。距今廿三年前的八月初三。那回發水。湧溶沉澁。更較今番爲甚。他們的記憶力。這樣的強。真令健忘的在下。佩服的五體投地哩。

真茄之行

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每歲清明時節。家家例必祭掃。

先人塋墓。加之春雨紛紛。釀成愁慘的氣象。莫怪路上行人個個斷魂呢。在下雖出嗣外家。然也不忘鞠氏先父震福公之恩德。震福公卜葬真茹。所以愚夫婦也於清明時節前往祭掃。到了火車站。等候老母和姪輩。這是先期約定在車站會集的。我們坐在鐵椅上瞧着來往的人。不期碰到了范子佩黃。原來他已移眷來滬。今天特送他的夫人回鄉掃墓的。談了一回近況。老母和姪輩由潤蓀弟陪着來了。奈遲了片刻。長車已西馳。不及乘登。即由潤蓀弟雇了一輛摩扥卡。向真茹進發。飄輪疾轉。瞬息已遠離塵市。阡陌間綠油油的秀麥。黃燦燦的薹薹。紫豔豔的荳花。好似畫家打翻了顏色瓶盞一般。東一堆西一場的。十分動目。沒有幾分鐘便到了目的地。我們下車步

行。那暨南大學校舍櫛比。沿牕栽了數行的桃樹。雲蒸霞蔚的放着機蕊。令人如置身武陵谿畔。穿越了校舍。便爲張氏的園兒。那張家和我們是素來相識的。主人在海上營商。闢了這園。預備將來爲菟裘之計。我們進了園門。那園丁淪茗接待。在蓮齋憩坐。坐了一回。姪輩孩性喜動。跑到鞶轍架畔。推盪爲樂。我們也徜徉林泉。陟阜循徑。那卉木真多極了。桃花有灑錦雜色的。又有疊瓣的碧桃。豔如美人頰上的臙脂。春海棠也著花繁簇。婀娜含嬌意態媚嫵。他如各種夷葩。色采不一。石筍巒矗。糾蔓葛藤。一二火雞啄食於其間。別有一種致趣。這時將近午了。我們即折回車站。雇了獨輪的小車。到小陸家場墓地。那小陸家場距離車站約有三四里。小車輞在泥塗上。發出

咿咿啞啞的細響。田塍間頗多窪下的小溝。車行其上。格登的一震。震的臀部麻辣硯地。煞是難受。更有許多窄狹的小橋。必須下車步行。過橋再坐。麻煩的很。車愈行愈入幽境。繡陌兩旁的蠶豆花。散出一種甜津津的香來。蝴蝶兒雙雙戀着。在花叢中度其情愛的生活。柔馴的綿羊。繫在木樁上。牠便在小範圍中。齧那春艸。最快活的要算池塘中的鳧鴨。有的浮着。有的把頭兒鑽沒綠波中。啄食魚蟲。技能之強。任你怎樣的游泳家。都比不上。這種景色。在鄉間的田夫瞧起來。沒有什麼希罕。但是我們久處塵囂城市中的一。一旦到了這兒。不覺的襟懷爲之一暢。一再轉折。望見鬱葱葱的五株銀杏樹。知道離墓不遠了。不一回便抵小陸家場。在墳客夏家憩息。夏家煮了茶。

給我們解渴。又燒了飯給我們充饑。饌兒數色都很鮮雋。蓋方自田間摘採下來。真味未失。也是難得啖嘗的。宅畔栽着篁竹。森然挺秀。我們喫了飯。隨意在竹林中游散。夏家本蓄着一頭黃犢。姪輩來此必騎着。充臨時的牧童。此來黃犢忽不見。問之知已死。爲之快快。我們把摺疊好的紙錠。抖散開來。置入袋中。由墳客代備掛在墳上的紙條。厥色微紅。據說父母俱故。則用白紙。椿彫萱茂。則用紅色。不能胡亂掛的。既到墓地。燃香叩頭。焚錠插紙。一一停當。四周察看了一回。覺所種的柏樹已少了數株。即所存的。也被人偷翦欲禿。且墳上的泥土堆的不高。均須於下半年來修理補種了。祭掃後。仍坐原車至車站。雇了若干輛人力車。直至開北嚴家閣路協興里寓所。因

在下移寓後。老母尙沒有來過。茲特迎來一認哩。

覺園祝嘏記

海上靜安寺路一帶林木葱蘢。籬卉妍麗。真是一個避囂習靜的好所在。其間尤多巨賈的私園。清華水木。別有洞天。惜乎門禁森嚴。沒有我們窮措大涉足的分兒。覺園爲南洋簡照南別墅。照南物故。捐歸佛教社管領。一昨爲錢子化佛太夫人八秩僊誕。特假此園招待賓侶。在下於正午由北四川路乘車前往。登香光堂。則俊彥盈座。譚笑方酣。有的素識。有的初交。一一的敍晤了。那香光堂正中供着錢母王太夫人的遺像。慈容藹然。香烟繚繞。四壁徧懸許多親友饋贈的書畫。如王陶民雙桃。熊松泉左腕所作觀音。王一亭關炯之楊了。

公于右任劉公魯賈璧雲的詩屏錦樟極琳琅滿目之妙既而設膳陳餚。餚皆素品。美蕈清菇。自具至味。飽啖了壽麵。隨意散步。循右徑而行。石磴高低。雜生小草。旁多驥桺榆柳。綠映衣袂。驕人的秋陽。都被柯條蔓葉遮盡了。惟樹上鳴蟬。厥聲疇疇。增人煩熱。穿了茆亭。累石當路。其中窈然有洞。雖年久失葺。罅烈頽危。然尚可勉強假道。到了這裏。一榭臨水。榜着憩春題名。度石矼。環折向東。可眺見鄰園之勝。約數十武。螭桷虹梁。則爲菩提精舍。如來佛很莊嚴的坐在蓮臺中。貝葉蒲團。寶幡燈座。位置井然。令人對之心地頓覺澄清。好像苦暑時服了一盞水漿。差不多。舍側有一曲橋。可達靈心亭。亭在池的中央。憑檻可數游鱗潛介。在下和張子枕綠閒談。小坐了好久。再跑

到那石船上去。石船雕琢太甚。未免稍沾俗氣。非我們山野成性的所取。依舍爲一長廊。直至香光堂止。已盡園之大觀了。時堂上方預備攝影。或比坐。或駢立。在下也矜持作態。同爲圖影中人。影既攝成。化佛出其畫佛。請賓侶留題。在下文醜字劣。不敢着糞。只好脚裏明白。乘閒逃避了。

賽獒一瞥

海上人士。大都犯着喜新厭舊的毛病。初時對着幾顆電影明星。發狂似的歡迎着。卽而熱度低降了。一變而爲跳舞潮流。什麼佳麗斯登。咧。華而刺咧。很有吸引人們的魔力。及賽狗頑意兒興起。一般跳舞姑娘。都抱着秋扇見捐之怨。明園咧。申園咧。每屆賽期。無不車水

馬龍裙屐畢集，大有遂令天下男女心不重跳舞重賽狗之概。但賽狗舉行以來，已有好幾個月。許多時髦朋友，也有些頑的膩了。而在下，真是個天字第一號的阿木林。足跡却從沒有到過這種地方。前晚偶然高興，偕着杜宇二春，一同至膠州路申園。園佔地絕廣，四圍枝卉間，綴着淺碧色的電炬，綠沈沈地。別有一種幽趣。這時距起賽祇十分鐘，一般有狗癖的，憧憧往來，爭擲番餅，購買狗票。有的買三號拉愛脫愛爾的，有的買四號萊黛的，有的買二號古兒特勃路許的，或說某狗太熱，或說某狗太冷，各執着預測表，紛紛研究。一時櫃台左右，擠滿了人。我們這時，晤見了慶夔和汪煦昌。慶夔對於賽狗，是富有經驗的。但善飲者醉，善博者負。他在賽狗場中，已送掉數百。

金之巨了。然狂興如舊。每賽必到。是晚又買了多張票兒。我們一同登樓。在兩元座間覓了位置。那座頭是階級式的。上蓋屋面。適對着賽場。場中以短欄圍作圓形。淺草平鋪。有似綠罽。不一會。由白衣繡領的西狗役。牽着狗來。狗身上都披着標號數的紬衣。有紅的。有紫的。有白的。有黃的。燦爛的。很。狗役開了木竇的後門。把狗一一的捉進去。旗幟一揚。電燈熄掉半數。一電兔奔迅如飛。先繞行了一匝。既逾木竇。狗役把諸狗一齊開放出來。向着電兔追趕。這時買票的都提高着噪喊着。買一號的高喊着一號。買二號的高喊着二號。各願自己所買的狗兒得個錦標。及到終點。把狗的次序揭佈。於是買着的歡舞狂躍。買不着的垂頭喪氣。種種神態。在旁觀的眼光中瞧來。

兀是可笑。第一次既停當。買票的朋友們。一窩蜂的離座下樓領獎的領獎。買票的買票。忙亂的一陣。預備第二次再賽。約十分鐘。第二次又比賽了。這回的狗兒。却反起常來。因在半途間互相吠鬥。或旁竄。或跌翻。以致素跑第一的反落伍。素爲後殿的反先登。直把一般憑着預測買票的活活氣死。這樣連跑了多次。慶變輸去三十餘元。杜宇輸去六元。在下抱觀光主義。未曾買票。所以沒有勝負可言。直至第九次。即末一次。却演出一齣大活劇。原來這次爲五百碼平賽。計狗六頭。二號耐裘斯會跑着第一。不知如何公正人誤揭五號飛行馬可兒爲頭狗。那買五號的要緊領獎。那買二號的頓時喧噪起來。其勢洶洶。男男女女。一同擁至辦公處。向執事人員理論。西捕恐

鬧出事故。挾着手槍戒備着。爭噪了半天。尙沒有解決。我們不耐久待。擬作歸計。其時又暗見了張慧冲。他沒有開車來。便坐了我們的摩扥卡。同至滬北。夜深露重。那車蓬背上的露珠。滴滴下墮。彷彿經了雨一般。加之西風吹着。頓覺衣單袂薄。瑟瑟地有些寒意了。

回力球場歸來

回力球 *Hai Alai* 是上海唯一的新鮮玩意兒。在上曾去觀光了一次。這天是星期日。所以有日場的。在下乘了四路電車。直至亞爾培路中央運動場門口。驗票而入。觀臺分樓上樓下。格式和賽狗場差不多。惟坐椅較為舒適罷了。臺恰對着球場。球場為長方形。橫約十丈有餘。縱約二丈。把粗鉛絲結成長網。自上而上。沒有些兒間隙。蓋

防球兒激射外出所設的牆壁完全髹染了綠色。加以紅色標識。以記遠近距離。不多時電鈴大震。即起賽了。公正人坐於其間。號笛一鳴。球員便在天羅地網中大試身手。那些球員大都爲西班牙人。雄糾糾的很足。代表西方健兒。袖口緣有紅邊的爲紅組。有藍邊的爲藍組。并有號碼。兩面樓廂都懸着同一的牌號。什麼第一號柏勞咧。第二號裴立克司咧。第三號馬丁咧。共有五號也。和賽狗牌號差不多。球員右手都套着一個瓢形狹長的東西。甲在相當地位發一很堅實裏以皮革的小球。用力很大。球在壁上回擊過來。乙便把瓢形狹長的東西爲受納球兒的利器。球入其中。橐然作聲。向壁一擲。球回擊過來。由甲受納。身手異常敏捷。大有舊小說上所謂說時遲那。

時快的概狀。且數十百下。球不落空。好像有長綫牽住的一般。這種功夫。真談何容易哩。有用力過猛。球自前壁回躍十餘丈至後壁。反擊。球員也能翻身巧納。照樣擲出去。因此失足躡跌。不算一回事。球一落空。便算輸了。譬如甲輸一球。乙便贏一分。乙輸一球。甲便贏一分。輸的退下。由丙上場。交互錯綜。得最後勝利。牌號上標出何號。得勝第一次就算完了。那些買位置買獨贏的。紛紛的向櫃上領獎。再買下次的票兒。興高彩烈。彷彿飲了狂藥。約一刻鐘許。第二次又繼着開賽了。情形和第一次相同。第三次兩人爲一號。故五號共有十人登場。人多手雜。球回擊過來。公正人往往適當其衝。公正人爲保其尊顙起見。大有不安於位之勢。網外更站着一個高嗓子的外國

人。某號和某號比賽大聲疾呼。作口頭的報告的。那報告的雖沒有坐位。然較公正人安穩多了。看了三次。覺的沒有什麼大興味。便離座而出。以後還有何種節目。則不得而知了。

記蚤戲

自新世界重振旗鼓。海上士女一窩風的都要去逛一下。贏得人山人海。比了從前金吾弛禁。還要熱鬧。在下未能免俗也。和荆人於前天晚了去逛了一次。什麼快活輪咧。逍遙椅咧。旋風柱咧。以及樓上樓下的種種玩意兒。參觀殆遍。爲好奇心所衝動。更化了四毛錢買券進蚤戲場。正中一桌鋪著白罽。長方的盒兒七八個。橫列於旁。桌的四圍。站滿了觀客。前排的受後排的擠壓。後排的企足引領。也累

的不可言喻。不多時。一個碧眼無鬚的西人跑來。大約所謂美國羅爾博士的就是這個人了。坐既定。先宣傳了一番蚤虱的來歷。由在旁一個華人翻譯報告。據說這種蚤虱是中華國產。並非渡著重洋帶來。且為普通的。沒有什麼特殊的所在。不過人家不肯用著這種細膩熨貼的工夫來教導牠。所以蚤虱的技能為之埋沒。說到這兒。西人便把長方盒兒揭開。那些蚤虱背上都穿着纖細的銅絲。（不穿銅絲。蚤兒容易跑脫）連絲帶虱。用小鑷兒箝置臂上。任牠在毛膚間吮取血液。蚤虱飽餐了一頓。即開始獻技。離形的礮車滾路的機軸。三輪的自由車。均由蚤虱牽挽行動。引得觀客都笑了。西人又駛舌為蠻語。別揭他盒見示。仍由華人翻譯著道。蚤虱一共有二十

餘個輪流工作。這番串了戲。必須任牠休息。以免疲乏。下番由另一組值場。這盒兒就是牠的旅館。就是牠的優美休憩室。果瞧見那盒兒裏邊襯墊很細軟的小毛毯。蚤虱一個個很舒服的躺着。彷彿人們累極了。躺在沙發上一般。既而開一八音機。鏗鏘作樂。西人出許多穿著彩衣的蚤虱。置在機的面上。蚤虱能應節跳舞。雖沒有什麼華而刺。却爾司登的種種名目。然活潑潑地。乃是引人笑樂。跳舞完畢。接着跑馬。那跑馬場的面積。是最小沒有的了。金屬的小馬。由蚤虱牽動。能循環而行。行且數匝。蚤虱的力量。也很可驚哩。那跳圈爲最後一幕。好比梨園中的壓軸戲。西人執一圓圈。指揮蚤虱跳入圈兒。蚤虱竟唯命是從。如英雄之入彀。連試數次。忽左忽右。無稍錯誤。

訓練如此。洵非博士不辦呢。

看哈姆司登馬戲

海上人士的耳福眼福真不淺啊。聲色狗馬花樣翻新。近來又有哈姆司登馬戲到滬。初在善鐘路那裏開演。茲忽遷移到南陽橋來。星期日不俟夫婦倆進城探望老母。晚飯後便侍老母同至南陽橋觀看馬戲。座分五級。四元的爲最優。半元的爲最下。購票入場爲時尚早。但座位正中的已被佔去。既而觀客絡繹降臨。幾乎把進出的甬道都擠塞了。九時開始。由一班樂師奏弄西方名曲。和吾華戲劇用鬧場鑼鼓差不多。曲兒終止。由幕內馳出幾匹駿馬來。騎御的有男有女。一律都穿着藍色的戎服。儀容很覺威武。那馬兒步伐進退。

整齊的很。接着一值場暹羅人。掮一彩杆。植立場中。杆上纏着一條條的色紬。騎馬的每人牽挽一條錯綜馳騁。那色紬便很有條理的編繞成章。變一方向。則又逐漸鬆解。不紊不亂。這雖小技。已很不容易了。繼而一巨象登場。很碩大的肢體。站在一個面積很小的立方體木座上。垂鼻昂頭。悉隨人意。幾匹純白的小駒。或左或右。或前或後的。蠶駢蠶裔。沒有一點撞突。木柵闌隔。又一一的超躍過去。好像賽馬場的跳浜。那巨象尙有一種技術。暹羅場役。挾一銅鼓來。象卽鼻捲鼓槌。鼙鼙的敲出聲響。更在鼻端捲一口琴。能運氣吹弄。抑揚動聽。象獻技畢。二個妙齡女郎翩然而出。那女郎各御舞衣。偏綴寶鑽。在電炬中一閃一閃。幻成異彩。歡踊逗節。大有天上驚愁人間燕。

妒之概。舞樂未歇。自項下垂一索。甲女郎即用貝齒咬着索端。飄飄上升。玲瓏嬌小。不啻桃花扇墜。及第二次上升。乙女郎手攀甲女郎之雙趺。隨着騰空。且又迴旋作勢。在座觀客。莫不鼓掌咋舌。尤爲輕捷的。則爲走鋼絲。在鋼絲上拋擲五球。連珠般的上下盤旋。從沒失手。且出一獨輪。把鋼絲作爲軌道。人立輪中。向前滾去。也不偏墜。眞神乎其技了。演至此。休息十分鐘。在休息時間。場役出來。把網張着。登時成了個變相的盤絲洞。續演時。幾個穿緊身衣服的健男子。各由繩梯升至頂上。右端的一人。倒懸在韁鞦架式的環兒裏。肘臂下垂。動擲作勢。相距三四丈的左端。同樣環兒裏。一人很輕捷的盪來。盪至中間。手兒一脫。便由右端的一人抓着。偶一翻身。又回復到左

環裏去。這樣試演了幾次。索性各把帕束了雙目。又將麻袋套沒了頭部和軀幹。也能照樣盪躍。千鈞一髮。直把觀客嚇的呆了。收網後。馬又出場。馬凡一二匹。繞場疾馳。一女郎目地一躍上登。顫巍巍的作金雞獨立勢。一男子。站在馬背上馳走。和女郎拍球擲瓶。以及種種頑意兒。極手揮目送之妙。演了一回。有兩個小丑出來變把戲。藉以調節。那小丑蠻語中雜以一二上海白。如說「慢慢交。弗要壞拉壞拉」等語。很使人發笑。把戲沒有變完。互相打架起來。白臉的被黑臉的打的哭了。眼角裏注出兩道閘水管似的眼淚。一付怪嘴臉。不由你不瞧了笑的肚子痛。末幕在帳幕外推進兩座獅籠。四圍把鐵柵臨時欄成四方形。一一妥貼。然後開放獅兒。獅計五六頭。無不

駭駭可怖。一穿紅衣的。手左執着捧。右手執着長鞭。在鐵柵中指揮。
究竟獅爲猛獸。野性難馴。動輒張牙舞爪作勢噬人。穿紅衣的把鞭
一振。始稍就範。一最大的居中。據着餘如衆星之拱北辰。調要了一
回。卽閉幕。時已深夜。雇車不便。乃住居城中。明晨始還閘北。

海上看模特兒之怪現狀

海上近來盛行着一種絕時髦的模特兒表演。什麼宮咧。什麼場咧。
都在報紙上登着很觸目的廣告。說的那模特兒的肌肉多麼豐隆。
曲線多麼美妙。藉以號召一般抱着神祕觀念的看客。那廣告登出
來。果然生了效力。舉凡紳士公子。慘綠少年。并有蓄着鬍鬚的老先
生們。一齊降臨觀光。那宮咧場咧的老闆。無不囊包充滿。麥克麥克。

於是一般電影公司也相率效尤起來。因年來國產影片已成強弩之末。單靠九大本十一大本的正經電劇。已引起不起人們的興趣。往往於劇終加入女明星登臺奏那吳趨粵謳的頑意兒。然日久自疲。這管嗎啡鍼也不靈了。所以索性請脫褲姑娘來表演那神聖的模特兒。在下曾經在某影戲院參觀過一次怪現狀。茲特記述出來。以博閱者一粲。那天某影戲院演映的片兒平庸的。很是決不能賣座的。但在下到時。已滿坑滿谷。雲集嘉賓。前排尤擠塞。幾乎水洩不通。看客的心理。於此可見一斑。在下在後面找到了一個座位。那絡繹來的川流不絕。把出入的甬道都站滿了人。人既擁擠。熱度驟增。雖開着電扇。依舊沒有些風息。這樣悶坐了半小時。電影開始演映了。

看客們意不在此。談話的聲浪。仍很喧鬧。映了一半。呆片標着請看跳舞。那電光倏綠倏碧。倏黃倏紫。照着幾個羅西亞女子。豔生生的兀是動人。羅西亞女子大都作半裸體裝。雙乳用錦絡蒙着。那銷魂的地方。彷彿歐陽公主試見劉幾文加上一道紅勒帛。其餘玉臙雪股。酥胸藕臂。統通裸裎着。惹人欣賞。鶼翻鶴立。踊轉生姿。什麼香豔舞咧。裸神舞咧。和着悲婀娜的膩曲。直使人如飲了中山酒。沈醉干日舞罷。緊接着看客們專誠來賞的模特兒表演。不約而同的目光一齊注射着臺上。有的目光不濟。更架着望遠鏡。那些站在甬道的。紛紛的攀了臺邊。企足延頸。耽耽作虎視。俄頃雷燈全熄。臺上照着幽黯的綠光。雙幕啓時。一女子裸立在內。玉軀微側。伸一臂作摘花

狀。但光線太微。不甚了了。凝脂妙體。在依稀有無之中。而幕又頻開頻合。令人眼花撩亂。一般看客們。遂大失望。一齊提高着喉嚨。嚷着看弗出。看弗出。然嚷者自嚷。演者自演。屈足扭腰。橫陳蹲坐。霧裏看花。難鑒人慾。一片看弗出的呼聲。大有沸反盈天之勢。秩序大亂。更不待言。時忽光明大放。看的出了。而模特兒早已翩然隱去。一般看客。知已上當。遂離座而歸。尙有一半影戲。甯可犧牲不看了。

溫泉試浴記

體垢則浴。這是人情之常。本沒有什麼希罕。但是在下却嘗試了一次櫻島式的澡浴。覺的別有風味。不可不把牠記載出來。予友羅克朋。爲台灣產能操瀛語。深悉島俗。在下和同事三人。卽請羅君嚮導。

同試溫泉。溫泉在崛山路畔。牌號大和。右爲男湯。左爲女湯。中隔以
壁。我們從右側入門。一瀛婦掌櫃。櫃介乎男女湯之間。可左顧而右
盼。入浴的先付浴資。價絕廉。沒有什麼小賬等的。嚕囁付資訖。先去
雙履。登一較高鋪席的級台。陳籐簾若干隻。外衣袒服。一齊作大解
脫。旁更有標阿刺伯號碼的木櫈。用以置呢冠錢囊等物。入浴的既
身無寸縷。表現直線之美。而彼瀛婦。熟視若無覩。蓋已司空見慣。沒
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了。左面女湯也和男湯同例。故當雙方去履登
蓆的時候。可從櫃旁互窺秘奧。那女的不掛一絲。畢呈皓體。丹穴玉
峯。無不公開。在我們華人以爲銷魂之境。瀛人却漠然無動。如魯男
子這種文明。乃吾華人所萬不能及的。啓一玻牖。便爲浴塘。塘計二。

一熱一溫。溫的水有藥液。色微黃。云可治種種膚病。我們各取木鉢。盛水略沖私部。然後登溫水塘中。藉以濕潤肢體。肢濕徧出塘坐矮櫈上。用香胰洗擦。香胰和手巾。均各人自帶。以重衛生。既而開自來水龍頭。取水沖軀幹四肢。再入塘浮游爲樂。壁端開一巨竇。以通空氣。因而左面女湯的種種聲息。都能聽的清楚。樊山老人香奩詩有云。但聽香羅濺水聲。不啻爲今日詠的。我們浴畢。赤裸裸的出來。在簾簷中取衣穿御。一同還寓。這種浴室。沒有堂倌。沒有擦背。也沒有茶煙供給。客來完全爲浴的工作。節省時間和金錢。深願我們華人效法。至於男女混在一起。則究屬欠雅。非在下所取呢。

破天荒之展覽會

年來的展覽會真多極了。什麼書畫展覽會咧。國貨展覽會咧。美術展覽會咧。羅致各種出品。藉以觀摩欣賞。確是個至美至善的法兒。一昨聽得某君談及要人某先生的軼事。據說某先生家裏曾開過一次破天荒從來沒有過的展覽會。原來所陳列的都是從法蘭西帶來的如意袋。大的小的。粗的細的。奇形怪狀。十色五光。一共有四十三種之多。某先生且在每個袋上標有說明書。那個是希罕的。那個是平常的。怎樣的用法。都很詳的註著。那真有趣極了。於此可見某先生的爲人風流放誕。決非那戴着道學假面具的大人物所得比擬。但某君所說的不知確不確。在下却不敢担保。聊採以爲茶餘酒後的談助罷哩。

某君又道法都的淫風甚於鄭衛。所以如意袋等頑意兒種類特多。更有荒乎其唐的天魔舞。每年舉行一次。大約在初夏時節。那些美術家彷彿飲了狂藥。舉行舞會。男的女的。大家脫的赤條條地。不掛一絲半縷。偏體髹以金彩。作充分肉感的歡踊。歡踊了一回。表現那性的藝術。雖我們國粹的鏡殿大體。雙都望塵莫及。當舉行時。警察們非但不加干涉。並盡力的保護維持。如此俗尙真欲使人咋舌呢。因講如意袋。便連類述及天魔舞。在下遂把牠一起記載出來。以補餘白。

喝啤酒記

蜀道虬江之畔。有粉白黛綠。縵立遠視者。俱露西亞人客至。則奉以

啤酒。不啻國產媚流。以煙捲瓜仁敬呈也。不佞好嘗試。遂與友侶。前
往問津。夷嬪見吾儕蒞。呀然啓其玻扉。入則爲一小室。左列一沙
發。中爲長案。右則鏡台瑩然。陳花盞若干事。穠赭淺碧。大放厥蕊。與
壁衣之繁錦相掩映。更覺冶麗動人。時寒氣方厲。迺燃巨爐。火熊熊
盛熾。春意充佈。吾儕旣入座。嬪鳩舌作語。殷勤款待。挾臂駢坐。謂似
曾相識。今日何緣。得蒙賞顧。且語且爲蠻歌以媚客。嬪年事約花信
左右。粉靨間施以脂澤。頻溜眸作巧笑。素衣袒胸下御紅綃之裳。但
不繫袴。桃花玉洞可容客探索也。俄而一夷媼出。啤酒數瓶。傾注琉璃
瓈甃中以餉客。吾儕各罄其一。媼勸再飲。乃設辭謝之。其例酒以瓶
計。每瓶當以一元大武爲酬。今罄其四。不願再益。茲夷媼者。卽個中

之七十鳥也。斯時嬾曖昵投懷。又有一年事稍稊御半臂者出而爲嬾留髡。脂芬粉馥中雜以羶氣。中人暈醉。奈吾儕非急色者。流祇能有負盛情。婉却而去。臨行時。忽一水手來。擎幃直入其闌。蓋擲番佛三尊。正擬春風一度也。

明燈膩玉記

女子之祕竇。至今日而盡揭。玉體橫陳。恣人觀賞。蓋曲線美三字。早成藝術上神聖純潔之名詞。而不容或加非議。一昨之夕。予應友人某君所招。詣其治事之公司。觀攝影片。予方與某君晤談。而有美一人。錮車載至。年事可十七八。嬾眼纖眉。貌殊楚楚。乃別闢一處以備盥真。佈置畢。請女卸妝。雲髮披拂。羅襦襟解。斯時蔽體者祇袒服一

襲女嬾暈絳霞。色身不肯遽獻。無已。暫熄電燭。容於暗陬。脫之藉一錦毯以爲裏。既至留眞處。銀燈悉放。燭晃似晝。女雖羞羞作態。然不能終以隔膜。矇人於是乃釋毯袒裼。次裸臍腹。而雙脰侔雪。白膩動人。舉凡一肌一體。無不顯豁呈露。公然爲模特之兒。女初握文梳櫛。髮微睇而笑。繼立欄畔。舉手摘花枝葉掩映玉峯丹穴間。狀絕冶媚。由攝影師以開茉莉攝取之。其他尚有種種坐臥表演。惜予倦疲。遂興辭而歸。越日戲記之如此。

車上緣

吾侶綺霞生。曾窺膩影。因銜其祕於不佞。前不佞固好奇。迺請爲導而謀飽眼福焉。十八日之夕。不佞趨綺霞寓。而同至B T 坊。由綺霞

備其友重爲映演之。俄而電燭熄。吾人遂得游神於銀燈素幕之間。幕中爲一峒野。蒙叢多草樹。一夷人駕瑁特車。車行殊遲緩。不數丈。遇二麗妹。似曾相識。卽招以同載。林盡路轉。車遽停止。夷人下而溲。潔麗妹亦蹲地小遺。互作探觀狀。旣而又同登車。夷人出酒一巵。就口如牛飲。且徧飲二妹。酒饗。夷人挽一妹臂。小步籬落葛蔓間。至寥僻無人處。各褫其裳。作野合。盡態狎浪。時一妹在車廂爲留守。鵠候伊人不來。下車跡之。見狀爲之羞縮。而慾情衝動。自去其袒服。力請加惠。最可笑者。厥爲蟹文說明。 Give me a little 頗有言簡意賅之妙。夷人首肯。乃舍彼而就此表演。張博士小叢書中所謂隔山取寶之姿勢。良久。二妹乃併卸其挂衣。敷錦罽於地。藉以蘇其體困。更互

吻局部而試粲舌。淋漓盡致。蔑以加矣。於是結束登車。疾馳而去。聞斯片自花都來。計長八百餘尺。映演十五分鐘。洵奇觀也。

婦女新裝談

黃金條脫已爲時代落伍之飾物。近來最流行者爲銀質之鐲。鐲殊纖細。往往十餘枚串綴一臂間。初爲西方美人所御。茲吾華婦女已紛紛起而效之矣。

自盛行旗衫後。遂將褲管截短。裸露之脰腿。蔽以長統絲襪。態度苗條。益覺可愛。既而又有一種新式之短襪。大都爲素色。統祇及踝而止。其口緣以立花之邊。頗具黑白分明之美。於是婦女充滿肉感之下肢。悉得飽審美者之眼福。近更有不穿襪者。六寸圓膚光緻緻。踏

一高跟皮鞢。從此凌波微步。無羅襪生塵之虞矣。蛇之皮。斑爛可怖。然質極柔韌。以之爲婦女鞢。至適足。且不易破損。海上婦女。雖有御之者。但尙屬少數。蓋價殊昂貴。一鞢之費。動輒數十金也。

西方之姝。當夏秋之際。往往御一長背心。玉臂外裸。游行街市間。今此風尙已染及吾華仕女。夜涼如水。芳躅公園。杜老清輝玉臂寒之句。不啻爲今日新婦女詠也。

衣料有薄如蟬翼者。御之通體瑩然。彷彿模特兒表演。殊不雅觀。於是補救之道。外加一長背心。神秘之處。爲之悉遮。繼而裁製益趨簡易。於長背心上。裝薄紗之袖管。既輕單。又省料。法至善也。

薄紗旗衫中。貼體御一扣帶之內衣。亦頗合時尚。且因薄紗透澈故。

內衣紋色。均鈎心門角爲之。有芍藥烟籠之妙也。

玉指摻摻。亦爲婦女之美點。因有修指甲者。爲之極研妙之道。甲成尖銳之形。且塗以蔻丹類之油膏。輕絳光潤。使人生愛。從此情侶相覲。一握柔荑。當有蘸着些兒麻上來之概矣。

花容玉貌。間有故意點成一二痣粒。謂所以襯肌膚之白潔也。如驪星韓雲娘輩。常喜爲之。然不慧。總以不瑕不疵爲美。不之取也。

婦女新妝談補

海上婦女。競尚新妝。鬥麗爭妍。日新月異。旗袍初時盛行短者。茲已由短而長。覆及跗踵。益見苗條之致。而高跟之鞢。往往配以與旗袍同樣之色。如袍絳者。鞢亦絳。袍碧者。鞢亦碧。蓋單純之色采。易於動

人觀瞻也。

玉臂寶環。固是使人生愛。今更形而下之。有加環於腿足間者。然祇帶其一。概不成對。且如是裝束。惟一二時髦明星爲之。外間尙少見也。

近來風尚。頗趨重於靈肉之感。因是婦女下肢。往往以裸露爲美。茲更盛行穿一種長統之肉色襪。以迷人視線。且再御絕短之襪。一統祇及踝。附以彩緣。頗覺掩映生姿。

襪跟高一二寸。嵌以寶鑽。作作生芒。是可媲美孟嘗君之珠履客。惟性別不同耳。

寒冬之際。婦女外出。輒御外套。(卽俗名大衣)。外套近尙玄色毛

葛配以深紅之裏。背後多二贅幅。垂垂二尺許。展之如愛神之雙翅。名姝雅秋小妹妹御之甚早。茲已習見矣。

海上婦女動輒效法西國之新妝。頃見電影新聞片中。西方之姝臂腿間常貼以彩紙之花紋。若蝴蝶。若紫羅蘭。若司愛神。幾如吾國之刺花。然惟彩紙一拭便去。易於變更。予知此種彩紙。不久將發見於海上婦女之玉肌芳膚矣。

蠻荒獸跡記

這是寫非洲風光的片段。從非洲獵史影劇得來的。非洲是多麼炎熱的所在。豐草飫蔓。大樹櫨矗。綿緜濛濛的。別有一種景色。那些土人。終日奔走於炎丘火流中。肌膚曬炙的黑而有光。不論男女。都是

裸着上體。胸乳腹臍明白表示。祇有絕短的鬚絡圍裙。聊蔽下體罷了。雙耳掛着很大很重的環子。所以個個垂的耳耽都下裂了。婦女頸項間累累贅贅的套着珠鍊。愈多愈算美麗。有幾個他們公舉出來的美人。在吾人目光中看起來。竟如鳩盤荼羅刹婆。對之直要不寒而慄呢。他們是很迷信的。動輒禱謝上帝。久旱逢雨。殲滅猛獸。都要舉行禱謝的典禮。那典禮很簡單。無非大家環立成圓形。蹲蹲的跳着舞着便算了。

荒烟蠻草間路很崎嶇。又沒有橋梁。歐美探險家帶來的摩托卡駛行其上。顛簸的天翻地覆。遇着陂塘河泊。摩托卡竟破浪衝波而行。馬咧。駱駝咧。一古攏兒涉水以渡。河泊的旁邊。潛伏着鱗甲銳齒的。

鰐魚聽得人聲。一齊投入水中。迅速無匹。

野獸也怕炎熱。當正午時。那些斑馬。咧。羚羊。咧。犀牛。咧。象。咧。長頸鹿。咧。都跑到輪囷蟠的樹下來納涼。斑馬身上有紅櫻色的條紋。條紋有粗有細。粗的體較小。細的體較大。很美麗的和披着錦罽一般。翎羊頭上生着兩角。有的作絞絲形。有的作環節形。飛步疾走。異常矯捷。角生鼻端的厥爲犀牛。體臃腫似象。兇暴力大。亦是很可怕的。象和暹羅野史中所見的不同。兩目特別的展張。膚體的嬖積也特別的多。常有一種扁蟲。喜噬咬其膚。象覺的癢了。便附着樹幹相擦。往往枝幹被擦的倒折下來。最奇怪的要算長頸鹿了。或說長頸鹿就是我國古書上所說的麒麟。尾馬蹄。背毛五彩。頸和前蹄都很

長頭高於地約有一二丈左右。頭既高了。所以齧食樹木上的嫩芽來。任何野獸都及不到他。但飲起水來。却非把前蹄分距的極開。決不能俯首及地。奔逃的時候。輕舉疾赴。幾若空騰。狀頗滑稽可笑。據說這種野獸漸有絕種之憂。所以非洲當局禁止獵射。雖出了巨價。也祇能購買一頭。運到異地作為動物園中的點綴。其名貴可知。

暹羅零拾

一昨在北京大戲院瞧過暹羅野史。這是一張把性命博來的巨大。在這片中可見到暹羅的風景俗尚和捕捉猛獸的法兒。今把他胡亂的記些出來。很足為茶餘酒後的談助呢。

暹羅處熱地。長林豐艸。蓊鬱的很。因而毒蟲惡獸往往伏匿其中。那

數丈長斑文可怖的蛇兒。蠟蠻蟠行見了絕不爲怪。孩童們且有殺蛇的胆力。寸寸的剗割和菜館裏斫鱠魚差不多。那是多麼使人驚訝啊。

氣候既熱。所以居民男的大都赤膊。女的穿一件小背心。乳峯高突。兩臂外露。很有些兒肉感。不過肌體粗黑了一些。談不到什麼凝脂雪膚罷哩。

屋舍大都是很簡單。用竹幹支搭而成。且因林多猛獸的緣故。往往建屋高柱的上面。彷彿一座沒有底層的樓房。上下用梯。旁晚的時候。須把許多家畜一一的從柵欄間捉到樓上去。然後撤梯閉扉。安然入睡。蓋不如此。恐家畜遭猛獸的吞噬呢。

椰子樹幹高五六丈。直立和櫻櫞差不多。結實很大。好像西瓜剖開來中空有清甘的液汁。可爲上等飲料。但結實垂垂高不易摘。於是使馴熟的猴子上升擷取。猴子家家畜養一二頭。不啻吾國居戶的養貓。

長鼻突牙的象。真多極了。某家捕得一小象。縛在屋柱上。不料半夜母象尋來。把柱兒撞斷。屋舍立刻傾覆。沒有多時。象羣彌野塞村而至。東衝西突。屋舍悉毀。居民紛紛逃遁。大有鬼哭神號之概。想當年肇彭漁陽。也不過這個樣兒了。但居民也有捕象的法兒。伐木築柵。中設陷阱。佈置好了。聚了許多人。各截了帶着枝葉的樹幹。持着遮身移行很捷。象見了能行的樹。也未免有些駭怕。往往趨避疾走。更

有人伏着燃火。使象向着設阱的路兒行去。不致他岐。既入阱被獲。把牠囚禁起來。且不給飲食。以斂其威。既而象性馴服。就利用牠代步載物。和牛馬一般。

虎和豹也是常有的。村民設着齒闢。陷阱。且在阱闢的上面。立一面目宛然的傀儡。或一頭肥碩的羊。村民鳴鑼爲誘。虎豹見了傀儡。肥羊。猛力搏鬥。必中機下墮。然後出槍射擊。既死了。昇抬回去。食肉寢皮。慶功宴樂。所以虎豹的骨骼。常爲小兒的玩具。

水澤中多穿山甲。村民涉水捕捉。捉了來。架木熏燒。用以佐酒料。想那腥穢之氣。不可嚮邇。吾華人士。決沒有這種口胃呢。

豫園放燕記

小明星但二春活潑跳躍。肆其孩性。讀書攝劇之暇。或負槍銃以殲禽。或御泳袒以嬉水。話匣聽歌。風琴譜曲。亦幾視爲常課焉。星期日。隨公司諸職員作城中豫園之游。攤貨駢坐。百戲喧鬧。了無佳趣可尋。忽於九曲橋頭駐足東眺。見雲際雙燕。差池頽頽。擢翾翾之麗容。運翩翩之玄翼。眞有如夏侯湛氏之所云者。然細加辨認。則爲紙鳶。變相之贊品。蓋自某茶肆樓頭放出者也。二春覩之大喜。遂購諸職員同登樓頭啜茗。藉以一識其人。以爲快。旣入座。其人爲一老者。修髯臞貌。彬彬有古儒風。二春起而與爲禮。叩以姓氏。答以張雲卿。還問二春。亦具告之。旣而二春詢以贊燕之購處。曰係自行紮製者。曰然。則可出代價以割讓乎。曰此區區要物。子果愛玩者。願以貽贈。烏

足云。值言時卽斂索取燕。燕爲玄縑糊成。紅襟紫領。一一逼真。且以柔韌竹絲變成弧形。左右端各繫一燕。天風一振。翅翼拍拍。然不啻玉翦雙飛也。二春再三致謝。并問老者居址。翌日備甘醴雙盞以答餽之。亦異遇已。

墜馬記

陳君寶琦。先進之電影家也。任上海影戲公司第二組導演。繼糖美人後。又有所謂僑海英雄者。亦奇情武俠之流亞也。一昨率隊至吳淞江畔。攝取外景。蓋劇中情節。白將軍子恃勢劫民間佳麗蓮姑。以去。俠士張子卿謀救之。葉娟娟女士飾蓮姑。閃銀之衣。綴以鬢絡。容儀照灼。比之碧落儂姝。飾子卿之古雲傑。控一赤驃。挾娟娟而同乘。

驛突翻蹶。如疾風迅電。飾白將軍子之周鴻泉。與飾副官之夏維賢。各跨雄駿。追之顧雲傑蒙以黑面具。一經顛馳。面具游移。而雙眸爲之塞。明日鞍小不適。二人之坐偶一疏懈。雲傑自高下墜。腰爲之傷。娟娟仆於雲傑之身。幸未傷及髮膚。惟耳上圓環爲之玉碎耳。寶琦與攝影師洪偉烈。皆鳴笛以止。演維賢亟下騎。越馬後欲扶掖之。不料馬性野。擴奮蹄以蹴。維賢遽躡地。馬又蹄之。於是脛骨間血涔涔下滴。創痕似掌大。不能行動。遂與雲傑娟娟先乘摩托卡歸。幾如出軍之受剉。硝彈餘生。昇赴赤十字醫院云。

月宮聽曲記

月宮聽曲者。楊貴妃影劇中之一節也。杜宇君因前攝片未佳。特於

一昨重攝之。場上佈廣寒宮之一角。娑婆樹蔚然挺矗。高幾數十尋。樹下仙娥若干人。翩翩作霓裳羽衣之舞。錦薦雲舒。風旋縹紗。或揚袂以回飄。或跂足以立鶴錯綜。交互姿媚。百出飾嬌娥者。爲殷明珠女士。御緋縠之衣。薄似蟬翼。而翠裳縷繡曳地。幾掩其趺。婷婷嫋嫋。立諸仙娥中。以爲舞之表率。雲翹微顫。頰輔斷紅。其豔逸真有非塵俗脂粉所能比侔者。而諸仙娥圍之一。若衆星之拱北辰。詭譎應節。蓋白虎鼓瑟。蒼龍吹簫。仙樂飄飄。正繞梁未已也。風流天子李三郎者。得術士之導馭。氣凌虛來茲竊聽。旋被金甲神所覺察。揮銅槌而逐之。因上界仙都不容凡夫一駐蹤躅也。飾李三郎者。堂皇冠冕亦殊相稱。洵珠聯璧合之佳劇也。

紀華清池

華清池。在宮闈掖庭之間。且爲千百年前之勝蹟。而生於今世之不
僥得駐游躅於其地。亦異遇矣。池爲長方形。圍以文欄。白玉巨柱。蟠
以連蟠之龍。加以卉樹穹門。極掩映襯托之妙。池之前精構數楹。有
級似陞殿然。鋪以絳罽。履之軟適。其上陳榻一椅。一案。一屏。一丹牋。
煥美。皆雕成螭蚪之形。榻有文絨之裯。羅綺之枕。迺所以備小憩者。
案則粉盞脂簌。銀梳金鑑。舉凡女子澤髮飾容之具。靡不應有盡有。
古色古香。彌彪一室。此何地。此何地。蓋卽上海影戲公司楊貴妃片
中所佈之景也。當月白風清之夜。吾儕常據其上。以納涼素魄之輝。
倒影入水。精彩不可名狀。斯時也。或奏梵華令。或歌葡萄籬。晏衍要。

姪其樂無極。而諸女士之好嬉者。競御浴袒以戲。水色若蓮。葩肌如凝蜜。而流映揚。娟激聲湧洁。幾疑身在絞宮貝闕。不在塵世間已。

紀翠盤舞

翠盤舞者。楊貴妃中綺華靡豔之一幕也。攝時場上布一巨殿。金阤玉階。雀屏龍椅。風流天子方與侍娥倅豎。升寶壇而姿視。聽殿前一盤絕大。狀似張蓋。上坦平而四周飾以蝙蝠。極金彩璀璨之妙。中擎一柱。柱旁附以二環。環裹色紬。下座亦圓形。突出四獸頭。敦圉可怖。女樂分列左右。璈管鳳笙。輕攏細按。貴妃登盤上作舞裳。比霞蔚。帶隨風飄。俛仰疾徐。無不應節。別有二女嬪。裸上半體。水綃籠其玉峯。隱約起伏。側坐環中立。怪獸頭者推之轉動。更有舒臂曼立。前後各

一人皆半裸。以環中之嬪舞罷而退。由女嬪爲妃。整鬟理鬢。而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鶯粉之奩。燕脂之盞。雜陳一案。其遺芬臘馥。亦足以使人神醉脾悅者。洵可欣賞也矣。

紀裸女棋

楊貴妃中。有所謂裸女棋者。蓋攷稗史補入。以增興趣者也。畫地爲格。鋪以藍罽。楚河也。漢界也。行格疏朗。井然有序。東西兩臺對峙。咸雕以雲螭之文。備極縟麗。明皇與高力士。登東臺。貴妃與安祿山。登西臺。坐龍椅以臨下。宮娥卅二。自臺下魚貫出。上體袒裼。以袜胸約其雙峯。若爲馬。若爲礮。若爲士。爲相。爲兵。爲車。一一於袜胸上綴字。以別之。袴僅及膝。脰趺悉裸。明皇者爲綠色。貴妃者爲碧色。旣齊集。

按位分坐。儼然楸枰之列子。力士及祿山。承明皇貴妃意。指揮嬌女。鉤心鬥角。以爲進退。一局終。貴妃負。諸裸女遂於歡笑聲中。連翩俱去。是日秋飄生寒。玉膚起粟。乃燃榦枯炭。傾勃蘭釀。以慰諸女演員云。

趙大剛斷指探問記

不佞在上海影戲公司任事。遇到一位很豪爽的同事薛啓世。他是北方人。大有燕趙間慷慨悲歌之士的樣子。他除在本公司充化裝主任外。近來兼任友聯影片公司的演員。友聯公司前攝紅蝴蝶頗得社會贊許。茲又續攝下本。中有劇盜趙大剛一角。無相當人才可以充飾。於是便找到薛啓世承乏。一日攝山寨惡鬥一幕。相飾官兵。

之趙君。各逞技能。揮刀相持。不料偶不慎。趙君之刀斫及啓世之右手。及覺。啓世食指已斷一節。拇指削去少許。中指斜劈折骨。損筋血滲滲下滴。啓世急把左手緊緊的捏住。使不致失血過多。一時趙君及全公司職演員。無不大驚失措。啓世反很從容地面不改色。說道。不要慌。不要慌。趕緊把我的斷指檢出來。浸在酒精瓶中。留爲紀念。稍停血止。當把這幕攝演完畢。再行就醫。總理陳鏗然君更急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連卸裝都等不及。即開着摩托卡。和范雪朋。文逸民。朱少泉等。送啓世到醫院裏去。先到仁濟醫院。奈病人充斥。沒有閒空的病房。祇能退出來。到寶隆醫院去。纔得收留。不佞一昨沒事。在重慶路訪女。便道到白克路寶隆醫院去探問他。他在第三層樓。

住的是二等病房。不佞登樓逕入二百十號房中。啓世見了不佞。欣喜的了不得。連忙招呼坐下。那時適有一看護婦在那裏把寒暑表檢驗溫度。並按脈診息。不佞環察病房。除鏡台几樹外。計二榻。蓋一榻備着人來事奉料量的。啓世睡在沿窗。光線空氣都很明爽。榻旁植立一竿架。把右手將繩帶包紮嚴密。肘間托着一板。弔在竿架間。看護婦既去。啓世便把那日受傷的情形。很詳細的報告。並道食指斷後。醫生因骨節不齊。又用了器械。把骨節剗了一次。如今中指筋斷與否。尚不可知。不幸筋斷。那一肢便全廢了。故吃飯寫字等。現在俱用着左手。以養成操作能力。爲將來一肢廢去的預備。不佞問他。你這樣弔膀子生活。覺的酸楚嗎。他聽到弔膀子三字。便笑了起來。

道。手臂已麻木不仁。也不覺得了。問他幾時可出醫院呢。他道。再有一星期。不佞談了一回。便告辭而出。

藍湖俱樂部紀趣

藍湖俱樂部。非實有其境。乃上海影戲公司之新盤絲洞片中之一幕也。顧是幕絕多趣事。足供我操觚之資料。其時適爲盛暑。然部中故裝點以人工之雪。石之玲瓏。樹之枒枝。欄干之曲折。無不皎然積素。不啻瓊宮玉闕也。林石深處。設以雅座。客多飲冰漿汽水於其間。翛然世外。彷彿洞仙傳中人。凡爲入幕之賓者。必須先知禁例。例十則。大都出於人情憶度之外。如單身不帶婦女者。見滑稽舉動不笑者。愁眉苦臉想心事者。怕吃冰忌濂者。均須加以罰。緩是真曠世所

罕聞者矣。於是浪漫男女紛趨焉。女悉御浴袒。裸露其肢體。瑩然而起靈肉之感。與諸夷服少年爲鷹捕雛之戲。鷹但二春所飾也。活潑跳踉。宛然頑童之所爲。對方之雛母。厥狀絕怪。目御鑿鑽。晶片一白一黑。鬚眉毛髮。亦如涇渭之判。黑白平分也。雛計若干。相連成串。一男間一女。恰如市上所繁售之蟹團。牝尖牡相配。搭然者既獲雛。更爲拔河。搶四隅。種種之嬉歎。笑聲比諸春雷之震。莊國釣飾牛皮博士。獻媚於劉翠女士之前。劉翠意不屬。且甚厭惡之。故於桌下踐其趾。博士痛楚甚。遂脫草履。加以撫揉。初忘其襪之洞然。若狡覘之張吻。浪漫男女見之。攫其履。拋擲以爲笑樂。博士媲美夔。一足而且踊且奪焉。當其時也。忽有解圍者來。蓋盧興游俱樂部。苦無女伴之相。

偕其友乃喬裝爲豔婦。作西貝之匹偶。飾豔婦者爲陳寶琦氏。御一閃鏡之舞衣。扭擗爲媚態。使人膚爲起粟。一般拋履者。覩狀疑之。卽捨博士而若羣流之赴壑。有揭婦掩口之羅帕者。帕去而鬟鬟現其祕密之髭。性別問題。因之而起。卒相毆鬥。秩序爲之大亂。殷女士明珠飾陳文霞。旋引西貝匹偶去。此幕始告終止。夫藍湖者。爛污也。雖完全出諸於編者之幻想。然於社會背景不毋稍寓意旨云。

貓話

貓。家畜也。異名甚多。如女奴。見采蘭雜記。家狸。見本艸綱目。鼠將見清異錄。蒙貴。烏員。見酉陽雜俎。我國之有貓。當在二千數百年之前。詩經云。有貓有虎。孔叢子云。孔子晝息於堂而鼓琴。見貓方取鼠。至

發爲幽沈之聲。可知由來之古矣。貓之善捕鼠與否。俗謂可視其口中之坎三坎者。捉鼠一季。五坎者。捉鼠二季。七坎者。捉鼠三季。九坎者。捉鼠四季。其睛隨時而變。晝細如綫。旦暮則圓。有人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貓眼黑睛如綫。此正午貓眼也。見埤雅。洵爲佳話。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則煖。性畏寒。若在初生時。以硫黃少許。納諸豚兒腸。和飯飼之。則不致怯冬而煨竈。如貓有病。飲以烏藥之汁。卽愈。此蓄貓之常識也。

古之癖貓者。如貴妃愛康國獮子。嘗上局亂奕。又連山張大夫博。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綠紗爲帷。聚其內以爲戲。

同社黃轉陶之太夫人。愛貓成癖。蓄數十頭。特雇貓役專司其事。又學友蔣春木。因愛貓而作貓書。由北平樸社發行。其夫人更視貓爲第二生命。凡貓之食。必親自料量。雖病困於牀。亦必勉力爲貓拌飯。其癖好之深。殊不讓於古人也。

西方電影小明星賈克柯根。以貓爲好友。一白一黑。尤爲寵愛。嘗有生平所愛者。舍阿母外。當爲貓之語。吾國電影女明星王漢倫。以貓爲子女。一名比子。一名曹僊。出入相攜。眠食與共。電影家愛貓。眞無獨有偶矣。

向鄰家乞貓。必以鹽一包爲交換品。蓋俗例如此也。然此例宋時已有之。放翁詩云。裹鹽迎得小貓奴。又俗語云。貓洗面過耳。則有賓客

至此說亦殊舊。酉陽雜俎已載之也。

貓之故事。足堪發噱者。如舊唐書。武后殺王皇后及蕭良娣。蕭晇曰。願武爲鼠。我爲貓。生生世世呃其喉。后乃詔六宮母畜貓。英人謂養黑貓者。家多幸運。吾國人謂養黑貓者。可免火灾。實則同。一迷信之談耳。

貓之鬚。不啻一尺。當以量度穴之寬窄。而知其軀體之能入與否。頑劣之兒童。往往戲翦其鬚。則有失探穴得鼠之技能。家長不可不斥戒之。

予家曩蓄一貓。睛一白一黃。蓋俗之所謂金銀眼是也。時先大父錦庭公尙健在。頗愛護之。晚間燈下。錦庭公吸旱菸。與愚夫婦作拉雜

談。貓輒躍登錦庭公膝上。跪伏就撫以爲常。某晚貓不來。捉之置膝。一釋手即逸。再捉再逸。錦庭公以其改常態也。殊訝異之。不料翌日錦庭公得中風病。病三日。竟棄愚夫婦而長逝。從此愚夫婦雖羽毛未豐。亦不能不作高飛遠颺。因此罡風暴雨。備受苦厄。此貓有若先知。特以爲警。深愧人之反懵懵也。

紅杏片片

暖氣潛催。杏花大放。真陽春之大好點綴也。杏與梅相似。爲落葉亞喬木。實黃熟。甘而不酸。搗仁爲汁。可治咳病。此昔人所以有莫言結實供人瞰。破核還堪作藥材之錄。西陽雜俎。濟南郡東南有分流山。多杏。大如梨。黃如橘。者謂之漢武杏。然詢諸魯人。均云未之聞見。大

約佳種已早絕矣。種杏之法。將核帶肉。埋於糞土中。至春移栽。否則實小味苦。栽宜近人家。不可太密。密則疏花少實。園藝家不可不知也。

學友金季鶴之尊翁鶴望丈。爲吳下寓公有年矣。所居費韋齋先生宅。有赭杏一樹。高尋丈。茂美可喜。前歲花時。丈徙居新橋巷。然以赭杏爛漫。不能與琴樽書畫同移。爲憾。書畫家畢曛谷知之。爲繪杏一大幅。名曰嫁杏圖。蓋聊以慰情也。丈有嫁杏詩。詠其事。傳爲一時佳話。按嫁杏由來已古。文昌雜錄李冠卿堂前杏花多而不實。一媒姥笑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索處女裙繫樹辭祝而去。來春結子無數。此事迹近荒誕。供人一笑而已。

趙丈雲壑海上之名畫家也。居停但君杜宇託予求繪一杏林春燕圖。既成丈忽發覺繁英中翩翩差池者適數爲八。恐八鳥爲俗人所取笑。乃重作一幀以易之。予并攜之返。然杜宇不以八鳥爲忤。什鷗藏之。予因此亦攫得其一。頗引爲倖事云。

西餐館有杏仁豆腐一色。以杏仁煮製於豆腐中。和以糖漿。藏諸冰箱。啖之甘芳可口。爲消夏之佳品。

杏之佳話。疊見古書。如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號董仙杏林。又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有杏園渡遺蹟。又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又宋祁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有紅杏尙書之號。又仙人劉根隱於杏山。又裴晉公午橋莊有文杏百株。其處

立碎錦坊。

杏之佳什。如玉樓人醉杏花天。又牧童遙指巷花村。又深杏明朝賣杏花。又杏苞如臉半開香。又文杏堂前千樹紅。又名闌相倚杏交花。又日邊紅杏倚雲栽。又梅花已謝杏花新。又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風及第花。又只恐胭脂吹漸白。最憐春水照能紅。又繞砌露濃空見影。隔簾風細但聞香。美不勝收也。

風箏雋話

春序方始。嫩柳舒青。放風箏其時矣。風箏一名紙鳶。又名鷁子。由來已古。誠齋雜記。韓信約陳豨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又獨異誌。侯景圍臺城。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則紙鳶不但

爲游戲之具已也。又詢芻錄。五代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後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竹。聲如箏鳴。故名風箏。按此則有弦者。始得以風箏爲名。非尋常之紙鳶所得襲稱也。

紙鳶之形式。繁匠往往鉤心鬥角爲之。或爲百足之蟲。或爲雙翅之蝶。他若鵬之奮。鯢之游。蟬娟子之妙態。無不畢現於雲表。蔚爲奇觀。扶桑人有倣之爲雙燕者。製作益具巧思。放之則韻頑差池。不啻迎春比翼也。

放風箏宜在郊原。否則電線如蜘蛛網。易於竊碍。且干警例。爲此戲者。不可不知。也有於夜間放風箏而懸燈於線端者。燦爛天上。與星月爭輝。再加以弦高風吹動。風韻冷然。尤極視聽之娛。

閩中人士重陽日。每在烏石山。于山屏山。競放風箏。則於登高插萸之外。更添一韻事矣。

味蘊園。曩爲滬上勝地。某年春日。園主人發起一風箏會。中西人士競翔齊翹。眞有如楊譽所謂膺繫纖縷。趾續長繩。極一時之盛事。吳友如曾圖之。以入畫寶。

予曩有後風箏誤記事文一則。云趙州某氏女。喜放風箏。一日落於某園。園主人之子。少年喜事。拾得風箏。知爲某氏女之物。題詩一絕。於上。遣人送還之。女亦和詩。使僕酬某少。少年得之狂喜。顧女早已字人。其後流言日滋。女之父母聞之而責女。女遂自縊死。實無他也。不過弄筆之誤耳。聞者惜之。其時有莊柳門者。才而佻薄。曾以事

與女之父涉訟。故銜之譜爲後風等誤傳奇。實多誣譏語也。

橄欖瑣話

橄欖佳果也。爲七閩百粵間產物。其樹櫟蠶常綠。花攢簇成球。實青可愛。髯蘇因有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啖之味美於回彙苑又有諫果之稱。列諸盤盞。薦之上賓。其芳馨實勝含雞實也。

有異種之方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峒。見桂海虞衡志。又有烏欖。色青黑。見本草。范成大有烏欖霜柑嘗老酒之詩。惟市間不易見耳。

橄欖之功用。能消食。能解酒毒。能助茶香。

橄欖核曝乾燒之。能發火花。似蘭之展瓣。閨房兒女。常喜玩之。

新年中往往取佳語。以爲得利之兆。吳俗元旦以橄欖茶獻客。輒稱之爲元寶茶。

西方工業及醫藥上常用一種橄欖油。實則乃阿列布油。阿列布樹產南歐。開小白花。實如橄欖。因此西人呼中土橄欖。曰支那阿列布。橄欖可蜜漬。俗稱藥橄欖。又可以鹽藏。俗稱鹹橄欖。吳中葉受粗糖食肆。更有以沉香末製拌者。曰沉香橄欖。平肝開胃。啖之不但消閒而已也。

橄欖上口苦澀。良久回味。則甘美似飴。吳儂因譏人之鹵莽。謬亂事過始悟者。曰鄉下人喫橄欖。爬坍草屋。蓋愚氓不識果味。初則苦口而擲。終則回甘而徧索也。偶思其狀。爲之失笑。

橄欖之見於吟什。如馬德澄云。味淡冰桃清較勝。色侔玉棗脆偏逾。
鄰經云。銀盤獻青子。愛玩驚見之。梅堯臣云。雖咀澀難任。竟當甘無
敵。歐陽修云。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劉攽云。味爲幽人貞。久且君
子。沒皆美譽備至之辭也。

扇話

昔班婕妤怨歌行有云。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
篋笥中。後人以婦女之色衰見棄者。稱爲秋扇。捐茲於夏令。乃非扇
不足以拂暑。然則今日之扇。其猶美姬之方擅寵專房乎。扇亦尤物
矣哉。

白紙扇。曩日爲士子所用。市僧廝養。不得擅執。自科舉廢。此例頓破。

製作此項扇面者。以吾蘇工技爲最佳。然蘇扇遠不及杭扇之名聞。實則所謂杭扇者。大都出於蘇製。特於扇面上標以杭扇字樣耳。世人重名不務實。於此可見一斑。

管有扇舞。見柘枝譜。惜此舞已失傳。否則招若干美女郎。按節踊之。翩翩輕舉。當有可觀也。

吾友陸子懷白。喜蓄扇。時下名丹青家之花卉山水。羅致殆徧。今夏趙丈雲壑之哲嗣漁村君。與文學家趙眠雲合作扇面。予得其一。以貽懷白。蓋投其所好也。附一書云。昔袁宏爲東陽郡。謝安取一扇贈之。行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今者足下榮任科長。有澤及人民之職責。因師法古人贈扇之義。僕非敢僭方謝傅。足下當無媿袁

君。敢爲預言耳。懷白答以詩云。故人厚愛我。贈扇意芬馥。敦勉到澤民。嘉言賜珠玉。展扇讀書畫。輝耀驚奪目。畫似蔣南沙。書似翁常熟。虞山靈秀氣。吟在吳山麓。再拜領嘉惠。反衷滋慚恧。先施曷以報。拳拳在心曲。詩扇因緣亦佳話已。

臭蟲偶談

夏月不啻爲蟲世界。內地多蚊蟲。海上人烟稠密。則惟臭蟲之是患。臭蟲二字。不見古籍。然有蠶蟲。床虱。壁虱之別稱。是蟲體圓扁平。赤褐色。長二分許。周緣簇生粗毛。日棲暗處。夜出吸人血液。吸時注入毒汁。使人痛癢難忍。不能安寢。殺之體發奇臭。蓋較飛來柳絮飽去櫻桃之蚊蟲尤爲可惡也。

某甲購得臭蟲藥一包歸寓試之不驗。或曰子獲臭蟲不以藥劑搗納之於蟲口。蟲何能死。是非藥之不驗。還當責子之未得其法也。某甲爲之瞠目。

滬上芝罘路某君家。因鼠患而大加掃除。忽檢得一書箱。乃十有五年未曾啓發者。開視之。盡賬冊雜書。蠹蝕蟲蛀。大半殘闕。既而於碎頁間。得一臭蟲。碩大無朋。某君引以爲異。撒之於掌上。弄之不料。掌經蠕行。卽發奇癢。須臾腫高二寸許。亟延醫來。不能診治而死。或謂蟲屬十五年。未得吸血。則其喙殊毒。一旦着人肌膚。毒發無可救藥。但臭蟲不吸血液。究能生存十五年乎。是亦一問題也。還以質諸博物學家。

長至日之今昔兩女士

昔人有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長至節之佳話。見於荆楚歲時記。月令粹編等記載者。不可勝數矣。友人繆孝修述松陵陳竹士一詩。爲長至日贈夫人金纖纖氏著。詩陳集未載。不知何故。孝修曰。白門舊俗。冬至日必收藏曬乾之黃菊。煎湯飲之。謂可免來歲疫癘。園圃家往往預儲黃花。頗不令鮮豔未殘者。於是日出售。可利市三倍。蓋全家飲菊湯之外。婦女尤喜簪菊鬢邊也。乾隆某年。竹士挈纖纖夫人就醫於甯纖纖夫人病久。隨園先生薦醫士某。謂善女科。因就診焉。寄居姻戚家。適逢冬至飲菊之辰。纖纖夫人亦從俗爲之。並簪小朵黃花於鬢鴟旁。竹士贈以詩云。客中佳節異吾家。隨例黃花上

鬚鴉。莫道秋容過憔悴。憐卿憔悴甚於花。

繆君又云。我鄰家子臧孟賢。畢業於某師範大學。前年與倪女士結婚。遂至失權。堂上至去歲冬至節。乃始回復其和藹之家庭狀況。亦可謂一段佳話也。倪女士教會某大學畢業生。臧孟賢初與爲學問之友。深相得。旣灼知其性情品格。乃進行婚事。旣有成諾。孟賢始請求父母之同意。母欲定其內姻某姓女。謂嫋習女紅。明於詩禮。佳婦也。且又懲學校過新。頗厭惡自由解放等新名詞。所請不之許。孟賢堅執要求。雖婚事不終否決。而父母咸不悅。禮成後。孟賢挈新夫人外出。冬至前一日。夫婦同歸。呈堂上以絨繩襪。結製甚精巧。均於底上。以他色絨繩結成篆文。長至二字。翁取閱之。笑語孟賢之母曰。

賢哉媳也。是蓋用四民月令之典。古之婦人以冬至日獻襪履於舅姑。踐長至之義。尤妙在結成長至二字。則踐履更不虛矣。嫻習詩禮者。恐未必有如是會心也。姑亦甚悅。遂一家和樂。里黨亦稱譽不置云。

登高談片

秋高氣爽。節屆重陽。予與友人邵君茗話於東齋。談及登高之舉。予曰。登高不能盡人而同也。當各適其宜。邵君曰。有說乎。願聆其詳。予曰。人類不一。予亦不能盡以述之也。略舉若干爲例如何。夫軍人須虎虎有生氣也。則登虎丘爲宜。卜筮家以靈驗而得售其術也。則非靈巖不可。電影家無不願爲燦爛之明星。則有七星山可以登臨其

餘烏師登龜山。羽士登九仙山。航行家登伏波山。則不待言而可喻也。婦女往往與白衣大士有緣。可登觀音山。書家以臨池爲樂。則有天池山可適其意。偵探家登驪山。取其探驪得珠也。黑籍中人登廬山。廬山多雲霧。盡其吞雲吐霧之能事也。邵君曰。然則子將奚適。予曰。予當登普陀山。普陀一稱補陀。則與予向撰各報各雜誌之補白文字有關。邵君爲之大笑。

中秋漫話

一年容易。節屆中秋。爰將關於中秋之事物。略一述之。以資點綴。西瓜爲夏日消暑之品。瓤中多仁。收而曝乾之。謂之杜園瓜子。至中秋時節。則炒以爲食。月色一庭。家人團聚。略嗑之。以佐閒談。此中樂。

趣。有匪筆墨所能形容。

有善藏西瓜。至中秋而不爛者。剖供銀盤。瓤黃子白。物以稀爲貴。想天上姮娥定必姍姍下凡以享領之也。

供奉姮娥大都以菱藕柿栗等果。吾蘇多湖渚產菱藕尤富。鮮嫩雋潔。爲他處所不及。栗有刺狀似蝟者。名爲毛栗。饒有真味。柿別稱爲金鉢盂。有無核者尤美。余嗜柿甚。但其性寒。不敢多啖也。

月餅爲供姮娥之主要品。以觀前街稻香村者爲最佳。油酥腴美。或餡餡。或南腿餡。雖無海上安樂園之蓮蓉蠟鼓。椰蓉等名色。然約而能精。可口異常。是時稻香村陳列小擺設。玲瓏纖巧。若出鬼鬼。故觀者紛紛焉。

銀杏子。一名白果。亦中秋時節之食品。黃昏時。街頭巷陌間。往往有担賣白果者。炒而呼曰。燙手熱白果。一個銅鈿賣三顆。幼時固習聞之。今則賣白果者依然。而一銅圓祇賣三枚。物價之漲。倍蓰而不止。於此更覺生活之不易矣。

兒時每逢中秋。則大喜。因供月必焚香斗。斗之巔。則有一金面之魁星。斗之旁。則有若干燦爛之紙旗。魁星紙旗。均爲絕妙之玩物。輒爭奪之。多多益善焉。不料流光迅速。一轉瞬間。已由幼而壯。哀樂中年。百端枨觸。深羨兒時不置云。

吾蘇之居戶庭。院中往往植桂。故每到中秋時節。桂蕊飄香。溢於巷陌。故吾師石予先生有木樨天氣滿城香之句也。

七出祁山

昔江文通爲恨賦。太白嘗擬之。皆爲古人抱恨九原者發也。尤西堂有反恨賦。借酒杯澆塊壘。欲平天下難平之事。人心理中所願者也。其反武侯之恨。則曰。若乃武侯出師。秋風五丈。星斗乍明。旌旗增壯。驅戎馬於鄴中。橫舳艤於江上。遂誠懿而擒權。睹漢京之重創。息銅鼓於茅廬。臥綸巾於玉帳。今仿其意。以諸葛事爲心理演義。

話說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病倒在五丈原大營中。將星欲墜。雖聽姜伯約之言。向上蒼借壽。卻被魏文長七手八腳的奔進來。把一盞本命燈頓時撲滅。孔明長歎一聲道。此乃漢家氣運也。是夜孔明沒於營中。誰知剛才斷氣的時候。來了一個長久不見的人。因爲從前

受過大恩。特來營中探望丞相的。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南蠻王孟獲。他此番親自進貢成都。朝見了後主。因未曾見得丞相。一叙關別之衷。再謝活命之恩。所以帶了手下隨從人等。星夜趕至五丈原。不料興高彩烈的南蠻王。來到營中。見那大小將士。個個垂頭喪氣。知道丞相已於昨夜五更時分歸天了。現在紛亂得很。方在按照着錦囊遺計。一面命魏延斷後。防司馬懿追襲。一面料理歸川。將人馬徐徐退回。於是南蠻王急急奔入。與諸將略一寒暄。即連連呼大丞相大恩人。放聲大哭。諸將感其高誼。亦不免相與號泣一番。然後各人相勸收淚。速爲歸計。孟獲忽然大叫道。我昏卻了。我昏卻了。我有一種寶貝在此。可以急救丞相還陽。再統大軍。重出

祁山直搗魏都。掃除奸賊。何以忘郤。衆聞此言。急問有何妙法。救得丞相。孟獲答道。我南蠻號稱衆香之國。無論安息香。伽南香。蘇含香。種種名香。均不足爲奇。獨有一種返魂香。卻不可多得。除卻我蠻王一家。他人不能私有。此種返魂香。我常帶身旁。以備急需。今丞相尙未蓋棺。屍體未腐。尙可以用以一試。或者有效。乃出錦匣一枚。中貯白玉瓶。瓶中滿裝藥粉。卽是返魂香。命取醇酒至。調七八錢許。異香散布。衆人嗅入鼻中。覺得精神上非常爽快。於是急將返魂香和酒灌入孔明口中。少頃漸漸從喉間下去。久之忽見眉間微微一縉。諸將大奇之。孟獲額手稱賀道。丞相洪福。回生有望了。再如法行之。三進三咽。閱兩時許。四肢漸溫。半日有氣息。又數時。竟慶再生。孔明張目。

西顧見孟獲在旁訝道。南蠻王何來。於是姜維馬岱張儀等一班上將將前事細說一番。孔明非常欣喜道。我之再活漢室重興。皆王之力也。孟獲遜謝道。丞相活某七次。某只救得丞相一回。未足云報也。孔明明日升帳。召集各路軍官。仍復回戈北向。諸軍聞得丞相藉返魂香之力。死而復甦。個個喜躍歡聲雷動。皆願盡力一戰。收復中原。探馬報入魏營。司馬懿聞此消息。初尚不信。以爲將星已墜。孔明必不在世。及至夜半。再上瞭望臺。一觀星象。不覺失聲大驚道。奇了奇了。諸葛亮竟復活了。速速收兵。大事去矣。漫表司馬懿如何着急。且說孔明立即派人入奏後主。加封南蠻王孟獲爲興漢忠順王。一面遣之歸。命其親統蠻兵前來助戰。一面差人至東吳。約孫權同時進

吳。共滅曹魏。並迅催李嚴之子。速速用木牛流馬。運糧來營。擇定吉日。親統大軍。再出祁山。是役也。敗司馬。破長安。入洛陽。夷魏社。興漢室。還舊都。我且不表。單道孔明復活。重復統兵前進事。是爲七出祁山。後人有詩贊之曰。

祁山六出未成功。

五丈原頭悲朔風。

不是返魂香送至。

幾令大漢命終窮。

愛護平等。

湖波瀲灩。初夜風微。明月一輪。徐徐上涌。視水中月色。似萬丈素練。非丹青手所能摹寫。此活動真跡者。左邊港汊中。一舟如輕燕。掠水而出。舟中三人。方對酒快談。不負此波光月影。置身在清涼世界中。

也。

此三人者。設在傳奇家筆下。可使之自道姓名。并略述里居小史。惟此則體例稍殊。記者不敏。又性甚急。且以己而度人。恐閱者亦復急欲知其爲何如人。故不如直截代道之。三人者。李筠。伯筠。奚士誠。叔和。年皆二十。俞女士慕平。字平子。年十九。同學上庠。居同里閈。性情才藝。又略同。素相欽愛者也。又皆狂放不羈。

叔和曰。今夕雖非赤壁游。顧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牛斗之間。今何異於昔。惜時勢不同耳。平子曰。莫管他。吾儕盡醉可也。伯筠乃以箸扣甌爲節。誦坡老賦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沂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叔和笑曰。伯筠當罰酒一甌。美人在座。而

曰天一方甯有是理耶。伯筠笑曰飲酒固無妨。但我有不解。方者。兩舟相並也。天一方亦可作同舟解。且平子在座爾。作是語。是挑釁也。獨可恕乎。伯筠滿斟兩甌。一自飲。一飲叔和。叔和亦笑而受之。曰我今乃得以君之讀法誦葩經矣。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倘亦同舟共濟也。平子嫣然一笑。曰君等以儂爲下酒物。席間看核。埋當歸儂獨享。因舉箸。既而曰我觀世俗所繪赤壁圖。舟中有二衲。或謂爲佛印。而吳南屏夜泛舟記。舟中卻有兩和尚。非所謂黎土人超上人乎。伯筠點首曰然。我與叔和可權充之。叔和曰看核盡矣。伯筠笑曰看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閱者諸君。觀於三人放浪形骸。必將有所躊躇其間。以爲伯筠與叔和外雖脫略忘形。其內心之所至。必有相視爲情敵者。此案結局。不知究屬誰手。將來一得一失。其失敗者。何以爲情乎。記者以爲果如是也。亦何足耗余筆墨。蓋尋常所有之事。數見不鮮矣。閱者諸君。以爲旣不爲情敵。將何法以了之人。孰無情。青年男子才貌相當。性情相近。孰不相戀愛。將毋以近今社會競言公開。彼輩自願犧牲舊道德。觀伯筠所誦坡老賦句。彼殊不怒。迹涉嫌疑。殆必出此乎。記者以爲果如是也。是敗壞風俗之罪人。苟或紀錄。其人亦必喪心病狂。不知筆墨造孽之罪惡者也。

先一年。三月。同伴出京。朔風獵獵。黃沙莽莽。正寒氣砭人肌骨之時。

既而投逆旅。卸行裝。暖酒驅寒。豪興陡起。雜談世事。時作憤語。平子曰。吾觀錚錚少年。方其在學也。其志節可質天日。及至投入旋渦。有不崇朝而爲勢利熱力所溶化者。是可慨也。吾輩倘能免乎。伯筠叔和同聲曰。是可誓也。平子曰。儂自深信二君。但言語於今世。所謂侯嬴一言。季布千金。久矣不可再得。先哲稱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士不可不早有所表見。以自異於人耳。於是叔和伯筠相視而笑。平子問其故。曰。我二人果願以超出庸衆之思想。付之實行。已籌商得大慨。尙未發表。甚願得平子之同意者也。平子曰。願聞高論。

暖酒既至。伯筠滿酌三觴。曰。吾三人先盡此。我可代表叔和。發表兩人之意見。於是飲立盡。伯筠曰。今我三人。可謂同心同意矣。平子曰。

然。伯筠曰。使無我。則叔和與平子。當然締結美滿之因緣。使無叔和。則我與平子。又當然組織快樂之家庭。今偏偏兩賢相厄。在他人處。此必百出其技能。以求最後之優勝。而我與叔和。心理不同。普通蓋就消極積極言之。此難問題。不易解決矣。既而思得一法。我兩人咸以爲宜。所願得平子之同意者。諒平子亦必以爲然也。平子詢其法。伯筠曰。法至簡。抽籤以定之一人。得。則爲嘉耦。一人失。仍爲密友。本無猜忌。又何嫌疑。此最公無上之妙法也。願平子贊同之。因再滿酌。三觴。曰。吾三人再同盡。此平子獨不飲。啞然笑曰。儂謂君輩。必有高論。乃出此任天不任人之下策乎。伯筠曰。任天任人。則請平子自擇可乎。平子又笑曰。不出俗情。上鳥得爲任人。於是伯筠叔和合詞曰。

平子必有高出世俗之主張可得聞乎。平子曰。君輩欲知儂之主張。儂卻有一言先問之於君輩。何以男女得學問品性上之契合。卽須談及婚姻。此則儂所不解者。叔和曰。今日我不發言。仍請伯筠代表可也。伯筠曰。男女學問品性相當。結爲夫婦。則終身皆快樂之境地。此不獨兩人之幸福也。從此同其心意。以扶助社會種種事業之進行。必多美滿之結果。若家庭中意見稍有參差。便令人心意灰懶。故改良家庭。實造福社會。此一段見解。平子甯不知之。乃反欲詰問耶。平子曰。固也。待儂言之。儂非絕對新家庭之快樂也。顧獨以爲朋友之真摯愛。何殊夫婦。夫婦限於兩人。朋友多多益善。今對於自身所處之境。若干二君中。一進而爲夫。一仍限於爲友。是不平也。故儂意

願終身犧牲夫婦之樂。而永永結合朋友之誼。則對於二君。乃爲平等。此素願也。不自今日始。不過二君不提及婚姻。無庸突然發表耳。夫婦兩人能扶助社會。豈朋友三人反不能乎。於是二人同聲曰。至論至論。伯筠曰。叔和既以代表權付我。我亦有主張矣。

平子舉杯曰。二君既以至論爲許。則此酒儂當立盡之。以答二君雅意。且並願聞二君主張。伯筠曰。吾知平子意中固深願我二人爲同樣之進行者。今後我三人皆終身犧牲夫婦之樂。永永結合朋友之誼。相與扶助社會各種事業之進行。非創爲廢除夫婦之制。乃出於愛護平等之特殊作用也。於是皆鼓掌。

此在行旅中訂定。其後三人出入相隨。他人妄議。不動其心。除游覽

山水外所爲皆有益于社會。觀其志必能永久不變者。或問誰敢保證。記者曰。余當任之。因其思想高潔。自得無上之樂。不再有他樂足以奪之。保無中變也。

秋湖拾趣

居停但杜宇伉儷游西湖歸。爲述趣事頗多。因記一二。以補餘白。

平湖秋月之孝子。平湖秋月爲游客憩息之佳地。有賣茶及藕粉者。爲一壯男子。但君偶有所詢。輒曰容問諸阿媽。借座半小時。壯男子提阿媽者數十次。但君因笑曰。難得難得。是當今第一孝子也。露天影場之鬼客。湖博會設有露天影戲場。本爲叢葬之所。而成之者也。某夕。開映某影片。有與茶房立談者。詢茶房今晚生意。

好否答曰尙佳。座客約百許人。售票者頓覺詫異。因票祇售去十餘張耳。入內察之。果有百許人。不解其故。而影片稍停。休息片刻。電炬燦明。則竟僅十餘客。餘皆不見矣。於是始知爲鬼。鬼看電影。洵從來未有之奇。但亦傳聞之詞。未可信也。

樓外樓畔之鱗片。 樓外樓烹魚絕鮮美。故來游者輒以一嘗隽味爲樂。今湖博會開。該樓生涯較前尤盛。樓畔臨北之石級。蓋用以封鱗者。鱗片悉累積水中。茲據某好事之榜人。以篙測之。謂深已及五尺。因口腹而恣殺。不知生命之萬幾也。

蘊怒不敢發之警察。 杭州警察頗知循禮。即對於至賤之人力車夫。亦從未一揮其無情之棒。有某車夫。停車於道左。警察阻之。車

夫侃侃而談斯舉之未犯警章。日厲其色容。警察竟爲之屈伏。悻悻曰。我若不穿此制服者。早已與爾決鬥矣。一襲老虎皮。蘊怒不敢發。此亦海上所未有之奇談也。

鵝籠式之生活

在下不勞新文化老爺尊口的謾罵。很爽捷的自認爲一名文丐。乞食海上。瞬已三年。今春更把吳門的小家庭一部分搬到海上來。另行組織一個小而又小的家庭。賃屋於青雲路天通庵之間。海上繁華。著稱全國。但在下貨屋的所在。却僻在滬北。荒蕪不堪。東一帶竹籬。西一排茆舍。南一方曠地。北一堆土墩。簡直和鄉村一般。爲什麼住到這兒來呢。一則距在下任職的上海影戲公司很近。二則租界

上的房屋。租金大貴出不起。這兒可稍便宜些。貨屋的里。名爲協興。都是一上一下石庫門的房子。海上房屋大概窄狹異常。有人譽爲鵝籠。真相符。沒有了。一間間的擁滿了人。所以有前樓王家嫂嫂。後樓張家嬸嬸。亭子間陳先生。廂房裏甯波太太等的呼號。在下住樓上廂房。是由二房東轉租的。光線很充足。附着板壁。設一半銅牀。牀側置一三抽斗的桌子。對面箱櫥的旁邊。另設一案。爲讀書著述所用。壁上張胡石予師的墨梅。徐枕亞袁克定的屏聯。和雲數文佛盦師合作的梅鶴圖。其餘爲許多照片。有星社獅林雅集圖。春江同客圖。又有和但二春合攝的壽梅的半身等等。簡陋中略略有些點綴。在下是隨遇而安的。嘯傲斗室。日久自忘其窄狹局促了。樓下左

偏爲一花圃。薰兮南風。綠陰如湧。縹紅繁紫。亦足怡情。惜乎窗牖向西。祇能窺到圃的小半部。若改爲南向。則彌望嘉卉芳草。那是多麼爽適啊。

左右鄰居。大都是神聖的勞工先生們。勞工先生生活簡單。有了錢。吃吃喝喝。賭賭逛逛。沒有一些心事。且每月所掙的錢。比我們穿長衣服。戴破頭巾的爲勝。但是他們尙時常鬧着加工資的風潮。我們做稿兒算稿費。千字祇二三元。一二十年來。總是這樣的老價格。一些都沒有加添。這種痛苦。試問向那裏去說呢。

清晨起身。開窗遠矚。總見着雲際烏龍。蟠蟠蜿蜿。原來四圍都是工廠。那烏龍便是如烟突中的黑煙。因而煤氣飄拂。很覺可厭。壽梅素

性愛潔。抹桌的工作。一天要做上六七回。尤可厭的。正午鬱熱時。工廠汽管中放出尖銳曳長的怪聲來。兀是震的人家頭脹腦裂。夜間臭蟲和蚊蟲交相爲擾。使人不得安枕。這時羣動雖息。那曠地圃間的蛙兒。閣閣聚鳴。成了蛙市。聲聲入耳。較那秋蛩泣露更覺淒感呢。

每天早晨。糞車轆轤的來。大可哼着阿房宮賦的句兒。改爲「雷霆乍驚。糞車過也。」那糞車將來未來的時候。家家門前列置一二。故意揭去蓋兒的排洩器。據說器兒沒有蓋。可免偷兒的覬覦。但是這一來。臭氣四溢。其味無窮。非掩鼻而過之不可了。

綠窗絮語



A541 212 0015 2295B

浣花曠雪錄

一九四

時髦女郎之豔服。大都以不貞之絲。不節之縷織成之。
影戲院中。往往座中人與幕上人同時表演其情愛。
貞心之女子。幾欲摘星以爲鑽。攫月以爲珠。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浣花嚼雪錄（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著作者 鄭逸梅

編次者 趙眠雲

不許翻印

益新書社

發行者 益新書社

新國民報印刷所

印刷者 益新書社

新國民報印刷所

分發行 益新書社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愛山東路麥家園一號洋房 益新書社

清代筆記小說之偉著

申報館尊聞閣鑒定之藏稿

可與蒲聊齋紀閱微鼎足而三

螢窗異草四編·編各四卷·都二十萬言·記述奇問軼事共二百六十餘篇·係出有清中葉大名家手筆·署名長白浩歌子·或謂是尹六公子似村所著·尹六公子者·兩江總督尹文端公之子·與袁隨園最相契·故其筆墨亦與袁子才相近·在聊齋誌異閱微草堂之間·所記多明代及清初之軼聞·間有涉及朝章國故者·洵稗記中不可多得之作品·當光緒初年·申報館搜羅遺佚·得其藏稿·乃始發刊·出版以後·久已風行爲識者所賞·的是名貴·惟坊肆傳鈔·頗多魚豕之憾·茲本大字精校·可免此病·每部八冊一函·定價大洋一元二角·特價七角二分

